



3

嘅 眉 劍 俠 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

第三集

峨眉劍俠傳

亦前

題



—目 回 集 三 第—

第二十一回 失恃孤鷄儘揮後母淚 喪心主婦甘與僕人私

第二十二回 書生破好事深閨驚散野鴛鴦 俠女證前因狹路提攜親骨肉

第二十三回 報父讐血濺含冤墓 抱不平頭飛聚義樓

第二十四回 賢邑宰巨眼識英雄 惡頭陀無心留俠士

第二十五回 難諧好事羽士變泥牛 未復深仇強徒成肉彘

第二十六回 醋海沸騰恃強先斃命 孽緣邂逅倚勢霸成親

第二十七回 白水黑山英雄驚異夢 錦屏繡幕利刃斷痴情

第二十八回 黃石崗公公誅姥姥 白雲觀妹妹救哥哥


第二十九回 聽切口雙英力救江南椿 聞警報一傑獨闖雲中風

第三十回 聞書齋塾師袒護小劍俠 出佛寺嬌娃偏遇惡凶陀

峨眉劍俠傳 第二集

第二十一回 失恃孤鷄儘揮後母淚 喪心主婦甘與僕人私
我們著小說的祇有一枝秃筆。不能寫兩面的事情。上集說到秋屏與雪鵠失蹤。周致遠將她倆究竟給誰劫去的根底。還未露佈出來。但是這層事的頭緒。極其複雜。斷非寫流水帳似的。可以將根底一一的交代出來的。祇好舊事重提。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好教讀者諸君們明白吧。如今且將周致遠的話頭。權且按住。掉轉筆尖。再表蕭青龍和滑飛和尚。自從在周村吃良驥等打得望風而竄之後。由泰山星夜趕到蒙山。他兩個垂頭喪氣的互相嗟嘆了一回。商議報仇的方法。滑飛沉吟了半晌。嘆了一口氣。向蕭青龍說道。這一番真是出人意外的羞辱。不獨你我向後見人不得。便是我們三鷹幫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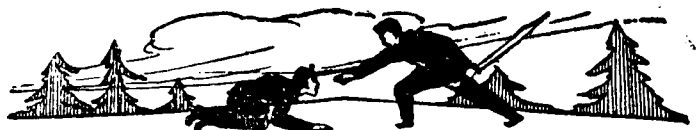
威名還不是給這兩個小賊崽子損了麼。如果爛蝦蟆鑽青苔。白白的吃這場軟悶。不獨使峨眉派裏長了志氣。我們倆還有什麼面目去見天下的英雄呢。蕭青龍不待他說完。怒轟轟的將桌子一拍。粗着嗓子喊道。若不將這兩個小賊崽子碎屍剮骨。誓不爲人。滑飛冷笑一聲道。在這裏將偌大的威風發給誰看呢。正經是大家設法報復。狂喊野叫的有什麼用處呢。蕭青龍聽他這話。只得忍住一肚皮的怒氣。重行坐下。兩手按着膝蓋。抽風箱也似的吁着氣。滑飛道。但是在泰山脚下。那個黑小子。我們向來和他不認識。他又何故橫着枝兒緊的來和我們作對呢。這倒不可不注意呢。蕭青龍道。什麼注意不注意。那個黑小子既然平空跳出來助他們的陣。還不是穿青衣護黑漢。是他們一道的麼。我們不想報仇。萬事休提。報起仇來。還




怕那個野種飛上天去不成。爲今之計。只好先到我們老師祖那裏去。求他老人家大發慈悲。將這回損失的面子扳了轉來。滑飛鼻子裏笑了一聲道。這些話。虧你說得出來。也不想老老師祖是位什麼人。他就肯准你的請求。來和峨眉派裏第三世的小夥子一般見識了嗎。不要說他老人家不准。便是將這番話。對他老人家怎麼講得出口呢。我們倆在三鷹幫裏二世中。也要算南北聞名的了。他倆是初出道兒的小子。我們走了下風。還能去告訴他老人家麼。不要撈着一頓臭罵嗎。依我說。寧可轉邀別人。將這個念頭打消了罷。蕭青龍努着嘴。半晌才說道。除得他老人家。更有誰是他倆的對手呢。滑飛道。我早就說你是隻大飯桶了。常言道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休道那兩個臭小子。天下無敵。比他倆高百倍千倍的好手。正不知



有多少哩。你放心罷。讓我慢慢地籌劃。總有人出來給我們報復。過來就是了。他兩個談談說說。不覺星移斗換。已到子正的時候了。他兩個到了這時。疲倦已極。和着衣服。在鍊功室的捺氣床上睡了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一早。滑飛的小徒弟阿諦進來。將滑飛搖醒說道。何師叔來了。滑飛忙道。請他進來。阿諦答應。返身出去。滑飛忙下床來。這時阿諦已經領一個人進來。頭戴瓜皮式小帽。身穿月白色的長褂。外加一件天青緞子的背心。裏襯玄色粉花的夾褲。二寸寬的綢帶。齊脚脛繫着。足登一雙粉底藕雲履。面白脣紅。雙眉帶豎。二目有神。望上去。不過在二十左右罷。滑飛走過來。拉着他的手兒笑道。老兄弟。什麼風兒吹得來的。那少年笑道。本來早就要過來望望你。因為被許多事情糾纏着。一些兒空子也沒有。所以直到今天才偷




暇來拜候拜候你。滑飛笑道。不用客氣了。請坐吧。說着一撒手。讓他坐下。接着阿諦捧了一盃茶過來。那少年接了。列公。這少年來歷。估量着你們一定要教我快一些兒。說了出來。好讓你們放心。不錯。我先將他的來歷敘了出來吧。這少年姓何。名叫其俊。本是曹州的人。他的父親何明。住曹州城內開了一爿布店。他還有一個妹子。名叫其慧。何明沒有三男四女。不過祇有他兄妹兩個。自然當着掌上明珠般看待。他的妻子劉氏。不幸在其俊十一歲的時候。得了一個絞腸痧症。竟自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了。何明和其俊一番悲感。自然是不消細說的。其俊雖然是個未成丁的孩子。但是人世的應有知識。已經明白了。如今一位提携捧負最親愛的慈母歸天去了。他的一顆純淨的小心。能不碎同齏粉麼。穿着凶服。終日在靈前飲泣。



不休。他的妹子其慧才九歲。還未解世情呢。雖然和他的媽媽長別。她却不得悲傷思憶。成日價的青梅竹馬。嘻不知愁。有時想起媽媽來。扯着她的父親。一頓蠻哭。都得何明用話哄他一番才行呢。可是何明見了這個愛女向他耍娘。少不得觸景傷情。揮了一回眼淚。加之他的夫人在日。內中一切的事情。全由她服服貼貼的料理去了。何明祇顧外務。毫無內顧之憂。如今他的夫人棄他去了。內裏一切的事情。簡直是亂如麻縷。一絲頭緒也沒有。這時就有許尖嘴媒婆。見何家娘子死了。何家又是這樣大的一爿布莊。平日那一天不做三五百千錢的生意。所以她們便你來我去。嚷得震天價響的。要替何老闆做媒。可是何明遽賦悼亡。正自如痴如醉的。追思遺像。那裏有心聽她們的話呢。一任她們說得舌敝唇焦。他只給她們一個



不瞅不睬。再不然。就給她們一個誓不續絃的話。那班媒婆。並不以爲他這兩句話。就絕跡不來。仍然走馬燈也似的她去我來。這一個誇東家的姑娘如何漂亮。那一個誇西家的小姐如何賢德。何明只當春風過耳。日子久了。何明感着種種的痛苦。第一層便是內顧無人。一班僕婦。弊竇百出。明吃暗偷。不能細述。再則其俊兄妹兩個。尙在孩提時代。沒一個知心體己的人來撫育。而且自己到了風雨之夕。免不得思前憶後。興味索然。又經一班朋友軟說硬勸。誰都說是偌大的門戶。沒一個人來主持中饋。成個什麼體統呢。因此將何明的一顆死灰的心。勸得重復又活躍起來。衆媒婆內中有一個名叫王大嘴的。她的一張嘴。簡可以稱說進六國。任你是什麼難纏的人。只要她將話匣子打開。包管將你說得五體投地。百依百順。她見何



明的口氣漸漸的鬆了。她便趁機進言道。何老闆。不想娶夫人便罷。如果要想續絃。只消和我王大嘴說就得了。不要張家李家的亂去張羅。常言道得好。東揀西揀。揀到了。揀一隻破燈盞。那班專靠做媒過活的人。不問人家合式不合式。能配不能配。她們只要撈一筆媒財到手。管他娘的橫鼻子豎眼睛。好者新人過了房。媒人隔層牆。也不問人家願意與否。她們便一概不負責任了。我王大嘴向來靠着良心吃飯。不拘是什麼婚姻。只要是我作成的。都要教人家兩方面歡歡喜喜地。百年偕老。那些絕子絕孫的事情。我王大嘴從來不做的。何明聽她這一番話。不禁連連點頭道。你的爲人。我早就知道了。我這一頭親事。拜託你煩神。事成之後。我不是個不曉事的。都不叫你背地說我虧負人就是了。王大嘴聽得這話。將胸脯子拍得連珠




噉响的說道。大老闆。你放心罷。一切都有我包替尋一位又賢德又美貌。又溫柔的姑娘就是了。何老闆道。這都要請媽媽費神了。王大嘴道。現在我也不去多說廢話。等到事成之後。那才知道我的本領呢。她說着。脚不點地的去了。不上兩天。王大嘴又來了。笑迷迷的向何明說道。恭喜大老闆。託你老的福。一頭好親事。竟未費吹灰的力。量。已經說得有八成數了。何明忙問道。你說的是那一家呢。王大嘴將大拇指先豎得筆直的說道。不須問。天字第一號。要想再比這位姑娘再好一些。在曹州城裏恐怕尋不着第二個了。不要說三從四德。就連算盤筆下。都是好的。我倒替你老人家暗暗地念佛。不知你老人家修了幾世。才修到這樣好的夫人咧。何明笑道。究竟是誰。你且說出來給我聽聽看。光是天好地好。好上一陣子。我還在鼓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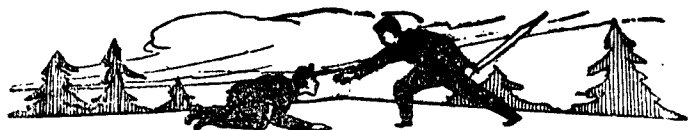
王大嘴笑道。告訴你罷。便是西門外裘員外家的大小姐啊。何明聽得這話。沉吟了半晌。才說道。你方才說的是不是裘文燦家的女兒。她拍手道。蠻對蠻對。你難道和裘員外認識麼。何明道。有什麼不認得呢。他家每年用的布匹。皆是我們這裏的。交換了褶子。三節收帳。端午節我還親自到他家去一趟呢。王大嘴笑道。怪不道的。我到他家去提媒。不消三言兩語。他家老太太就滿口答應了。原來你們在先已經認識了。何明道。你不要在那裏說鬼話罷。他家三小姐。是六月初三嫁給吳家的。豈有小的倒先出閣。大的反而沒有許字。給人家的道理。這些話。簡直連三歲的孩子都不相信的。王大嘴咕咕的。笑道。聽話不聽到底。就來揷排別人的。不是了。豈不好笑麼。何明道。你說你說。她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裘員外一共生了三個女



兒。二小姐三小姐都是隨波逐流的脾氣。隨她父母去替她們作主。惟有這位大小姐脾氣最難纏。由不得她的父母作主。東家好。西家醜。都要她自己合式才行咧。不滿你老人家說。她揀了七八年。竟未揀到一個人。今天我去向她說。不料她竟心願情服的答應。這也許是你老人家的福氣。應該娶這位十全十足的人來輔助你老人家成家立業。何明笑道。原來是這樣。我那裏曉得呢。據你說來。他大大小姐。如今定是三十內外的人了。王大嘴道。沒有沒有。沒有那麼大。今年不過才二十六歲。何明正待開口。他接着說道。好者人家是個千金小姐。便是年紀大些。不是閱歷深些麼。而且你老人家眼看看年近半百了。定要去娶一個中看不中吃的小毛丫頭來做什麼來呢。何明嗤的一笑說道。我不過是順口一句話。原不是嫌惡她年紀



大的。你却不要誤會。王大嘴笑嘻嘻的說道。好哇。一個人就要隨波逐流。一些才好呢。何明道。王媽媽這一頭親事算定了。幾時納采行聘。煩你去和他家商議定了。我好依禮照行。王大嘴一連說了幾個。是她告辭走了。又停了幾天。得着她的消息。這一頭親事居然毫無枝節的成功了。何明因爲內務急需人來料理。便向裘家商議。一面納采。一面就將結婚的吉期。在最短的時間裏訂了。光陰最快。八月十六的佳期。不知不覺的到了。屆時賓客盈門。十分熱鬧。不消細說。等到彩輿進門。僮人扶着一對新人交拜天地。何明偷眼看那裘小姐的丰姿。雖不及前妻。却也另有一種動人之處。交盃酒罷。携手入幃。百般顛倒。自不必說。自此向後。何明內慶得人。將一個又賢又慧的劉氏。早已撇在腦後。這裘氏在家裏本不安分。裘文燦老夫婦兩



個。恰巧一個是天聲。一個是地啞。一任她成日價勾蜂引蝶。也不去責備她一聲。後來弄得穢聲四播。誰也不肯和他家做親。二三個女兒。倒像個好人家的模範。成日價埋首閨中。輕易不能見她們一面的。所以她兩個提起親來。一拍即合。倒在她們大姐姐以先出閣了。惟有她不尷不尬的高不要。低不肯。攔了下來。裘老夫婦像煞一塊粘團在手心。擲也擲不掉。攢下攢不了。也曾拜託媒婆。替她留意。不拘負寒貴賤。只消有人家要。就行了。那些媒婆東張羅。西張羅。說也好笑。提起這位裘大小姐的芳名來。誰都將腦袋搖得像潑浪鼓也似的一百二十個不要。不想何明。竟來買這塊無人過問的臭貨了。王大嘴將這頭親事說成之後。兩面得錢。一共給她撈了三千多銀子到手。何明還睡在鼓裏呢。將一個淫悍不堪的貨色。只當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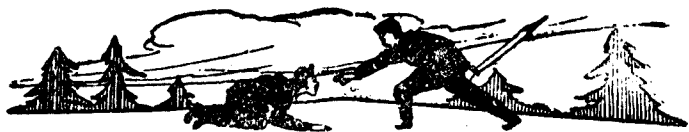
個大慈大悲觀世音看待。什麼事都要去和她商議。裘氏便指東畫西的替他想法子。按步就班。絲毫不錯。何明因此格外佩服。裘氏見丈夫這樣的倚重她。越發賣弄才能。先還祇管內務。後來漸漸料理到前面的事了。何明見她這樣的能幹。自然不加阻止。並且極口稱贊她。裘氏越發得了臉。成日價的坐在腰門傍邊。監察店裏的事務。其俊其慧兄妹兩個。自從她進門之後。說也奇怪。誓口未曾喊過她一聲媽媽。雖有何明百般哄騙。他兩個再也不肯破口。裘氏生性奇妬。見他兩個不肯破口喊她。自是不快活了。有時何明拉着其俊其慧問寒問暖的時候。她便河豚魚撞橋樁。一肚皮的惡氣。便指桑罵槐的一陣子。何明明知她心裏不受用了。忙將趕過來。溫存她。她便趁勢撒嬌撒痴的說。何明看不起她。再不然說何明前情未斷。既然



這個樣兒。何不去伴着木龕兒呢。何必又將我娶來作甚呢。何明千低頭。萬不是。陪上半天小心。纔算了帳。列公。這些悍妬婦人。她們的心理。自是與平常一般。婦人兩樣的。她們的目標。是爬到丈夫頭上。乘風涼。那就是自己最有臉面的事了。再則。只要將丈夫弄了一個頭落地。她們不是就能爲所欲爲了嗎。所以裘氏也就是這種心理。她見何明這樣懦弱。她便執戈躍馬。一天一天的將自己的本來面目。慢慢地放了出來。何明退一步。她便進一步。就此漸漸地將何明欺到腳下了。店中不拘什麼事。何明竟沒有權力可以約束了。只消裘氏一句話。那些夥計。沒一個不貼耳服從的。不上一年。裘氏又生了一個兒子。何明自是歡喜。誰知裘氏野心勃勃。自己生了兒子。便將其俊其慧姐妹兩個。視爲眼中的鑄釘了。稍不如意。嘴到手到。打



罵並行。可憐他兄妹兩個。不知受了多少無辜的毒打。這時其俊已經上學了。散學回來。到了腰門口。看見裘氏那對白澁澁的大眼睛。就要嚇得怔住了。好像闖關的一樣。都要等她放出雄鴨噪子。說了一聲。還不到後面去啊。他才敢放大了膽。戰戰兢兢的到後面去呢。冷湯賸飯。忍氣吞聲的吃了些。先前還背着她在何明面前哭訴一兩回。後來見何明未曾有什麼動靜。其俊曉得不中用。後來也不告訴了。此時何明。這才漸漸地後悔起來。也祇好和其俊兄妹在無人處飲泣罷了。裘氏見丈夫和她漸漸的冷淡了。她還不明白嗎。但是想到何明是個半百歲的老頭兒。一切舉動。沒有一樁不使她討厭。而且床第之間。每每有不能暢她所欲的缺憾。因此趁他與自己冷淡的時候。便另尋路道。在店中衆夥計的當中。有一個二十幾歲的



小夥子名叫夏二的人品倒還不差。梳了一條二十花油鬆大辮。拖在腦後。又烏又亮。做起事來。又乾淨。又伶俐。裘氏的眼中早就有了他了。不過因爲店中人多眼雜。一時不能如願。但是她對於夏二。真個是腦子後面生出一隻眼睛來看待他。什麼事都要使他估着一些便宜。連薪水都比較別人來得多一些。夏二又不是個傻小子。他見老闆娘這樣的優待他。還不鞠躬盡瘁的替她做事麼。恰巧何明要到兗州去進貨。來去約在一月多。臨行時候叮嚀裘氏好生看守門戶。料理各事。裘氏滿口應承。何明去後。自然是裘氏惟我獨尊了。當天喫過午飯。她便派一個丫頭。將夏二喊來。笑迷迷的說道。老二。你這個人是蠻知趣的。做事又好。爲人又謹慎。我最相信你。佩服你。她說罷。乜斜着眼睛。向他一飄。接着又噗哧一笑。夏二聽他這幾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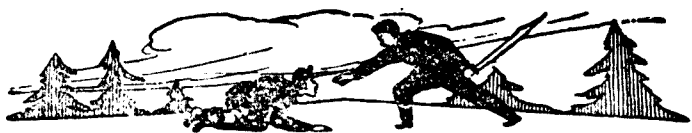
沒頭沒腦的話。直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怔怔的站着。一句話也答不出來。她又笑道。你平素不是個伶俐不過的人麼。怎麼今天倒假癡假呆的起來呢。難道我方才的兩句話。你還不懂麼。夏二楞楞的說道。你老人家的話。我怎麼不懂麼。不過是你老人家……他剛才說到這裏。裘氏搶着說道。什麼老人家。小人家的。彼此年齡相仿。不要折煞我吧。快一些換了口氣。夏二只得改口說道。因為你待我好。我當然是知恩必報啊。她笑道。要報恩就在這時候報了。再遲機會失了。恐怕你想報還不得報哩。她說罷。搭着嘴。又是一笑。夏二聽得。心中已有八成明白了。但是想起她平日凶惡的情形。又不敢十分造次。只得涎着臉笑道。你吩咐罷。隨便什麼事情。只要我力量夠得到。沒有不盡心盡力的替你老人家辦的。裘氏笑道。如今我



沒有別的事情差遣你。我們老闖走了。後面沒有一個男子漢。夜間萬一有了風火賊盜。便怎麼了呢。你今天可將你的行李搬到後面耳房裏來睡吧。一則防預着賊盜。再則有了你在後面。我們也好仗膽子。夏二道好。當天晚上。夏二便將行李搬到後面來。當時店中那些夥友。一個個眼睛裏都起浮雲。少不得七張八嘴的冷嘲熱罵。夏二也只當春風過耳。理也不理。好在這事不是出於自動。乃是老闖娘主動。任你們醋火一百八十丈高。又奈得我何。不多時。魚更二弄夏二等店中人全安憩了。才往後面來。剛剛走到穿廳。瞥見一個十一二歲未留頭的小丫頭。跪到他的身邊。伸手將他的衣角一拉。悄悄的說道。夏先生。我家奶奶喊你去哩。夏二又驚又喜的說道。你去對奶奶說罷。我馬上就來了。他說着。暗自打着算盤道。這一塊肥



肉。送到我的脣邊。我自然是要吃的了。不過前面那班狗頭。已在鬧着酸勁了。這個風聲萬一漏出一些兒來。到了他們的嘴裏。馬上就得飛短流長。吵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了。到那時。他們還不在老闆面前討好嗎。鬧了這片刻的快活。碰碎了飯碗。真真不合算哩。他想到這裏。便將一團高興。直接到小肚子下面。隨着洩氣走了。悄悄的回到耳房裏。關門就睡。正自似睡非睡的當兒。猛聽得門上有指彈的聲音。閣……閣……閣……閣。閣。閣。夏二驚醒。將一顆腦袋探出被窩問道。誰敲門呀。就聽得有人悄悄的回答道。我啊。快點將門開開。我有話要問你。夏二聽得是裘氏的聲音。欲要答應。又怕她進來硬擲三個六。欲要不答應。又恐她惱羞變怒。他倒弄得欲進不可。欲退不能了。外面一面連聲的催他快些開門。夏二只得硬着頭皮。披衣下



床將門開了。只見裘氏穿一件大紅緞子的緊身小襖。也沒穿裙子。下邊祇繫着一條葱綠水浪紋的褲子。滿面怒氣。走進來。一屁股往夏二的床邊一坐。惡狠狠的向夏二釘了一眼。也不言語。夏二知道她嗔怪自己方才爲什麼不去。他也乖覺。涎着臉陪笑說道。奶奶方才叫我。我本來要去。無奈前邊那些人。兀的天南地北嘴裏不知道說些什麼。所以我恐怕給他們說出個三長四短來。大家沒臉。他說到這裏。裘氏迎面輕輕的啐了一口道。閉上你那張鳥嘴。你的圈套。我全明白。如今我來就你的教了。還有什麼話說。夏二笑嘻嘻地也沒答話。祇見他滅燈閉戶。不知他倆個究竟幹的什麼勾當。下回自有交代。

評曰 人每溺愛後妻。此其故孰得而知之者。蓋鼓盆痛切。別鶴

心悲。當飢者易爲食之時。乃忽有人憐之慰之。又焉得不俯念眷顧。以溫存供養耶。乃孰知恩中生害。以縱成其惡。卒致破家亡身。始悔及噬臍。又安可及。况以素稟輕佻之裘氏乎。其穢亂之行。可逆料而知。噫。此章蓋亦發膏盲鍼癘疾。欲令人之猛省耳。

第二十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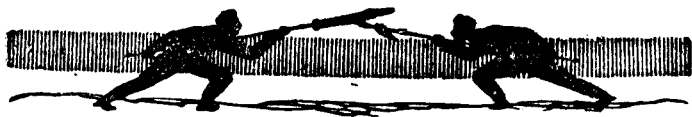
書生破好事深閨驚散野鴛鴦
俠女證前因狹路提携親骨肉

却說裘氏在夏二房裏。直到第二天鷄聲喔喔的時候。才悄悄的回房。由此向後。風雨無阻。每日來陪伴着夏二。不料有事湊巧。有一天。其俊背着書包。到裘氏的房裏去拿早點錢。一脚跨進去。瞥見裘氏和夏二樓得赤緊的。一滴水也澆不進去。正自好睡。其俊雖然是個孩子。這些事情。怎能瞞過他呢。嚇得一顆小心。不禁突突的跳了起





來。趕緊回身要走。不料衣角給盥面盆架子勾住。只一扯。將架子扯倒。就聽得噲唧唧的聲音。將裘氏和夏二從夢中驚醒。瞥眼間看見其俊。裘氏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將夏二往床裏一推。披了衣裳坐起來。她却一點不動神色。和顏悅色的向其俊說道。我的好孩子。天才一亮。你便要書房裏去了嗎。這樣的好學。爲娘怎能不喜呢。她說罷。伸手在袋裏抓了一把錢。向其俊道。好孩子。你拿去罷。如果吃不了點心。贖下來的錢。多買一些紙墨。省得常向別人去借。其俊將面盆絆倒。已是嚇得面孔漲紫了。暗想。今天定逃不了一頓好打了。心裏正自小鹿般的亂撞。瞥見裘氏醒了。更嚇得木雕神也似的。直壁壁的站在梳粧台邊。一動也不敢動。聽候裘氏發落。萬不料她大異平時。不獨沒有打罵。並且抓出一把錢來。和顏悅色的和他說了許多。



好話。這真出乎其俊意料之外了。其俊忙低頭蹲下身子。要去將面盆架子扶了起來。猛聽得她說道。我兒。你不要去弄髒了手。等一會子。我喊丫頭來弄吧。其俊只得站了起來。她又說道。你來將錢拿去。快一些兒上學罷。其俊忙道。我用不了那許多的錢。祇消八文錢就夠了。裘氏笑道。我早說過你是個窮小子了。有錢愁沒有地方去用嗎。這錢是爲娘給你的。你便拿去用了。有誰敢來說你一聲不是呢。我的乖乖。娘早就要多給幾個錢給你用了。因爲你的爺。常說小孩子家。手脚用大了。舉動要錢。所以我未敢多給你錢。只恐你浪費啊。如今見你果然誠實。我家有的是錢。不給兒子用。更給誰用呢。我的好兒子。不但今天給你一把呢。只要你好好的聽娘的話。每天我給這麼一把錢與你。其俊聽她這一陣乖乖兒子一喊。膽子才放開。將



方才飛出去的三魂五魄。重行又收了轉來。走過來。將錢接了。出門上學去了。夏二才被窩裏鑽了出來。穿好衣服。努着嘴。向裘氏說道。這怎麼了。這怎麼了。裘氏笑吟吟的問道。什麼事值得這樣的驚慌。夏二苦着臉道。還說什麼。方才哥兒上了眼了。老闆回來。他還不告訴麼。你我便怎麼處。裘氏冷笑一聲道。我。我。是什麼。推倒龍床。跌倒太子的大事哩。原來是這個啊。你放心罷。諒他一個小鬼頭。能有幾個腦袋。就敢去告訴那個老烏龜了嗎。我還要說一句嘴響的話。只消我稍用計策。還不是將他哄得服服貼貼的麼。夏二急得躁脚道。我的娘。到了這會子。還不說是想法子來彌縫這事。兀的還在臉打腫了。充什麼胖子呢。裘氏道。怕什麼。便是那個老烏龜知道了。他還能奈何我不成。夏二急道。便是你不怕。我却怎麼了呢。他如果到



衙裏去告起我來。不獨飯碗碰碎。還要坐長牢呢。到那時。我們不是樂不成了嗎。要想長久下去。此刻非要設法。不准哥兒出口。才是正經。裘氏聽了。才沉吟了半晌。說道。那麼這樣罷。等他散學回來。我切實的交代他一番就得了。他當真是個銅頭鐵腦蓋。不怕我打麼。夏二連連搖頭說道。不妥不妥。他如果是個知高識低的大人。聽了你的話。或者可以嚇得不敢開口。他是一個孩子。你將這些威嚇的話對他講。至多當時有一些懼怕。屁股一掉。還不是忘了麼。裘氏聽到這裏。忽地將牙齒一咬。說道。既是這樣。將他結果了倒乾淨。那老烏龜回來。我只說他得着一個暴病死了就完事。夏二聽得這話。嚇得索索的亂抖。連道。我的媽呀。那些喪天害理的事情。我不能做。寧可我們倆就此絕交吧。免得後來二罪俱犯。裘氏聽得。不禁將一對濃



眉倒鎖。手指着夏二罵道。囚囊養的沒良心種子。我這樣的巴結你。你反而頭高八丈。好好。你要絕交。咱們就絕交。等那個老烏龜回來。我就說你硬行強姦我。看你膿包囚崽子逃到那裏去。夏二聽她說出這樣的話。嚇得倒抽一口冷氣。瞪着雙眼。忙道。我不……我不絕交。你……你却不要認真。一切我都隨你做去就是了。裘氏冷笑一聲道。你不用在那裏搗你娘的鬼。還當我不曉得你的道兒哩。我替你說了罷。現在嘴裏只是甜如蜜餞。等到將我唆使上屋。你便扳去梯兒。看我受罪了。倒你娘的霉呢。老娘既然受了罪。還讓你這囚崽子一個人自在麼。做夢吧。夏二聽得她這番話。真夠是沒有一句不真刺他的心坎上頭。越發慌了手脚。急得屈膝跪下。賭咒發誓的一陣子。裘氏這才伸手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將一副猙獰可怕



的面孔收了起來。重新現出笑容來。向夏二說道。我的人。方才的話。是和你作耍的。千萬不要認真。我告訴你一句實心話。將來我就是你的人了。這一份偌大的財產。只要你有本領來操持。夏二怔怔的將舌頭伸了兩伸說道。罷了罷了。這些話。騙得誰來呢。這份財產。誰不知道是何明的。我是個什麼人。就能來鳩占鵲巢了嗎。裘氏笑着。一把將夏二拉到懷中。附着他的耳朵。輕輕地不知說了幾句什麼。夏二點點頭。面上變色。也沒說多話。起身倒前面去了。再說其俊出了店門。暗自打算道。她從來沒有一回待我這樣的好。今天爲什麼變了常態呢。我知道了。她和夏二幹那個勾當。恐怕我告訴我們爺才拿錢出來哄我的。咳。你可錯了念頭了。休道你哄我。便是央求我。要想我不告訴。登天還難呢。怪不道的成日家夏二好。夏二不錯。



誇得震天價響的。原來還是這個頑意兒呢。只可嘆我們爺還在麵糊盆裏過日子呢。家裏幹下這樣醜事。他還不知不覺的呢。此番等他由兗州回來。我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叫他將這不要臉的貨色退休了。我們兄妹。也有出頭日子過了。他想到這裏。自爲得計。跳跳躍躍直向書房走來。還未過魚市口。瞥見一個二十多歲的道姑。頭抹白綾。身穿月白色彈墨的道袍。一雙金蓮。隱隱約約的只有三寸左右。穿一雙鐵裹尖的飛雲掾鳳弓鞋。右手執着一柄拂塵。左手携着一個女孩子。向東走去。其俊見那孩子穿的衣服。和自己的妹妹其慧一樣的。而且身材又是一般無二。不禁疑惑起來。忙放開脚步。趕上前來。意欲一看究竟。他大三步。小兩步的從後面緊緊地追上前來。說也奇怪。他脚不點地的直追了一會子。只見那道姑仍然和



那女孩子慢吞吞的在前面走。永遠莫想逼近她一步。其俊暗暗地納罕道。憑他兩個也不過在前面那樣走法。我怎麼趕她們不上呢。他正自疑遲着。只見那個女孩子忽然掉過頭來。其俊仔細一瞧。不是其慧。更有誰呢。他可急了。忙大聲喊道。妹妹。你隨她到那裏去。快和我回去。其慧也不答話。扭過頭去。仍然隨着那道姑向前面走去。其俊便拚命價的一面喊。一面趕來。不多時出了東門。順着大道。又趕了二里多路。直跪得他腰痠足軟。喘吁吁的頭上的汗珠。黃荳般的落個不止。最可怪的路上來往不少行人。他這樣狂奔亂喊。似乎沒有一個人看見他的樣子。他又竭力追了一里多路。實在不能再跑了。眼前一黑。一個跟斗栽在路傍。直僵僵地不能動彈了。那道姑却也止住脚步不走了。回過頭來。對其俊望了一眼。其俊見她柳眉



鳳目。面如出水芙蓉。宛有日映朝霞的姿色。他却開口問道。你這道姑。爲什麼要將我的妹妹拐帶出城。究竟意欲何爲。識風頭。快一些兒將我的妹妹丟下來。否則我聲張起來。看你逃到那兒去。那道姑聽他這話。微微的吁了一口出氣。說道。孽障。你的性命。就在眼前了。還在說什麼夢話啊。其俊聽她這話。不禁勃然大怒。霍地從地上跳起來。指着那道姑罵道。誰來給你這妖婆來咒罵。他惡狠狠跑了過來。捏着一對小拳。便想來對待那道姑。她却毫不動怒。展開笑靨說道。我給你打了一兩下子。倒不要緊。只是回去怎得過你晚娘的門啊。砒霜麵現已預備好了。你快回去吃罷。其俊聽得。不禁大吃一驚。忙歛手怔怔對着那道姑發呆。她笑道。方才那樣凶神也似的。怎麼聽了我兩句話。馬上就文質彬彬的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其俊忽



然想起早晨破壞裘氏的好事起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身不由己的撲地往那道姑面前一跪。兩眼的熱淚好像珍珠斷線的一般。嗚咽着只不出聲。那道姑又嘆了一口氣。面上露出無限慈悲的色彩。來。用拂塵指着其俊說道。你且起來。其俊那裏肯起來。口中只是說道。求仙姑將我兄妹倆送到兗州我們爺那裏去。我便感恩不盡了。那道姑微微的一笑說道。你不要痴呆了。今生你們不能再見你的爺了。快些隨我去逃命吧。遲一些兒。你晚娘就要派人追得來了。其俊聽得越發傷心落淚。泣不成聲。那道姑急得頓足道。孽障。大難纏。她說着。伸出纖纖玉手。輕輕地在其俊的頭頂上拍了一下。其俊好像如夢初覺。忙站起身來。隨着那道姑飄然而去。列公。這道姑究竟何人。小子趁此要交代明白了。原來她就是江南游俠了塵大祖。




師的第十五徒弟。俠姑馮雪藕。她此次方從牡丹嶺凌風師太那裏回來。在蘆溝橋曾遇見她的大師兄玄靈。玄靈對她說。曹州有兩個人。與你有緣。刻在急難。你快去收了。將來定能替你做一番事業哩。但是師父曾去。此去不宜妄開殺戒。致干天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要緊。雪藕聽得點頭會意。星夜便趕到曹州。未動一聲一色。悄悄地將何家兄妹帶了就走。閑話少敘。再表裘氏吃了早飯。便到前面來。打張良罵韓信的一陣子。她的用意。無非是嗔怪衆人多事。那些夥友見了她。早就在撒棉花尿了。一個個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多開口。一任她指桑罵槐。來上個六月裏的蛤蜊。抵死不開口。由此向後。她和夏二。不分日夜。取樂追歡。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敢來干預了。當日晚間。裘氏忽然想起其俊的兄妹來。便問僕婦。他們到那兒



去了。那些僕婦自從何明走後。裘氏又圖着夏二。不問正事。她們明吃暗偷。正自得意的時候。那裏還有心照顧他兄妹兩個呢。今天見問。不免慌了手脚。四處去張羅。那裏還有一些影兒呢。裘氏也着忙。便罵那班僕婦不當心。這一定是給歹人拐去了。又請人到四處去尋找兩天。依然沒有一些影響。裘氏心中倒覺一快活。暗自道。走失了。正合我的念頭。在家裏我。也是要想法子結果了這兩個現世寶的。這樣倒覺得非常乾淨。老何回來。只消如此如此。就算完事了。她想到這裏。不覺眉飛色舞起來。不上幾天。何明風塵僕僕的由兗州辦了許多貨色回來。到了後面。只見裘氏坐在床邊。垂頭落淚。哽哽咽咽的哭個不住。何明好生詫異。忙問道。誰給氣你受的。她用手帕掩着臉。越發哭得厲害。何明大惑不解。連聲問道。究竟有那些兒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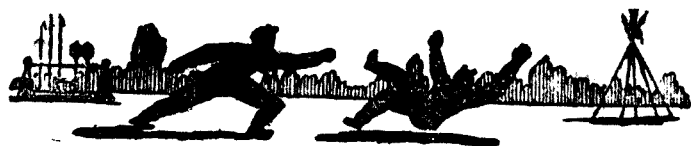
自在處。也要說出來。光是擺在自己心裏兀的哭個不休。這可不急煞人麼。她一行哭。一行將其俊兄妹失蹤的話。斷斷續續的告訴何明。何明聽得這個消息。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焦雷。頓時面如土色。兩眼發白。雙手一放。咕嚕咚倒栽下去。裘氏忙過來將他扶起來。哭道。兩個小心肝。已經走失了。你再有三長兩短。我向後依靠何人呢。她說着。爺天娘地的大哭起來。何明倚在她身上。半晌才出聲哭道。我的苦命的孩子啊。裘氏見他哭出聲來。忙拭去說道。阿彌陀佛。這一路風霜。還不夠麼。快些兒到床上去養息。養息罷。兩個心肝走失。我已派人到各處去察訪下落了。如果不是歹人拐去的。都會尋得回來的。不瞞你說。我自從兩個肉兒丟失之後。那一天不哭到三更以後呢。何明也不答話。走到床邊。一歪身子躺了下去。直着雙眼。



只是呆呆的發楞。裘氏便坐到床邊。花言巧語的勸慰一陣子。又陪着何明淌了幾滴不同情的眼淚。可憐何明那知就裏。只將她當着一個好人看待。又見她雙眼哭得紅腫起來。越發感激她。便問她走失後的詳情。裘氏便一五一十加油加醬的說了一回。何明便信以爲實。裘氏更加一陣軟說硬勸。何明見兒女走失。已經尋找多時。沒有下落了。也只好暗自傷心。不現形色。沒精打彩的在床睡了三四天。雖有裘氏百般安慰。怎能將他一顆心勸得轉來呢。又過了幾天。各處的朋友知道了。都來慰問。何明只懶懶地應酬一下子。到了無人之處。仍是悲思不替。光陰易逝。過了幾天。曹州城裏忽然起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便是何明被人暗殺了。將屍身分三段。拋在城濠裏。地保見出了這種命案。嚇得尿滾屁流。腳不點地的進城報案。地方官




聞報。也是吃驚。接着裘氏又到堂上喊冤。請求追緝凶手。地方官相驗之後。一面命何明的家屬收屍安葬。一方面值騎四出。追緝凶手。何明在曹州本是個孤柱兒。不獨沒有族家。連親戚都沒有一個。祇有幾個生意上往來的朋友。那班朋友。聽說何明突然遭人暗算。一齊納罕起來。誰都說是何明爲人忠厚。向不惱人的。那裏會有仇家來害他的性命呢。這事的確有些蹊蹺。有兩個明眼的朋友。一聞得這個消息。心中就有八成明白了。只懼着「出頭惹怨。伸手招尤」的兩句話。而且這事與自己痛癢無關。樂得閉上尊口。免開尊言了。裘氏自從何明死後。隨即將店裏的人。完全辭懇。將店中生財貨物。一併盤賣給別人。淨得六萬多銀子。將何明的屍身。草草地安葬在東門外一塊荒地上。她將各種手續了結之後。便搬到文昌宮西邊。



一宅房子裏去住着。有時還到官裏去應卯也似的。僱了一回案。那官兒也就點卯也似的。虛張聲勢的兩天。嘴裏嚷得連珠礮響的捉拿凶手。何曾派出一人一騎呢。這大約是內中另有情節。在下現在且不要去說他。後來自然是要表明的。如今且說裘氏自從何明死後。越發肆無顧忌了。鎮日價和夏二麻大龍兩個。飲酒取樂。列公。這麻大龍本是個屠戶。怎能作裘氏的入幕之賓的。而且夏二又肯和他平分秋色了嗎。這其間原來也有一種緣因呢。直言之。沒有麻大龍。他們倆也沒有今日。所以夏二和裘氏願意將他拉入一股分。抱着有福同享大家樂的主義。因此麻大龍也就放了屠刀。不再去殺生害命了。吃的穿的。全由裘氏供應。就連麻大龍的家中。七八口老小。逐日的開支。也由裘氏來擔負。天底下像這樣的好人。能有幾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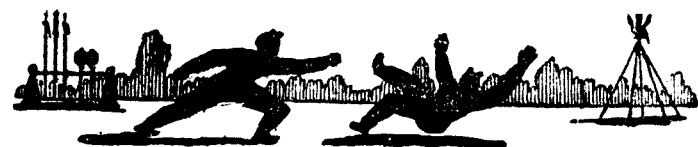
呢。夏二呢。那是更不須說了。輕裘軟帶。由小夥子一變而爲貴公子了。一天到晚。茶坊酒肆。搖來擺去。着實威風。起首還有一輩子熟腸冷眼的人。在背後竊竊的私議。到了後來。年深日久。衆人便淡然忘了。光陰流水般的過去。不知不覺的一個含冤屈死的何明。已過五週年了。那年正逢清明節。大家小戶。皆在忙着上坟燒紙。裘氏免不了得貓哭老鼠。假慈悲似的。買了一些紙錠。正預備到何明的坟上去焚化。麻大龍和夏二手携手走了進來。見了紙錠。不禁齊聲笑道。買了這些紙錠。燒給誰。裘氏笑道。燒給已死的老烏龜啊。麻大龍拍手笑道。敬死的。倒不如敬活的了。將買紙錠的錢。去買些酒菜來。大家吃喝耍子。多麼快活呢。裘氏笑道。我說你們男人家。沒有良心。他雖不好。却也和我夫妻一場。難道這一些兒情義也沒有麼。便是沒有。



情義到了節下。總要去遮遮別人家的耳目。才是個道理呢。麻大龍笑道。原來你說得是。你既要去。我們也不妨陪你一回去。省得你一個人感着寂寞。裘氏點頭笑道。不錯不錯。我倒忘了。往常到死烏龜的坟上去。兀的有些心驚肉跳的。你們願意陪我一回去。那是最好的了。正說之間。那位媒婆王大嘴。也自螫螫蝸蝸的到了。笑嘻嘻的向裘氏問道。奶奶這向可好。裘氏笑着說道。有什麼好不好。橫豎不過胡混着過日子罷了。王大嘴搭着訕。坐了下來。一眼瞧見椅子上面擺着兩大包紙錠。便笑道。還是奶奶的心好。死了這許多年了。還將他想着。燒錠給他呢。裘氏笑道。今天是什麼風兒吹到我們這兒來的。現在聽得人家說。你現在紅得發紫了。東家請你做媒。西家請你撮合。真是成一個香餈餈兒了。王大嘴笑道。奶奶不要尋開心罷。



可憐我一個老婆子。成日價的跑斷兩條腿。說破一張嘴。不知給人撮合了多少夫妻了。兩口兒合脾氣的還好。萬一不對胃口。吵罵起來。我王大嘴的耳根。馬上就會發熱。都要給他們罵得狗血噴頭。什麼皆是我媒婆不好。替他倆的婚姻配錯了。究起竟來。我也未曾得到他們芝蔴大的一些兒好處。白白的吃他們臭罵。還不算數。有時還要牽連到祖宗三代。亡人牌位翻筋斗。這不是冤枉麼。裘氏道。果然可憐。不過也不能一概而論。這作合的當中。也有些好的。不說別的。單講我和死鬼這頭親事。那樣虧負你的。如今過了五六年。你還不時來打抽風呢。王大嘴忙道。方才的話。原是我一時氣憤說出來的。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多心。像你老人家這樣的好人。能有幾個呢。說到這裏。夏二插口說道。要去上坟。此刻已經不早了。此刻還在



說着廢話。難道到夜裏去上坟不成。裘氏笑道。貪着講話。倒將這事忘了。正好去了。王大嘴湊着趣。也要隨着。一同去。裘氏答應着。便叫小廝去預備兩乘小轎。她和大嘴坐了。夏二和麻大龍兩個各騎一匹大叫驢。緩緩的隨着轎子。出了東門。不多時。已離何明的坟墓。祇有一箭多路了。麻大龍的大叫驢來得快。走在他們的前面。瞥見何明的坟前。伏着兩個人。却是一男一女。男的頭戴六楞英雄帽。身穿月白色彈墨的外蓋。足登一雙薄底快靴。女的頭紮素雪的絞綃。身穿爛銀色的小襖。下襯粉白宮粧百摺裙。一雙小足。望去瘦削得祇有三寸罷。他兩個的面孔。因為跪在坟前。在背後當然是不能望見的了。只聽得那男子的哭聲。如春雷暴吼。女子的哭聲。似鶯囀。喬林。千般悲慘。萬種淒涼。究不知這對男女。果係何人。下回自當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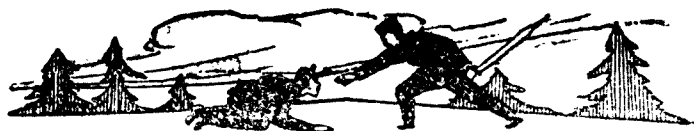
評曰 何明因欲襄理家政。所以續絃。孰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反致破家殺身。斯誠人倫之大悖亂。而劍俠所必誅者也。彼馮雪藕能拯其兄妹。殆亦巾幗中有程嬰歟。

第二十三回 報父讐血濺含冤墓 抱不平頭飛聚義樓


話說麻大龍勒住絲繩。呆呆的朝那墓前一對男女出神。望了半天。究竟分辨不出是誰。此刻夏二已經趕到了。一兜繩子。向大龍笑道。儘在這裏發的什麼呆啊。麻大龍一伸手指着那墓前說道。兀那墓前一對男女是誰。夏二忙向墓前望了一眼。不禁連稱怪事。忙道。這真奇極了。何明此地也沒有什麼親戚。那裏來的一對男女。在那裏掃祭呢。莫非認錯了麼。說話間。裘氏和王大嘴也到了。夏二笑道。你們看那坟上已經有人祭掃了。裘氏聽得。忙揭起轎簾一望。也自怔



住了。向王大嘴說道。媽媽你看那兩個人真好笑呢。祭祖宗祭到別人家墳墓上來了。倒便宜了那死烏龜了。王大嘴也笑道的確不錯。論起他來。此地一無親戚。二無家族。那裏來的人替他祭掃呢。定是認錯了。裘氏便向麻大龍說道。你且去問問他們看。此地墳墓是誰家的。死的不開口。活的自然要質問的。墳墓上豈能容別人亂來祭掃的嗎。麻大龍聽得。忙將絲繩一抖。禿禿禿。一口氣將驢放到墓前勒住。翻身下驢。將驢往墓傍一顆老柏上一拴。挺腰凸肚的走了過來。兩手往腰裏一叉。潑開喉嚨。大聲說道。呔。你兩個敢是瞎子麼。這墓裏你們可知道死的是誰。也不細細的瞧瞧石碑。就在這裏抱住別人家的牌位。當着自己的祖宗哭了。還不滾開些。現在他家夫人來祭掃了。姑念你倆初次認錯。不然定要將你倆提到官裏去。問你



個冒認的罪名哩。他說罷。那對男女好像沒有聽見的一樣。一面哭泣。一面化紙。麻大龍到了此刻。不禁勃然大怒。將足一頓。大聲罵道。好賊崽子。敢是聾子不成。老子咱方才的話。難道你們沒有聽見麼。再不滾開。老子咱就對不起你們了。他說着。逼近一步。將頭上的一條辮子。往頸上一繞。正要過來動手。忽聽得夏二喊道。麻大哥休要魯莽。待小弟來問問他看。他說罷。麻大龍果然斂手站在那裏不動。等他來問。夏二跳下驢子。走到他倆的身邊問道。你們倆和何大老闊是親戚。還是朋友呢。那個少年。略略地抬頭。朝夏二望了一眼。冷地答道。既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夏二笑道。既不是親戚朋友。大約是家族了。那少年先將一大包紙錠。用火點了起來。才回答道。也不是家族。這事無須你問。要知端底。你去將他家夫人喊來。俺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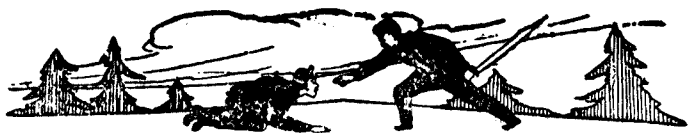
家認一認便明白了。夏二又道：「閣下既然這樣講，也須將名姓說了出來。我好去告訴他家夫人。那少年冷笑一聲道：『用不着報名姓。你去請她來，便知分曉了。』夏二不好再問，只得回身跑到裘氏的轎前，將那少年的話說了一遍。裘氏正待開口，王大嘴插口說道：『不對。不對。照這樣看起來，這一定是何家的遠房頭子姪。來想分你老人家的家私的，倒不要給顏色他好。』再則你老人家生的那位公子哥兒，不料又是個討債鬼兒。未到四歲就死了。如今這些遠房頭的窮族家，聽說公子哥兒死了，誰不來承繼這一份偌大的家私呢？就是打起官司來，他們準是佔着上風的。到那時，至多不過提二分養贍費來給你老人家。豈不是雞禱鴨子，白操一番心血麼？」裘氏道：『死鬼在日，我也曾問過他的。他說他的族家都遠在安徽省的壽縣。』



離這裏幾千里的路程呢。未見得就是他們罷。再則死鬼在日。向來不和衆族家往來的。照這層看來。越發不是他們了。王大嘴咂嘴咕噥道。不是族家最好了。恐怕附近的無賴小夥子。探得何家沒有家族在這裏。前來冒充。也是有的。夏二搶着說道。如果是這樣。更容易辦了。要錢沒有。要拳頭每人給他們一頓。誰不曉得曹州城裏麻大龍夏二的威名。他們就敢在虎口邊拔鬚鬚了麼。王大嘴聽他這話。下唇伸出上唇外。向夏二先啐了一口。說道。你這些大話。只好去嚇貓吃飯罷。常言道。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難得你們有這麼一個疼指頭。給他捏着。你們如果動起粗來。他便不回你的手。背地裏只消替你們三個宣揚宣揚。只怕你們吃不了。還要兜着走咧。夏二聽得這話。倒底做賊的膽虛。忙向裘氏如何辦法。裘氏忙道。那麼私下塞他



們三五十兩就是了。王大嘴道。除却這個法子。更沒有第二個好法子。只是有一層。這一班東西。是喂不飽的鷹。今天彌縫這一個。明天那一個再來。便怎麼辦呢。不怕你的家私大。禁不起狗咬一口。雞啄一嘴。就能給你弄完了。裘氏道。這倒不須過慮。今天如果是冒充族家的。不妨和他竭誠談判。祇應一次。不准再來。如果有別人也效着他的法子來糾纏。我們完全歸他負責就是了。王大嘴點頭道。不錯不錯。非用這種決然的手段不行的。她們商議定了。裘氏便和王大嘴隨着夏二往墓前而來。到了那對男女的身邊。只見地上燒了三四處紙錠的痕跡。那個女子。還在地上俯首哭泣不休。此刻那少年猛地一擡頭。見了裘氏。立頓變了顏色。霍地跳了起來。向那女子喊道。妹妹。仇人齊了。還在哭什麼。快些起來動手啊。那女子聽得。搶



着站了起來。甩去宮裙。飛也似的一個箭步。穿到王大嘴的面前。伸出左手一把將王大嘴的頭髮抓住。右手在腰裏掣出一柄亮晃晃的寶劍出來。嬌聲喝道。老賤貨認得我麼。王大嘴給她提了懸空。兩脚離地有三四寸。空擡着兩手。張大了雙眼。三魂七魄。早已從頂梁上飛出去了。那裏還答得出一句話來呢。那女子柳眉倒鎖。咬緊銀牙說道。不是你這老賤貨。血口薄舌。我們爺怎會娶這妖精。以致喪了性命呢。先將你這張狗嘴毀了。再和你慢慢地算帳。她說着。用劍對定王大嘴的嘴這一攪。嘩地一聲。一顆顆的黃牙。都搬了家了。隨着鮮血流了出來。鼻子也被殃及了半截。這一攪真成其爲大嘴了。一眼望去。簡直是個血洞。裘氏早已嚇得渾身發顫。三十二粒牙齒不住的在嘴裏捉對兒厮打。待要想逃。無奈兩隻腿。好似得了瘋瘋



病似的。再也莫想得動半步。這時那少年霍地掀去了外蓋。在腰間拔下單刀。縱到麻大龍的身邊。厲聲喝道。賊囚攪的。你可認得我。何其俊麼。麻大龍那敢回答。潑轉腦袋。拚命價的飛逃。其俊一個箭步。飛了過來。一把抓住他的辮子。向後這一扯。麻大龍一連翻了十幾個倒栽葱。跌得頭暈眼花。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了。夏二也想逃走。其俊用刀一指。高聲喝道。好賊囚。你動一步。先將你結果了。夏二嚇得兩眼無光。怔怔的站住。那裏還敢動一步。其俊將麻大龍的辮子提起來。颯的一刀。齊根割去。拿起辮子來。將麻大龍的雙手倒剪。細個結果。搬起來往墓前一擲。走到夏二的身邊。大聲說道。我的兒啊。還不識相些。快一點跪到坟前去。難道還等小爺來親自動手不成。夏二嘴裏只是打着哆嗦。沒奈何。一步怕走一步的。走到墓前。其俊一



聲斷喝道。狗娘養的。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幹什麼。夏二嚇得撲地跪下。其慧一手拉着王大嘴。一手拖着裘氏。櫻口裏含着一把寶劍。到了墓前。將她倆往下一撇。王大嘴跌了個嘴堵泥。裘氏跌了一個狗吃屎。其慧嬌聲喝道。跪起來。休要儘在粧死。王大嘴和裘氏嚇得連忙直挺挺的跪了起來。其慧一晃驚虹劍。正待……其俊瞥眼間看見。連忙向她搖手道。妹妹。且休性急。這樣的結果這班東西。倒便宜他們了。其慧聽得。連忙住手。其俊雙眉倒豎。將刀在石椁上一拍。厲聲向麻大龍問道。我的爺和你今天無冤。往日無仇。爲什麼要下辣手害了他的性命。快一些說了出來。遲一些兒。須知刀下無情。到那時要說。還來不及吶。麻大龍滿口哀求道。爺爺這事我實在不知道。何老闖與我向無仇恨。我又何犯着害了他的性命呢。其俊冷笑。



一聲道。好賊囚。死到臨頭。還在做春夢呢。你做的勾當。還當小爺不曉得麼。可記得昨天晚上。你和那邊賊婆娘說的一番話了麼。小爺本待立刻取了。你這狗頭的性命。因為你們今天要到這裏來的。所以讓你們多活一宵的。麻大龍聽得這話。嚇得倒透一口涼氣。原來昨天晚上。麻大龍和裘氏。確說到當日謀害何明的事情。不料天網恢恢。竟會落到其俊兄妹的耳朵裏了。依其俊當時就要結果了他們的性命。倒被其慧勸住了。她說此刻要這幾個姦夫淫婦的首級。還不是探囊取物麼。好者他們明天要到坟上去呢。到那時就地活祭了。豈不省事麼。其俊道好。不料他們果然自投羅網了。麻大龍自知不免。他也不再開口了。兩眼一閉。直等其俊來動手。其俊又喝道。方才問的話。你這賊囚難道是個聾子不成。不說出來。也是一樣要



送掉性命的。罷罷罷。便宜你這狗頭罷。他說着。將麻大龍從地上拉了起來。將上身的衣裳一件一件的剝去。用刀在他的胸膛口這一戳。隨手往下一按。吭嚟嘩啦。麻大龍的心肝五臟。一齊搬了家了。完全往墓前的石盆裏一湧。不多不少。正好一石盆。其俊又將他的一顆首級。找了下來。擺在石盆傍邊。站起身來。一脚將麻大龍的屍身踢出一丈以外。回頭向其慧說道。妹妹。你先將那老賤貨的腦袋摘下來。然後慢慢地來和那淫婦算帳。其慧用劍在王大嘴的額子上面一揮。霎時一顆頭。骨碌碌滾開一丈以外。腔子一嘯。噴得其慧滿面的鮮血。其慧一脚踢開她的屍身。伸手將自己的裙子。在地上抓了起來。在粉面上揩了兩把。撒下裙子。走到裘氏的身邊。不問三七二十一。先將她的衣裳。一件件的剝了下來。祇留一條褲子。其慧一



咬銀牙說道。先將你這淫婦的心取了出來看看。究竟是不是肉做的。其俊一手按着夏二。一手執着刀。向她說道。妹妹。你將她的上五件兒先分了家再說。其慧點頭。用劍向她的右眼一戳。說道。今天看你這淫婦。浪人不浪了。裘氏殺豬般地一聲狂喊。她隨手又用劍在她的左眼一挖。颼颼的又將她的鼻子嘴唇一齊割下。接着一塊一塊的將上半身的肉割了下來。最後才剖腹挖心。等她將裘氏做好。其俊也將夏二割得一塊不賸了。這時一輪紅日。已經平線向下了。那曹州城裏回家的鄉人。必從墓南一條大路上行走的。聽得路北發出一種很悽慘的怪聲。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齊立定了脚步。用眼向北。瞧去。見了墓前倒了好幾個屍身。還有一對男女。在那裏做宰割的工作。大家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個個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一



句話來。墓邊還有四個轎夫。蹲在那裏。索索的亂抖。衆人中有幾個膽大的。逼近幾步。探頭探腦的張望。其俊將夏二做了。跪在墓前。放聲痛哭道。先父英靈不遠。孩兒今天替你老人家將切齒的仇人。一一的做了。你老人家早昇仙界罷。其慧更是泣不成聲。隨着她的哥哥。禱祝了兩句。其俊兄妹哭了一會。才收淚起身。向那四個轎夫說道。勞你們久等了。請你們回去吧。那四個轎夫。已經嚇得半死了。誰也不想望有性命了。聽得這一聲。宛似罪囚逢赦的一樣。一齊碰了幾個頭。爬起來。扛着空轎子。飛也似的走了。這時其俊見來往行人。團聚有一百多人。站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只不敢攏近來。其俊倒落落大方的向衆人大聲說道。列公要看。不妨請過來細細的看看。我何其俊也不是不解事的。一個人作事。一人當。斷不連累別人。



的。衆人那敢近來。只遠遠的回答他兩句不要緊的話。其慧道。大事已畢。我們好動身了。和那些人糾纏什麼。她說着。將麻大龍的驢子解下。正要上去。其俊忙道。妹妹不要忙。你臉上的血跡不揩乾淨了。成個什麼樣子呢。他說着。就地抓起她穿的那條裙子。跑到坟西一個小池塘邊。蘸了一些水。回轉來。替其慧將臉上的血跡。細細的揩去。他一面揩。一面說道。下次再到殺人的時候。千萬不要站在他的對面。謹防着他的腔子裏鮮血噴了出來。其慧道。誰做過這些勾當的。今天不過第一遭兒。那裏便懂得這許多關鍵呢。她說罷。飛身上驢。其俊也自跨上了夏二騎的那匹驢子。刷刷刷打了幾鞭。那兩隻驢騰雲價朝西北的那條大道奔去了。那些聚在墓南道上的行人。見他倆走了。才敢漸漸的擁來。只見墓前安放着四顆血淋淋的人



頭心肝五臟狼籍一地。不多時驚動地保。慌的進城呈報曹州府。錢帶寶聽得出了這樣大的命案。當然十分震驚。連晚相驗。命人一調查。然後夏二的家屬和麻大龍的妻子。才知端底。到堂泣請拿辦凶手。獨有裘文燦聽得大女兒在何明墓上。被仇家殺了。他不獨不替她的女兒伸冤。反而暗暗念佛。再也不願出頭多惹是非。到了第二天。不料曹州城內又出了一件新聞。便是府大老爺的兩隻耳朵。不知不覺的。在夜間失落了。他一早上就傳地保將麻大龍等屍身埋葬了。也不提起追緝凶手的話了。這事轟動一時。傳聞遐邇。小子也不必去細說了。再表其俊兄妹。到第二天早上。由曹州的東門悄悄地出城。也沒有騎驢子。他倆邊走邊說着閑話。過了一會。約摸離曹州二十里的光景。其俊道。妹妹。依我的性子。一刀將那個狗官結果



了。豈不乾淨麼。其慧道。哥哥你則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光逞一時之忿。將他殺了。以後却怎麼好呢。無任他是個怎樣大的惡人。都是官家發放下來的。這擅殺朝廷大員的罪名。你我逃得了麼。到了通緝起來。我們不是失却了自由了麼。像這樣和他小耍一下子。一者懲戒他下次。再則我們這刀傷四命的案子。他還敢追求麼。其俊連連點頭道。倒底妹妹的見識比我高。怪不道師父關照我下山的時候。聽你的話。他們一壁說。一壁走。不知不覺的已到濟寧縣境內的五雷堡了。這五雷堡。本有七八百家門戶。是半鄉半市的去處。這全堡的人民。姓雷的居多。他們也不務四民。家家鍊武。成功的到各碼頭去賣解。祖世相傳。五雷堡賣解的盛名。早已震噪齊魯一帶了。堡內有一種特別的技藝。便是穿珠。要這一種技術的。全是十八歲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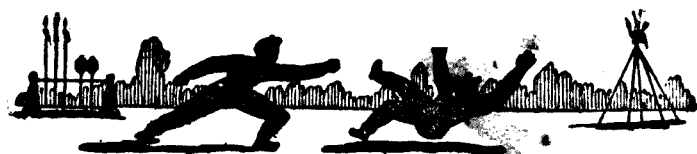
三十歲以上的女子。這穿珠有三種。一種鏢穿。一種針穿。一種人穿。鏢穿的珠子。大概有酒盅大小。是銅的。中間有個鏢孔。耍的時候。一個將珠婆。揀了三粒鏢珠。用繩繫好。掛在胸前。將上身穿的衣服。脫得精光。祇留一件貼肉的襯衫。另有一個女子。手執三枝利鏢。離開懸珠的女子一百步。將三枝利鏢。對定那懸珠的女子胸前打來。不偏不斜。三枝鏢一齊插入珠孔裏面。針穿便是用豹皮膠做成極小的珠子。和黃豆相仿。耍的時候。將珠子懸在雙眼的黑珠對面。另有一個穿珠婆。手執兩根三寸長的鋼針。也離一百步遠近。一手雙針。一齊打去。穿珠的女子。連眼睛都不瞬一下子。那兩根鋼針。就擡到豹膠珠上去了。談到人穿珠這一門。那更奇險的了。用檀木削成笆斗大的木球。中通一孔。約摸有八寸圍圓。孔中密排倒刺小鋼刀。耍



的時候。用兩張長木橈。放八粒珠子在橈上。穿珠婆將身子一蹙。飛燕也似的從孔中穿過。功夫深的可以連穿十二粒珠子。最淺的也能穿四五粒呢。閒話少說。再表其俊兄妹進了五雷堡。其慧滿口嚷渴。其俊道。馬上就到飯館了。我們先吃茶。後用飯罷。他說罷。領着其慧。順着土街。直走下來。不多時到了一家酒館門首。只一面招牌懸在外面。上面寫着三個大字。乃是聚義樓。只見裏面的生意。也還不錯。座上客滿。那些堂倌來往應酬。和走馬燈相似。其俊回頭對其慧說道。這裏吃一些點心好麼。其慧點頭道。隨意吃了些罷。其俊稱是。他倆便走進店來。揀了兩個位置坐下。堂倌一手抓一把茶壺。一手拿兩隻盃兒。肩頭上搭着兩條手巾。走到跟前。先將盃壺放下。倒了兩盃。接着又將手巾遞了過來。其俊兄妹。接到手。在臉上揩了兩把。



仍然交給堂倌。那堂倌便含笑問道。爺們用什麼點心。飲不飲酒。我們這裏竹葉青狀元紅皆有的。請爺點罷。其俊道。你去將牛脯切上二斤來。十年陳的花雕。你們這裏有沒有呢。那堂倌忙道。有有有。其俊便道。燙上五斤來罷。那堂倌答應着走了。不多時牛脯老酒送來。其俊先斟一盃。放在妹妹的面前。然後自己又倒了一盃。舉起盃子。向她說道。妹妹且飲一盃。其慧搖頭道。此刻我正渴得厲害。那裏還吃得下什麼老酒。你自吃罷。其俊曉得他的妹妹是不慣飲酒的。也不去勉強她。便自斟自飲起來。吃了一會。覺得這酒果然醇甘清冽。十分可口。他便放量痛飲一回。五斤下了肚。又添上五斤。正自好吃的當兒。瞥見外面走進三個少年女子。四個大漢。到了裏面。四下裏尋座頭。可巧裏面竟一些兒空隙也沒有。黑壓壓地坐滿了一班吃



客。那個紅綢抹額的女子。柳眉倒豎。將馬蹄也似的小足。在地板上。一頓。大聲說道。呸。你們這飯館裏。難道沒有招待客人的堂倌麼。這時早有一個堂倌。騰出手來。走到他們的跟前。陪笑說道。今天實在對不起。小姐爺們。生意可巧。又好了。一個空座兒也沒有。請爺們坐一會子。先吃盃茶。馬上就有空座出來了。那堂倌還沒說完。那女子揚手一掌。正打在那堂倌的臉上。霎時紫漲起來。可憐他吃她這一掌。不獨不敢躲讓。仍然陪笑說道。這可不怪姑娘們生氣。原是我的話說得不好。小姐打得是。說到這裏。其俊心中大爲不平。正要上去責問那個女子。轉而一想。自己路過此地。何必妄惹是非呢。他便將一股無名怒氣。暫且按下。此時從樓上跑下兩個人來。一個胖大頭陀。一個少年。那少年滿臉怒氣。走到那個動手的女子跟前。大聲說



道。雷賽花。我程一虎究竟和你們有多少難過。每天都要來吵一陣子。須知我程一虎也是個不怕事的。沒有三分三。斷不敢到五雷堡來開這月酒館的了。說到裏邊。那女子不暇答話。飛起一腿。就將程一虎打倒。那個胖大和尚。大吼一聲。揸開五指。便來抓雷賽花。她往傍邊一縱。接着雷是花雷亦花兩個女子。和和尚動起手來。三個女子攢鬥一個和尚。還有四個大漢。揮起八隻臂膀。四下裏亂打嚇得那班食客跌跌爬爬。叫苦不迭。跌在地下的程一虎。已給那四個踐踏得七孔流血。眼見得不活了。那個胖大和尚。給雷家三女子。困得滿頭大汗。十分危急。其俊到了這時。真是火高萬丈。忍無可忍。霍地站起來。一掀外蓋。拔出單刀。飛身過來。幫助那個頭陀動手。要知他們的勝負如何。下文自有交代。

評曰 瀝心報仇。固是大快人心之筆墨。而裘氏、夏二、麻大龍、王大嘴都至墓前。尤爲巧不可及。豈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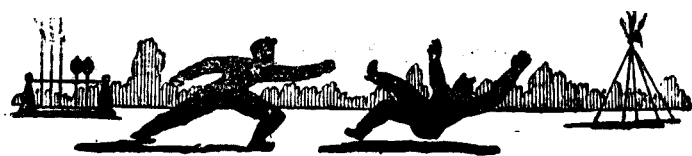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回 賢邑宰巨眼識英雄 惡頭陀無心留俠士

且說何其俊見那四個大漢。不分青紅皂白。四下裏亂打。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又見那個和尚。給那三個女子。困得頭流大汗。手脚漸漸地的鬆了。眼見就有性命之憂。他霍地揭去外蓋。在腰間擊出單刀。飛身離座。其慧待要勸時。那裏還來及呢。其俊縱到那四個大漢的身邊。一聲大喝道。好囚娘養的。你們以多爲勝麼。他說着。單刀一晃。兩個大漢已經倒下。那倆待要逃時。刀光早到。一先一後。身首異處了。雷是花大聲喊道。不好了。四個哥哥都給那個野男子殺了。大姐姐快過去捉住他呀。雷賽花忙撇下那和尚。搶過來飛





起一掌。照定其俊的右肩膀來。其俊將刀從下面反迎上來。雷賽花閃電也似的一縮手。起勢一足。其俊的手腕早中。嗆啞啞一聲。一把刀丟落在地。雷賽花搶進一步。雙拳並起。對定他的太陽穴打來。其俊趕緊將頭一縮。一個枯樹盤根。一腿照她的下三路打來。雷賽花托地一跳。讓過他這一腿。尙未立穩。冷不防他第二腿閃電驚蛇的又到了。任你雷賽花手脚溜滑。再也讓不掉了。摧花折枝的頽然倒下。其俊性起。一蹲身抓住她的左足。雙脚踏住她的右足。用力一撕。嘩吶一聲。分爲兩片。那雷是花亦花。知情不妙。慌的撇下那和尚。飛步出了店門。在腰裏取出螺角吹了幾聲。霎時幾百人。怒目橫眉。從四邊的小巷中湧出。各執刀槍劍戟。齊集聚義樓的門面。是花大聲哭道。老爺子們不好了。大姐和四個哥哥。都給那個野小子殺了。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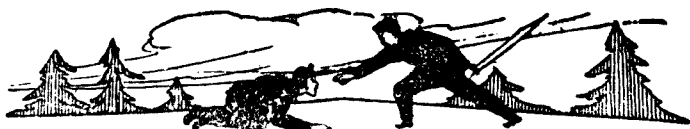
些人聽得這話。不由的一齊狂喊起來。舞刀晃棍。便想打進店來。其俊拿刀在手。那和尚就地抓起兩個大漢的屍身。怒目橫眉。等候廝殺。此刻其慧勢不由己的也將驚虹劍出鞘。站在其俊的背後。那胖和尚大聲叫道。岔子已經闖下了。索性闖得大些。反好講話。還有那個不怕死的烏男女。快快過來納命吧。那班人見了這種惡相。已將方才的盛氣。嚇退了五分。而且雷養花是全堡裏最厲害的一個。還給他們結果了呢。因此將還有五分的盛氣。早消滅到無何之鄉了。有幾個膽小的。早已一溜煙的走了。這時在人羣中。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來。背插單刀。擠出人羣。抱拳當胸。向其俊與和尚說道。冤有頭。債有主。這事本與我兄弟沒有關係的。不過這岔子。已經鬧得大了。有兩句話。我兄弟可要多一句嘴。不怕二位見怪。丈夫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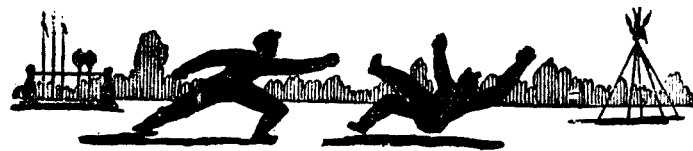
有始有終。如今也不須再來較量了。枉自殘殺生命。二位如不含糊。便請不要動身。和我們到官裏去。聽官裏發落如何呢。其俊不等那和尚開口。便搶着說道。好極好極。便是這樣辦法。你們請推出兩個爲首的來。好和我們到官裏去打官司。那人連聲應道。這當然的說着。將衆人約退。又喊出一個漢子來。其俊便回頭將那班躲在桌肚裏的吃客。一齊喊了出來。說道。列位爺們大哥。請慢一些兒回府。在這裏等縣太爺來相驗。做個公證。絕不連累你們的。官司是有我和這位大師父去打。說到這裏。衆人齊聲答應着不走。那個講話漢子。向其俊說道。大哥既願意打官司。請即隨我們到城裏去。其俊冷笑一聲道。你在儘催的什麼。難道還怕我們逃走了不成。這五條人命的大案。不等官裏到此地相一相驗。分得誰是誰非來呢。那人說道。



不錯不錯。隨即派人到濟寧城內去報案。原來那個出頭要和其俊等的漢子就是五雷堡的首領。名叫雷名揚。還有一個是副堡董雷得發。他兩個素昔就和縣裏有來往。前一任檀知縣和他倆是再要好沒有。現在知縣是江南椿的得意門生游太岳。他們雖然沒有和他接近。却也行了不少的劣跡出來。眼見游太岳沒有什麼表示。他們以爲濟寧歷來的知事沒有一個不來押攀他們下頰的。游太岳當然是不敢出他們的範圍了。所以雷名揚雷得發兩個。見其俊等這樣的厲害。料知不是對手。所以特地將官府捧出來壓制他們。何其俊那有一分怕懼呢。不多時。遠遠地的聽得鳴鑼喝道的聲音。街上的行人。一齊閃到道傍觀望。不多時。走過許多旗傘執事。後面擡來一乘大轎。尙有一個游擊。一個把總。騎馬掛刀。帶了一千名官兵。



在後面陸續而來。到了聚義樓門前停轎。當地地保鄉約等忙不迭的在聚義樓裏擺設公案請老爺昇座。游太岳從轎子裏出來。慢慢地走進屋內。到公案上坐定。那游擊和把總一聲令下。霎時那一千名官兵弓上絃。刀出鞘。一字兒排開。鴉雀不聞。靜蕩蕩的立站聚義樓兩邊。游擊把總進了聚義樓。在游太岳左右坐下。游太岳便向地保道。你且去將原告雷得發雷名揚傳來。我要問話。地保打了個千。答應了幾個是。返身退下。不多時雷得發雷名揚兩個大搖大擺的進了聚義樓。到了公案面前。齊打了一個千兒。口中說道。五雷堡正堡董雷名揚副堡董雷得發參見父台。游太岳在公案上一聲冷笑問道。你兩個有沒有功名。這一句將他倆個問得僵住了。開口不得。嘴裏吱唔道。沒有功名。現在是堡董。游太岳道。既沒有頂戴。見了本



縣誰叫打千兒的。既做堡董。難道不知道國家的大典嗎。好混帳。本縣顆這印兒。差不多是銅的。受不起你們的跪。他說罷。嚇得雷得發名揚兩個撲地跪下。雷名揚忙道。失儀冒犯。務懇縣太爺寬恕。游太岳也沒有答話。只冷笑了兩聲。便問他案情。名揚便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游太岳又命轉被告和公證。其俊兄妹和那個和尚。以及一千吃客。一齊帶到案前。游太岳一眼望見其俊。那樣的英挺。心中早有幾分敬愛了。他開口先問其俊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其俊報了上去。游太岳又問那和尚道。你叫什麼名字。是那一所守院裏的。那和尚挺身說道。上覆縣太爺。貧僧名叫滑飛。在蒙山天王殿裏住持。游太岳道。和尚。你是個出家人。就該參禪敬佛。律守清規。爲什麼出來鬥很害命。滑飛道。不瞞縣太爺說。這聚義樓是貧僧的表弟程



一虎開的。在這五雷堡裏。時常受到雷家凌虐。一言不合。馬上聚集多人。就將館裏打得落花流水了。今天他們又來尋事了。可巧貧僧又在這裏。貧僧怎能望着我們表弟給他們打死不動手呢。游太岳點點頭說道。你不要講。我明白了。他說着。又向其俊道。你是過路的人。爲什麼也要多事呢。何其俊一聲冷笑道。父台這話。我倒不解了。亂臣賊子。土豪惡霸。人人得而誅之。我何其俊也是戴髮含齒的人。難道見了不平。就能坐視不理麼。父台繩我以法律。我當笑受。他說到這裏。游太岳道。你也不用多說。本縣明白了。又問那一班公證人。那些吃客。異口同聲說。雷賽花倚勢行凶。先自動手。雷得發忙起辨白道。滑飛強暴。何其俊助惡。刀傷五命。連這班公證人都自動手幫助行凶的。游太岳冷笑一聲道。在格鬥的時候。你難道在場的麼。這




一句問得雷得發張口結舌。答不出一句話來。怔怔的半晌。還是雷名揚說道。他和我全沒有在場。這是街上行人說的那班公證人異口同聲的說道。還說沒在場哩。領了三四百帶兵器的人來。險一些兒將聚義樓拆毀了。游太岳到了這時。更不再問。只說一聲。原被告公證人一齊帶到城中發落。這時從外邊走進來二十多名官兵。將他們這千人。不由分說。擁了就走。游太岳向那游擊把總說道。你們去將五雷堡有幾個頭臉的紳士鄉老。一齊帶到城中去。我有話問他兩個答應着。忙派人到前街後巷。將一班紳士鄉老。一齊叫來。隨着大轎進城。可憐那班向來自無官長養尊處優的土豪。直跪得臭汗淋漓。夾在官兵隊裏。又不敢擅僱車轎。只得咬緊牙關。好不容易隨着轎子跑到城中。游太岳即刻昇堂。先將一班公證人。詢問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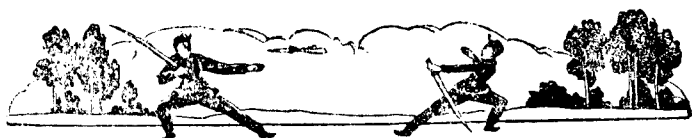
回一個個的發放走了。然後將五雷堡的紳士大大的申斥一番。將雷得發雷名揚兩個判了個長年監禁。立時郎當下獄。又諭滑飛去收屍入殮。單單的將何家兄妹留在應接所裏。他又提筆曉諭道。

照得五雷堡正副堡董雷得發雷名揚者。壟斷一方。欺壓良民。劣跡昭着。鄉里側目。莫敢誰何。尤敢庇容爪牙。助紂爲虐。屢經告發。本縣初任伊始。不忍不教而誅。故隱而未舉。冀以悔彼土蠹。乃者仍怙惡不悛。復縱其爪牙。雷賽花、雷文德、雷和德、雷盛德、雷立德、持械至聚義樓。明目張膽。竟敢將該店主程一虎逞凶戮斃。彼時願猶未足。復聚豺梟。欲逞攪亂閭閻之手腕。幸有何其俊者。肝膽照人。執刀仗義。殲莠安良。羣小始未得逞。應予獎勵。滑飛係佛門禪子。不應擅破清規。姑念親戚熱忱。准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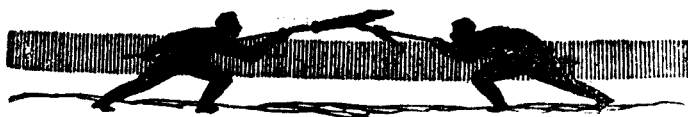
免究。雷賽花等已死勿論。雷名揚雷得發罪惡。實無可道。姑網開一面。從寬發落。着予監禁終身。尙有該堡不善之徒。經本縣切訓後。速予歸自新之路。慎勿再蹈前轍。致干罪戾。無違此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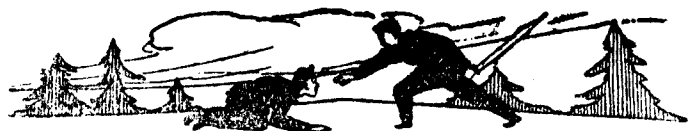
這一道曉諭貼出之後。濟寧一縣。誰都將舌頭伸了兩伸。都道五雷堡的人。今番碰到釘子上去了。還有幾個受過五雷堡辱凌的人。暗趁願。不在話下。當日晚間。游太岳便將何氏兄妹。請到後面暖廳裏。清談一夕。十分投契。游太岳便請何氏兄妹住在縣裏。何氏兄妹本來要到壽縣去尋族家。經他盛意殷殷的留着。不好意思便走。只得在涼草行轅裏權且住下。游太岳有個妹子。名叫游太幻。端的才貌超羣。一時無二。她和其慧却十分相契。起先其慧住在行轅裏。後



來太幻堅自請她到自己的樓上一同來居住。其慧拗他不過。只得答應着搬了過來。其俊在這裏。倒也十分合式。沒事的時候。便自出去逛逛。偶然想起滑飛來。那天見他的武藝着實不錯。便四下裏打探他的去處。後來竟在蒙山和他碰頭。他兩個有情義在先。所以一見如故。老兄老弟喊得十分親熱。何其俊也不曉得他是三鷹幫的巨臂。滑飛也不曉得何其俊是峨嵋派裏的一份子。大家含含糊糊的。倒打得火一般地熱。何其俊不時都要到蒙山來望望他。這一回可巧有許多時不來了。滑飛見他來。自然是非常的歡喜。向他問長問短的一會子。蕭青龍已在床上醒了。耳朵裏聽得有人說話。忙起身一望。他和何其俊本不認得。忙問滑飛道。這位是誰。滑飛便替其俊道了名姓。蕭青龍又與何其俊敷衍了兩句。便向滑飛道。這事怎



麼辦。你想出法子來沒有。滑飛笑道。你急什麼。早遲都有報復的一日哩。何其俊聽得。忙問何事。滑飛咬牙切齒的將周家駿羅良驥等一番事情告訴其俊。蕭青龍接着又說道。如今峨嵋派已成我們切齒的仇人了。兀的說他做甚麼。好醜我們聚一聚三鷹幫裏的好手。和這兩個小賊崽子拚一拚。其俊聽得他倆這番話。不禁暗自發愣道。這可怎麼說。他倆乃是我派的仇家。我還在鼓裏呢。聽得師父說過。四七兩師伯。有兩位師兄。他們方才說的。不是他們。還有誰呢。他正自懊悔的當兒。只聽滑飛向他說道。老兄弟。此番去和他們較量起來。全要請你助一臂之力哩。何其俊點頭道。這個自然的。不過兄弟有兩句話。要奉勸二位。常言道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得過且過。定要勞師動衆。較量高下。說不定。兩方面都未見得討好。而且這周



家駿羅良驥。也不是無名之輩。寧可和他們聯路。不犯着去和他們做對。滑飛道兄弟。你那裏知道。本來我們和他們河水不犯井水。此番蕭四弟只因做錯了一着。周家駿就將他一家殺了。他既不顧江湖上的義氣。我們再讓他。還成什麼人呢。何其俊道。原來如此。但是要報仇。斷非一兩個可以前去的。都要多集幾個好漢來。方才可以不致再走下風哩。滑飛點頭道。可不是麼。我現在正自躊躇着哩。我心目中。還有兩個人。只是離這裏太遠了。請起他們來。又要牽延時日。何其俊忙問是誰。滑飛道。一個是我的義兄。名叫屠開泰。他在湖南洞庭湖。一個是我的師弟。名叫鐵臂道人。他住在湖北虎鶴嶺。他兩個端的是十二分硬場面。若將他兩個請來。休道這兩個小賊崽子。便再添上幾個。也不在他們的話下哩。何其俊道。既然是有這



樣的好手。雖然是路遠。倒不可不去請來哩。好在報仇不拘在今天的一日。便是遲緩幾天。要什麼緊呢。蕭青龍道。那麼這兩個讓我去請吧。滑飛道好。當天蕭青龍便動身走了。滑飛又差遣幾個徒弟到各處去邀人。又將何其俊留在山上。過了十幾天。台莊趙大鵬、登州魏長泰、田八、海州孫老四等一班人都陸續到了。滑飛便請他們助一臂之力。他們當然是一口允諾。專等屠開泰和鐵臂道人一到。便去報復了。誰知等了一個多月。未見蕭青龍回來。滑飛好生疑惑。便欲親自到湖南湖北去一趟。衆人齊聲勸他。不要徒勞往返。滑飛只得耐着性子。又等了好幾天。才見蕭青龍回來。滑飛忙問他兩個爲什麼不來。蕭青龍嘆了一口氣。這一趟可算白跑了。來不來。倒不要去說起。連一個人影子也未會看見。據他們的徒弟說。被霍七弟請



去了。我問他到什麼時候回來。他們說此去沒有限制。聽他們臨走的口氣。大約在京裏過了年。明春才回來呢。你道怎麼辦呢。滑飛沉吟了一會。才說道。既是這樣。料想有什麼要緊的事了。不然七弟斷不會邀請他們的。蕭青龍道。他們倆不來。好在衆位弟兄已經來得不少了。何不就去和他們見個高下呢。滑飛只是躊躇。並沒答話。蕭青龍忽然問道。錢八弟。爲什麼單單的不來呢。滑飛道。正是呢。我派過幾次人到茅山去。他儘回我沒有功夫。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哩。魏長泰笑道。還問什麼。他現在也在女票字上着功夫了。前幾天他那裏有一個小廝。到我那裏去借銀子。我問起他來。他說他現在不知何處搶了許多女子。成日價不出頭。和那班粉頭在一起廝混着。滑飛還未答話。趙大鵬先自嘆了一口氣道。還想我們這一道裏。全出



這些敗類了。三鷹幫裏的英名。怕不給他們損盡了麼。滑飛接着說道。如果真個是這樣。只好去報告老師祖。請他老人家整一整幫規。長此下去。真是不堪設想了。魏長泰道。這個倒也不必。祇消你去勸他一番就行了。蕭青龍道。要去大家一同去。大哥說的話。他如不遵。我們來懲治他。衆人齊聲道好。滑飛道。今天一則是去勸解他。二則還要拖他一同到周家村去。蕭青龍首先說道。是極是極。他們說着。便要動身。何其俊便向滑飛說道。諸位請先到茅山去罷。恕兄弟不陪。我們在周村。今晚聚齊就是了。滑飛道好。他們便動身走了。何其俊等他們走後。便向周村趕來。到了下午未牌的時候。已經到了。問明了周家駿的住處。上前對守門的說道。煩你進去通報一聲。就說有個姓何的要見你家少爺。那守門連忙進去通報。不多時良驥家




駿鐵頭三個一齊出來。見了何其俊。通過名姓。才知道是自己人。忙請他到裏面去。到了大廳上落坐。何其俊開口便將他在蒙山誤認滑飛的一番話說出來。又將他們預備今夜要來報仇的一番話說了。良驥道。我們正在議這個事情呢。舍妹與舍表妹。在兩日前失踪了。未知是不是這一班強徒劫去的。何大哥必然知道端底的。何其俊道。這倒沒聽他們說起。依我看來。令妹等失踪。與他們一定毫無關係的。如果是他們做的。豈有不在我跟前說的道理。家駿道。可不是麼。但是不是他們劫去的。我們却又要費躊躇了。在山東境內。和我們做對的。除却三鷹幫。却沒有別處的人了。何其俊沉吟了一會。忽然向他們說道。這事我已摸着一些頭緒了。不知是不是。伏鐵頭忙道。乞道其詳。何其俊道。今天早晨我聽見他們夥兒裏有一個



姓魏的說。有個姓錢的。住在茅山。現在專門在外邊劫搶良家婦女。說到這裏。家駿頓足道。着實我聽小倩說。秋屏姐姐和雪鵲。是一個道士劫去的。他們來時還不止一個人。不過那領首的是個道士罷了。照你這一說。千真萬確的是茅山四眼道人錢振世了。這個妖賊道。我在田八家席上曾見過他的。伏鐵頭跳起來說道。那麼我們何不就去。還等到什麼時候呢。靳綠君在後面轉了出來說道。何須性急。我們就在這裏。以逸待勞。多麼好呢。良驥道。這話也還有見地。好者他們今天來呢。談了一會。不覺已到酉正時候了。大家用了晚饌。找紮停當。等候廝殺了。家駿分付將老太太以及女眷一齊避到鄰家去。致遠放心不下。只在家中。還肯出去。綠君帶了小翠。先到主屋的天溝裏埋伏着。何其俊在上房。羅良驥在東耳房。周家駿在西耳



房。伏鐵頭在後園內。悄悄的鴉雀不聞。一更鼓罷。未見動靜。二鼓剛
剛敲過。羅良驥在東耳房上猛聽得村南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器聲
音。良驥暗道。這差不多一班囚崽子到了。他側耳凝神聽了一會。猛
可裏有人狂喊道。好。他倆既是峨眉派裏的朋友。先自做了再說罷。
這時又聽得叮叮噹噹廝殺起來。良驥好生疑惑道。我們這裏一個
人也沒有出村。是誰和他們在那裏廝殺呀。他不由的一擊掌。接着
各房上掌聲相應。家駿、綠君、其俊、小翠、鐵頭、五個人一齊躡到上房。
家駿首先開口道。諸位聽見麼。既是我們人給他們困着。焉有坐視
之理。且去看看究竟。誰和誰廝殺的。衆人齊聲稱是。霎時他們撲撲
撲一齊下了上房。直望村南躡來。到了廝殺的所在。只見七八個大
漢。和一個和尚一個女子。將兩個少年圍困。絲風不透。兵刃交加。家



駿眼快。見被圍的史非別人。却是百子刀的高順。鴛鴦鍾的竇寶元。圍他倆的。却正是滑飛月姑師太。蕭青龍。魏長泰。田八。孫老四等這班人。饒你高竇倆武藝通天。到了這時。也難應付裕如了。羅良驢潑口大罵道。好囚戩子。你們以多爲勝麼。他說着。掣出狻猊雙鋒劍。大吼一聲。跳進圈子。和月姑師太搭上手。大殺起來。這裏伏鐵頭接着滑飛。周家駿直奔田八。小翠抵住孫老四。何其俊搶過來。帮着高順。雙戰魏長泰。祇有一個靳綠若空着手。她忙將驊鷗弓在腰間解下。颼的一彈。直向滑飛的咽喉飛去。未知滑飛究竟中彈與否。下回自有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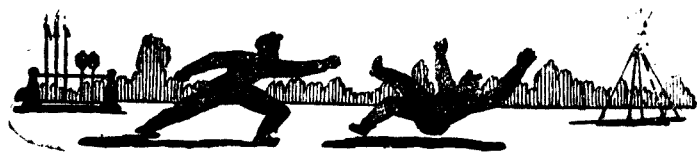
評曰。或問何其俊初救滑飛。使其爲三鷹幫仇敵。救之乎。抑殺之乎。曰。吾知其仍必救也。蓋俠義之人。只惟俠義二字是從。袖



手傍觀。尙不肯爲。而况下井投石者乎。反之。使三鷹幫人物遇之。則必幸其難而樂其災矣。噫。此三鷹幫之所以爲三鷹幫。亦卽君子少人之所由判也。

第二十五回 難諧好事羽士變泥牛 未復深仇強徒成肉彘

上回說到寶寶元高順兩個。和滑飛和尚等在周村的南郊作戰。我想這事又要惹起讀者們的疑問了。高寶遠在惠民。又怎能突然到周村來和滑飛等厮拚呢。滑飛等本由蒙山到茅山去請錢振世的。上回書單單地又未曾提起錢振世。究竟是個什麼緣故呢。在下也要交代明白了。原來這錢振世自從那日在田八家祝壽回來之後。日夜懸掛着秋屏。又聽蕭青龍的徒弟說起。秋屏如何美貌。如何溫柔。越發顛倒得寢食不安了。派了許多耳目。成日價的在周村附近。



打聽着秋屏的住處。足足刺探了十幾天。才將秋屏的住址打聽實在了。他便領了十幾個徒弟。黑夜趕到周村。用薰香將秋屏雪鵠兩個薰醉。手到擒來。剛剛將她倆背出房門。迎頭就撞見了小倩。小倩忙返奔下樓。喊告衆人。錢振世和一班徒弟。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周家的家丁。鳴鑼放礮的一陣鳥亂。不在話下。再說錢振世得了秋屏雪鵠兩個。天仙也似的玉美人。真個癩狗得了一身毛也似的。說不出一種歡喜來。回到茅山。將她兩個安放在乙清別墅裏面。一面大排筵席。款待衆人。一面命人收拾出兩個最精緻的房間出來。好預備作藏嬌之所。這也不在話下。再說雪鵠和秋屏在乙清別墅裏面。甦醒過來。不由的齊吃一驚。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僕。在房門口。向她們一陣嬉笑。也沒說話。



雪鵠知道遭人暗算了。她強自鎮定了一會子。才向那個女僕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那女僕道。姑娘們還問什麼。你們的喜事臨頭。難道還不曉得麼。這裏是茅山四眼大仙的行宮。他既看中你們。這也許是你們倆的福氣了。雪鵠聽得這話。不由的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股怒氣。化着兩朵飛霞。直捧到她的粉頰上面。正待發作。忽聽得外面有人喊道。劉大嫂。大仙傳你去有話分付呢。那婦人向她倆露出黃牙。噗哧一笑道。這差不多是談你們的事了。她說着。撥轉屁股。邁開野鷄腿子。大三步。小兩步的出去了。秋屏不禁淚流滿面的向雪鵠哭道。妹妹。這却怎麼了。雪鵠忙道。有我呢。你不要怕。她說着。四下裏一望。只見對面的壁上。懸着一柄青鐔劍。另有一根黃絲絛。也掛在寶劍的傍邊。她情急智生。忙將房門關好。在壁上取下那枝青



鐔劍。又將黃絲絛解下。將秋屏縛緊在自己的背後。拔出寶劍。正待動身。忽聽得外面一陣足步聲音。逼近房口。有人將門一推。雪鵠搶步過來。厲聲問道。是推敲門。外面有人狂笑一聲道。並非別人。是我。我是四眼大仙。美人肉兒。快些兒開門罷。雪鵠聽得是妖道到了。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她却不聲張。輕輕地走到門邊。霍地將門門一拔。一劍刺了出來。好個錢振世。何等的溜滑。一縮身。跳出門外。雪鵠趁勢跳了出來。錢世振手無寸鐵。自然不敢上前找死的了。眼見雪鵠背着秋屏。燕子也似的跳出後園。他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跑到自己的鍊功室裏。取了一柄單刀。又喊了十幾個徒弟。飛也似的追了下來。雪鵠雖然神速。無奈肩背上有了一個秋屏。而且她的年紀又小。氣力當然是不十分充足的了。眼見要被他們



追上了。錢振世在後面大聲罵道。小賊婆娘。識風頭。快些兒隨我回去。本大仙網開三面。不究既往。如不然惹得我的性起。立刻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了。雪鵠明知和他們動起手來。一定是不討好。所以任他們叫罵。她只顧飛奔不睬。霎時到了山根底下。只見有一條小河。大約有三丈多濶。雪鵠見了。暗吃一驚。自己對自己說道。這可命裏該絕了。若論這道小河。便有雙倍濶。我也可以躡得過。如今秋姐在我的背上。眼見是不能躡過去了。她便順着河邊。向西北奔來。錢振世在後面狂笑道。如今看你這小賊婆娘。逃到那裏去。她又跑了十多里路程。猛的抬頭一望。不禁叫了一聲啊。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茅山下面這條小河。發源是菜膠河。離茅山十多里。便是菜膠河了。她見三面是水。無處可逃。正預備回身決個死活。瞥見正西的



蘆葦叢中露出一根曬網的木桅來。她暗想既有木桅必有船隻在那裏。她便只向這木桅的去處跑來。鑽進了蘆叢。那些蘆葉其利如刀。將她倆的粉臉上。劃得橫七豎八的血痕。到了木桅跟前。果然見一隻小漁船泊在水邊。她湧身一縱。上了小船。船小吃她這一縱。不由的一大晃。她立足不穩。險一些翻下水去。這時船頭有一個十三四歲的蓬頭童子。正在那裏對着太陽。手裏拿着一件破襖。在那裏捉白虱。見她身子一晃。他忙伸手將雪鵠的一對金蓮抓住。口中說道。什麼事。這樣凶神也似的呢。我們這隻小船。那裏經得起你這一跳呢。雪鵠一對金蓮。給他這一抓。才將身子站定。忙道。請你快這將船放到對岸去。我多多的送你的酒錢。那蓬頭僮放了手。一陣憨笑道。我們又不是擺渡的。誰替你渡河呢。雪鵠急道。實在不瞞你。後面




有強盜追我們到這裏的。請你快一些罷。馬上他們就要追到了。那蓬頭僮憨笑道。強盜追來。與我有什麼相干呢。雪鵠急得香汗涔涔。知道這蓬頭僮是個傻小子。和他講不出什麼道理來。忙拔下寶劍。將船纜削斷。正要動手去拿篙子。蓬頭僮這才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咕嚕道。我真倒灶。纏煞人。罷罷罷。你兩個且到船裏去罷。不要再攢下水去。他說着將篙子拿起來。又向她倆說道。你們快進船去。站在這裏。我怎好動手呢。雪鵠只得一折柳腰。鑽進船艙。此刻錢振世領着衆人。已經趕到水邊。雪鵠急得在船裏。只是催蓬頭僮開船。他慢吞吞的將篙子掉轉來。向岸傍一塊石頭上一搗。船身離岸。錢振世急忙一蹲身。抓住篙頭。用力扯住。又添了四五個。一齊來將篙子抓住。雪鵠在船裏望見。只急得出了一身冷汗。那蓬



頭僮却不慌不忙的將篙子輕輕的一扯。船身剛要擺到他們的身邊。他猛的將篙子脫手這一送。錢振世和那四五個人不約而同的往後一仰。在蘆葦叢裏跌了個發昏。章第十一。一個個被爛泥塗得像城隍廟裏的判官一樣。此時船身如射箭一般。直離開岸傍有三丈多遠了。那蓬頭僮哈哈大笑道。這樣的膿包。還要做強盜呢。快些兒回去。苦鍊三年。再出來行凶作惡吧。他說着。揮起櫓棹。一推一送。按步就班的向西北搖去。雪鵠不由的大吃一驚。偷眼見那蓬頭僮面如重棗。劍眉虎目。雖然未到成年的樣子。但是體格已和二十左右的漢相仿了。兩條臂膊。粗得和碗口相似。再回頭朝艙裏一望。只見下面鋪着一床蘆蓆。一條破得百孔千洞的破被窩。摺在一隅。被窩傍邊。放着兩柄板斧。光耀照人。雪鵠見了。不禁又忐忑不寧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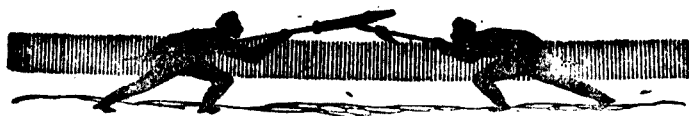
來。暗自說道。這個優小子。莫非是水盜麼。看他這種不尷不尬的樣兒。真有幾分岔眼。倒不可不預防他呢。她想到這裏。忙伸着粉頸。朝外邊一張。只見他並不是將船往對岸搖的。却是順着中流直向西北搖去。雪鵠忙喊道。你將我們送到那裏去啊。快些搖到西岸邊擺下。讓我們上岸。他笑嘻嘻的說道。你們急的什麼。我送你們到家就是了。你們上岸那裏還有精神再跑呢。雪鵠急道。你不要鬧笑罷。你知道我們的家住在那裏呢。快快些兒。將我兩個渡到對岸是正經。那蓬頭僮哈哈的笑道。你的府上。當我不曉得麼。我先說給你聽聽。看對不對。是不是金剛村南邊的周村啊。雪鵠聽得。不禁又吃了一驚。忙道。你怎麼曉得的呢。他笑道。我有什麼不曉得呢。我到過你家府上去過一趟呢。不過你忘記罷了。雪鵠再問他時。他將八字步撐



開。只顧搖櫓不答她了。雪鵠見他這樣。料非歹意。只得聽他搖去。停了一會。到了小清河的分港雙龍港口。他忽然掉轉身軀。用手遮着太陽光。向後面望了一會。低下頭對雪鵠笑道。那些討死的強盜。駕着小船趕來了。雪鵠聽得這話。將方才放下的一塊石頭。重復壓在心頭。玉容失色。忙道。果真追來了麼。他笑道。誰還說謊不成。不過他們既來討死。却不怪我了。他說着。一手抓着櫓柄。一手伸着向艙裏說道。妹妹。請你將我那對伙計拿出來給我。雪鵠聽得。連忙用手去拿斧頭。覺得十分沉重。拿出艙來。他一蹲身。將雙斧拿到手中。這時已聽見賊船搖櫓的聲音了。雪鵠提心吊膽。往艙門外向後一望。只見錢振世和十多個人。駕着一隻小船。飛也似的直追上來。眼見還離有三丈多遠了。那蓬頭僮將腰間一雙豹皮手套解了下來。套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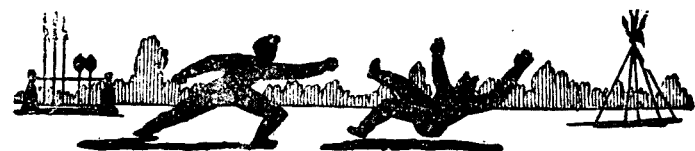
手上。又將腰纏緊了一緊。撲通一聲跳下水去。那船沒人搖櫓。立刻橫在河心。雪鵝益發心慌。她忙將秋屏解下。自己鑽出艙來。一手仗劍。一手抓住船篷。她心中暗想道。誰來便先殺誰。她正自打算的當兒。瞥見那蓬頭僮在水中冒起。一手執定雙斧。一手扳着賊船的船舷。用力一拉。口中說道。好朋友。下來罷。那船就是一大晃。衆賊早有幾個立足不穩。咕嚕咚倒栽下水。翻了兩個水花。便到龍王爺爺面前去點卯了。錢振世忙揮刀來剝他的手。他也不退縮。錢振世着力一刀。斫在他的手背上面。好像砍在鐵上的一樣。火星四射。那張刀早捲得如同餃兒一般。說時遲。那時快。蓬頭僮又着力一扳。霎時船底朝天。錢振世和那班賊子一齊變了。下鍋的湯團。骨碌碌全落水了。蓬頭僮一把抓住錢振世的辮子。往上一提。又往下一按。停了一



會又往上一提。笑道：「我的兒啊，你今天可要認得我强大太爺了。說着又將他往水肚裏一按。咕嚕嚕又喝了幾口水。才將他又提出水面。只見他兩眼發白，已失了知覺了。蓬頭僮在水裏，憨笑道：「不道這狗強盜真個是膿包。不過吃了兩口水，馬上便這樣要死不活的了。的確不能再頑了。再頑就要將狗強盜的性命頑掉了呢。」他說着，將錢振世兩臂倒剪，綁個結實，泅到自己船邊，上了船。將錢振世往甲板下面一擺，放下雙斧，又將櫓柄扶好，搖了起來。雪鵠忙道：「你那身上濕淋淋的衣服，不要換麼？」他笑道：「不須換，不須換。我們常常在水裏過上三五天哩。怕什麼？」雪鵠又請他的名姓。他笑道：「不要問，都是一家人。談起班輩來，我還是你的哥哥呢。所以我才坦然呼你爲妹妹的。」雪鵠越發驚疑，連聲追問他的名姓。他笑道：「我告訴你吧。我們



師父姓劉。上仞下千。我叫強一醉。我們大師伯上月在運河碰見我。他關照今天到菜膠河口救你的。雪鵠聽得。這才恍然大悟。忙道。原來強大師兄。九師叔好麼。強一醉笑道。有什麼好不好。他老人家還和從前一樣的。吃自己飯。管別人的閒事。上月在江蘇省寶應湖內。剿了兩處水盜的窩巢。可笑那個寶應縣官。不識高下。還要請我們老師去保家哩。吃我們老師回他個一鼻子灰。你道好笑麼。雪鵠又道。强大師兄的功夫。現在鍊得好極了。他笑道。怎見得的。雪鵠道。還記得在三年前。你有一次到我家送信的。那時候不要說武藝了。便是跑路還跑不快呢。不料過了二三年。便這樣的了得。連鐵布衫的功夫。都鍊到十二分了。強一醉笑道。妹妹又在取笑我了。我又幾時學過鐵布衫功夫的。雪鵠笑道。不要儘來瞞我罷。你如果沒有鐵布



衫的功夫。方才你用手扳船。那賊曾用刀砍你的。不獨沒有傷。反將刀口砍捲了。這不是鐵布衫。難道還有別的功夫不成。強一醉哈哈大笑道。我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是這個啊。我告訴你罷。那何曾是鐵布衫呢。他說著。贖出一隻手來。向她笑道。你看見麼。就是這豹皮套子的厲害啊。如果沒有豹皮套子。便有十隻手。也要給他砍掉了。雪鵠道。你這話。我又不懂了。難道這豹子皮能隔兵器麼。他點首笑道。如果不能隔兵器。我還要牠有什麼用處呢。他兩個談了一會。雪鵠覺得外面的冷風難禁。便鑽入船艙。強一醉搖着櫓。直向周村而來。暫且慢表。再說蕭青龍滑飛等。可巧就是今天午後到茅山的。不見了錢振世。忙問衆人。他到那裏去了。衆人說了原委。他們忙順着山徑直追下來。追了十幾里。那裏見他的蹤跡。孫老四便道。我們且



到茅山去等候他。遲早都要回山的。大家便一同回到茅山。直等到申正時候。還未回來。蕭青龍性如烈火。在天師殿上狂喊道。他不回來。難道我們就在這裏痴貓守窟不成。除了錢振世。我們就不能去報仇了嗎。月姑師太也自性急要走。衆人更不耐久等。便一齊往周村發進。不料還未進村壕。迎面就撞見了竇高二人。不分青紅皂白。只聽他們說是峨眉派裏人五個字。便廝拚起來。原來高順和竇寶元自從家駿等走後。日日記念着。在家裏等了一個多月。不見到來。他兩個便到周村來訪家駿了。不料冤家路窄。撞到蕭青龍等了。這是這兩回的前因後果。交代明白。掉轉羊毫。再說滑飛一眼看見何其俊幫助高順。雙戰魏長泰。不禁脫口喊道。何兄弟你認錯了。那是我們自家人。話還未了。靳綠君的一彈早到。滑飛忙一低頭。剛剛將



一彈讓過。說時遲。那時快。她的第二彈又到。列公。這斬綠君的鴉頭彈。向在東三省獨負盛名的。百發百中。誰都逃不了她的第三彈的。她的鴉頭彈。有個混名。叫做閻王帖子。請到誰。誰便要送終。這鴉頭彈。又與各種彈子不同。像李公彈是鐵的。五王彈是鋼的。武當派的彈子。是三棱的。崆峒派的彈子。是石燕用毒藥鍊成的。惟有她用的這彈。非鐵非鋼。更非石的。乃是自然銅磨鍊的。中間空心。裏面却有三粒小小的鐵丸。當彈子發出去的時候。老遠就聽得像郎中搖串鈴的聲音了。據云。啞彈易用。響彈難。因為啞彈發出去。沒有聲音的。至多不過有陣風罷。如果久經道兒的爺兒們。還可以躲讓。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夥子。還不是彈無空發嗎。談到響彈的確難使。因為響彈發出去。是有聲音的。他的意思是教對方快快躲讓。但是越是教



你躲讓。你却越躲不掉的。閒話少說。再說靳綠君的第二彈到了。滑飛再想讓時。那裏還來得及呢。不偏不斜。正打入他的右眼裏面。滑飛大吼一聲。倒拖禪杖。一抹地直向西南逃去。伏鐵頭那裏肯捨。飛步趕來。靳綠君見滑飛中彈逃走。她定睛向戰渦裏一瞧。只見小翠和孫老四殺得難分難解。她颯的又是一彈。孫老四的額角早中。一下子頓時血流滿面。不敢戀戰。向小翠面上虛晃一棍。意欲逃走。小翠那肯放鬆。一步一緊。綠毛刀使了一個潑草尋蛇的架式。刀光一晃。孫老四的首級。倏忽落地。田八見孫老四送命。大吃一驚。丟下周家駿。闖出圈子就走。羅良驥和月姑師太。一顛一仆。大戰了八十多合。良驥見勝她不得。好生焦燥。大吼一聲。將一枝狻猊雙鋒劍。霍地一側。從她的上三路直刺過來。月姑師太忙使了一個鳳點頭。讓



過他這一劍她一轉身。良驥趁勢又使了一個旋風掃落葉的架式。月姑雙足一縱。讓過一劍。她在腰間取下一件東西。忽的向良驥的頭頂上撒了下來。良驥忙揮劍相迎。誰知月姑將繩子一收。良驥渾身完全被繩子縛住。動彈不得。給她這一扯。立足不穩。堆金山。倒玉柱的頹然倒下。月姑忙蹲身就地將良驥抓起。飛步走了。綠君見良驥被月姑捉住。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飛步趕了下去。蕭青龍見衆人逃走的。死傷的。眼見不能討好的了。他將熟銅大棍。逼住寶寶元。大聲說道。今天且將一顆首級寄存在你的頭上。我們再見罷。他說罷。丟去一個架子便走。寶寶元立定了脚步。却不趕來。任他逃去。魏長泰見他們全動身了。越發不肯戀戰。棄下高何兩個。飛也似的走了。高順便要追了下去。何其俊忙搖手道。窮寇莫追。由他去罷。家駿頓



足向衆人說道。如今良驥兄弟。給那妖婆擒去。我們難道不去救應嗎。衆人異口同聲說道。這當然是要去接應的。小翠忙搖手說道。諸位休亂動。我們小姐已經追下去了。料想那個賊妖婆。一定不是我們姑娘的對手。你們放心罷。馬上就得將羅公子救了回來的。你們心急。追下去。知道她走那一條路呢。說話時。伏鐵頭已經回來了。見了衆人說道。今天可便宜那個賊禿了。寶寶元向衆人說道。良驥給那個妖婆擒去。方才那位姑娘追了下去。未必是那妖婆的對手。萬一再添賊黨。只怕連那位小姐。還要受累呢。高順道。據你說怎樣辦呢。寶元道。依我看。還是着兩個人追蹤下去的好。哪。家駿接口道。寶四哥。這話不錯。我和你去罷。伏鐵頭聽得良驥給人家捉去。暴跳如雷。不等衆人說完。一提臥爪鎚。就要動身。何其俊忙向他說道。你不



要忙。現在你到那裏去追啊。伏鐵頭道。那賊妖婆將羅兄弟搶到那裏去。我便到那裏去。高順道。大家不要亂。只消兩個人追蹤下去就行了。人多反而岔事。高順和家駿又說道。你與寶四弟快點追蹤下去罷。遲一些兒。恐怕不及了。家駿竇寶元同聲答應着走了。這裏伏鐵頭和衆人回到周家。只見門前密排火礮鐵蒺藜等。防預的東西。還有幾個家丁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見了伏鐵頭和衆人轉來。周致遠這才放心。忙問伏鐵頭道。家駿良驥綠君三個人。到那兒去了。伏鐵頭將良驥被擒。家駿等追蹤下去的話說了。周致遠又憂又喜。憂的良驥此去。未知生死。喜的一班大盜。竟給他們打敗了。忙將衆人邀進大廳。又和高順請教了名姓。未到一盞茶時。竇寶元家駿兩個回來。衆人忙問究竟。家駿皺眉搖頭道。不對不對。連影子都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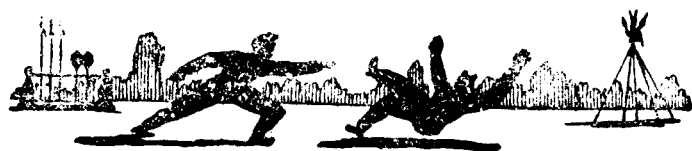


瞧見這漫漫的趕下去。我知道一定是不會追着的。伏鐵頭努着嘴說道。我說一句。諸位不要見怪。當時見羅兄弟被那賤賊婆擒了。你們爲什麼不追了下去。到了現在。光是抱佛脚。有什麼用處呢。話猶未了。呼的一聲。天井裏落下一個人來。衆人忙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正是綠君。只見雙蛾繁簇。香汗涔涔。一張粉龐上面。隱隱的藏着無限的憂愁。衆人知情不妙。家駿忙起身問她究竟。她喘息了一回。才答道。那賊婆娘實在溜滑。肩頭上還背着羅郎。憑我這樣的飛行。功總算不含糊了。不料趕了一程。過了泰山。便不見他的蹤跡了。我又在四處瞭望了半天。說也可惱。那裏還看見一些兒踪跡呢。未知良驥的生死如何。且待二十六回中叙出。

評曰 錢振世之追趕秋屏雪鵲。方以爲囊中捉鱉。手到擒來。那

知忽遇蓬頭僮。請其大吃接風酒。其豹皮板斧。相與周旋。強一醉之驚人技藝。可見一斑。

第二十六回 醋海沸騰恃強先斃命 孽緣邂逅倚勢霸成親
却說靳綠君將追趕月姑師太的一番話。對衆人說了。大家沒一個不替良驥擔着心事。靳綠君更是愁溢眉宇。說不出一種焦急。默默的半晌。還是高順先開口向衆人說道。事已如此。大家只好分頭去打探要緊。寶寶元也接着說道。這一場廝拼。滑飛雖然受傷。孫老四送掉了性命。我們却丟了良驥兄弟。算起來的確得不償失。哩家駿道。這賊婆娘倒有些眼生。從未看見過她的。不知她可是滑飛這一類的人。伏鐵頭道。你又在說夢話了。她如不是三鷹幫裏的。又何苦來和我們做對呢。何其俊搶着說道。大家休亂。依我的愚見。不若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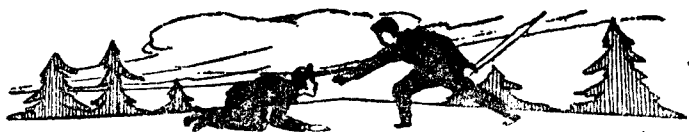




三鷹幫裏活提一個過來。就問他那賊婆的住址。他豈有不曉得的道理。衆人齊聲道是。伏鐵頭道。他們現在逃掉了。又到那裏去捉呢。家駿正要答話。一個家丁慌慌張張的跑進大廳說道。稟太爺少爺。小姐們被一個破衣大漢送來了。致遠和衆人聽得。又驚又喜。忙和衆人一齊出來。只見秋屏雪鵲在前面走着。後面跟着一個虎眉環眼赤面的大漢。伏鐵頭認得是強一醉。忙喊道。小強盜。什麼風兒吹得來的。快一些兒過來。給你的大叔見禮。強一醉嘻嘻的笑道。你這黑小子。又在依老賣老了。不過來給你的表伯伯行禮。反叫表伯伯過去給你行禮。這真是那裏說起的。原來伏鐵頭在泰山學藝的時候。常和強一醉在一起頑耍。儂大對獸瓜。倒也打得火熱的。兩人碰了頭。大叔二伯的。都要亂喊一陣取笑兒。如今伏鐵頭和他分手有



半年多了。見了面。自然是脫不了鬧笑的。衆人聽他兩個這樣的稱呼。倒弄得丈二的金剛。摸頭不着了。家駿雖然見過強一醉的。可是分手的日子太多了。故而不認得。將他讓到大廳上面。經伏鐵頭說明了。大家這才明白。致遠又過來謝他的搭救之恩。強一醉推讓不迭的說道。這算什麼。休道是自家的兄妹。便是外人。我也要拔刀相助的。何其俊向伏鐵頭道。你和強大哥是什麼稱呼。我們倒弄不清楚。你要做他的大叔。他要做你的表伯。究竟是怎樣的稱呼呢。伏鐵頭笑道。你們休問。我和他的稱呼。是兩頭大。我今天做他的外公。他明天就要做我的叔叔了。衆人聽得。不由的轟堂大笑起來。再說秋屏雪鵠兩個人。到了後面。先拜見了老太太。然後又拜了致遠。才回到樓上。和綠君雪氏姐妹相見。談起良驥被月姑擒去的話來。秋屏



雪鵠不禁又焦又急。不在話下。再說前廳上衆人。談到良驥的話來。強一醉忙向衆人說道。你們無須亂動。既要活捉三鷹幫裏一個人。一些兒也不費難。我的船上。就有一個哩。家駿忙問他是誰。他道。是個妖道。雙眼角下有兩塊錢大的黑疤。家駿縱身說道。這是錢振世啊。不知他怎麼給你捉住的。強一醉笑道。你這樣的驚訝。難道一個小小的賊道。我便捉不住麼。真是太小看我了。家駿忙道。你不要誤會我的話。這妖道的確是個硬生。不知你怎樣將他擒住的。強一醉笑着將擒錢振世的話。對衆人說了。家駿忙道。怪不道的。在水裏。那裏是你的對手呢。如果在岸上。對不起我。可要說一句。你不要見怪。你確非他的對手呢。何其俊道。現在是不是細在船上。強一醉道。在船頭的甲板下面呢。周家駿忙和兩個家丁。一同到東濠邊。上了強



一醉的船。將甲板撬起。只見錢振世反剪着雙手。口角流了一大灘白沫。已經凍得僵斃了。家駿忙命兩個家丁。將他搭上岸。用火烘了一會。仍然一絲游氣也沒有。認真的死了。家駿只得叫家丁拖到僻靜處掩埋了回來。對衆人說道。不中用。不活了。強一醉笑道。這賊道怎地這樣的膿包。我在水裏。不過和他小耍一陣子。也沒有用傢伙傷他。只使他渴了兩口水。難道便漲殺了麼。家駿道。不漲殺。也就凍殺了。在水裏已淹得個六成死。這一身濕淋淋的衣裳。凍了一夜。不死。還活麼。何其俊道。那麼他既死了。我們當然要照第一個計劃上做了。高順道。這個自然。強一醉道。如今什麼事。暫停一下子。肚皮裏的蛔蟲。已在唱空空調兒了。周大哥快預備酒飯來。先將肚皮弄飽了再說。家駿連忙命擺酒。大家一壁飲酒。一壁議論如何搭救良驥。




的方法不題。再說月姑師太和良驥交手的時候。在月光下面。瞧見良驥那張英俊俏秀的面孔。不禁起了一種野心。便用牛皮索罩了良驥就走。綠君在後面緊緊的追了下來。論綠君的飛行功。在道兒裏。就要算數一數二的了。誰知這月姑師太的草上飛的功夫。在三鷹幫佔第一把交椅。雖然背着良驥。可是一些兒也不妨礙她的行動。到了泰山脚下。她見綠君在後面一步不放的直追下來。她暗自躊躇一計。到了千孔石崖附近。她身子一蹙。進了田文洞。從田文洞直躡出西峯。幾個灣子一繞。饒你綠君健步如飛。也沒處去尋她一些蹤跡了。她撇了綠君。放心趁願。她却不到到蒙山。折途直向蜀山湖而來。原來月姑師太有個義母。名叫馬姥姥。住在蜀山湖邊。這馬姥姥也是個女盜。他的丈夫馬歐。萬是黃河中流一帶的水盜首領。



在十年前給白派劍俠趙文智在大同做了。馬姥姥立志替他的丈夫報仇。邀請許多好手。去和白派劍俠爲難。白派本是崑崙派的分支。人材濟濟。好手如林。誰都不將這些無名的草莽放在心上。的稍稍和他們較量較量。只殺得一班強盜。五零四散。死的死逃的逃。馬姥姥自知不敵。從此帶了她的女兒馬素英。在蜀山湖邊埋首隱名住下。月姑師太的來意。因爲帶回蒙山。一個如意的郎君。必然要給滑飛做了。不若帶到馬姥姥這裏來。獨自消受。免得滑飛來囉唆。她到了馬家的時候。天才發白。她敲門幾下子。只聽裏面有人問道。誰敲門。月姑師太道。我是月姑。來探望母親的。裏面人將大門開了。月姑走了進來。穿過大廳。到了後面的煖室裏。馬姥姥尙在好睡未醒呢。她却不去驚動她。轉身出來。到了東套房裏。將牆壁上的關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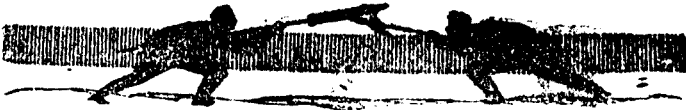
一按北面的板壁。豁地分開。露出一扇小門來。她推門進來。裏面陳設得非常華麗。銀屏錦帳。鴛枕鴛衾。十分精緻動人。月姑將良驥朝沉香床上一放。笑吟吟的將外蓋衣脫了。裏面一件密扣桃紅緊身的小襖。下面襯着一件蛙綠灑花的夾袴。披着一頭又烏又亮的頭髮。杏眼含情。柳眉帶俏。一張粉龐兒上面。隱蘊着不少的騷氣。良驥此刻已失了反抗的能力了。因爲那麁皮罩索曾經她用媚藥和麻醉藥汁鍊過了。任你是銅頭鐵腦蓋。只要碰到她的罩。馬上就得骨軟筋蘇。動彈不得的了。但是心裏還十分明白。良驥見她褪去了外衣。一種不可逼視的淫態。不禁心中一動。直了雙眼。對着她儘管發愣。她坐到床前。笑迷迷的向良驥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爲什麼要和我們做對呢。請你告訴我吧。良驥道。你問我麼。我就是羅良。



驥。因爲你們三鷹幫裏的人。三番兩次和我們峨眉派裏做對。仇讎相見。焉有退讓的道理。月姑也斜着星眼。向他一飄。接着又是一笑。低聲說道。羅家公子。你今天給我捉住了。願意怎樣。良驥見她豔媚入骨。說了幾句話。宛似鶯聲燕語。不禁一顆心。突突的亂跳起來。強自鎮定說道。我既給你捉住。隨你發付就是了。她微笑說道。如今有兩條路。隨你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良驥道。順你怎樣。逆你怎樣。月姑師太聽得。又向他做了一個媚眼。說道。你依從我。不獨一些罪不給你受。如果你逆我。我便一狠心。一刀兩段。叫你到閻王老子那兒交帳去。良驥笑道。我依從你。你便怎樣。月姑師太嘻嘻的說道。你想罷。良驥笑道。這又奇了。我也不是你的肚皮裏蛔蟲。怎能猜着你的心事呢。她粉面一紅。低下頭去。半晌才向良驥問道。你的家裏。有沒



有老婆。你今年十幾歲了。良驥聽得。猛地想起綠君來了。只覺得這月姑師太。沒有一處不討厭。沒有一處不可憎。立刻換出一副嚴厲的顏色來說道。你不要儘來問我。我家中早替我定了婚了。難道你要想做我的妻子不成。勸你不要在做夢吧。要殺便殺。我羅某誓不皺眉。月姑師太陡然聽得她這一番話。真個一盆冷水。兜頭倒下。不禁杏眼睜圓。一聲冷笑道。好個不怕死的小子。你既自己找死。不要怪我沒有情義了。她說着。將一嘴銀牙咬得咯吱吱的作响。下死勁向良驥瞅了一眼。霍地扭轉身體。在對面的壁上。取下一張明晃晃的刀來。一縱身。惡狠狠的往良驥的脖子上刺去。良驥無力反抗。只得緊閉雙眸。謹來守死。不料覺得頸子上一涼。她的刀又收了回去了。良驥閉眼一望。只見她坐床邊。一張刀落在傍邊一隻檯上。她微



微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冤家。你認真不怕死麼。良驥道。不要做作了。要殺便殺。料想我羅良驥。豈上你這狐媚子當的。月姑師太正要動手害他的性命。這時房門帘一掀。進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頭梳大丫髻。身穿銀紅色宮緞外套。下襯百摺宮裙。一對金蓮。隱隱約約不滿三寸。千般秀麗。萬種妖嬈。真不愧爲

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月姑的姿色。的確在一般女子當中。不可多得的了。不料這女子一進房。衣香倩影。光照四壁。將一個另具嫵媚的月姑師太。直欺壓得頓成眼前厭物了。那女子一進房。就向月姑師太笑道。好啊。怪不道連姆媽那裏也不去問候一聲。原來還在這裏尋樂兒呢。她一邊和月姑師太說着。一邊溜轉一對明邊秋水。向良驥上下細細的打量。




了一回。月姑師太見了她。忙陪笑說道。妹妹。快一些坐下來吧。愚姐今天冒昧來到府上。我到的時候。你們老太婆還在納福哩。我也不敢去驚動他老人家。我正想去望望他老人家。不想你也來了。我們去罷。她笑問道。這床上綁的是誰呀。月姑師太笑道。問他做甚。是個不識相的野小子。我們走罷。她說着。便和她動身走了。那女子臨走的時候。掉轉粉頸。向良驥嫣然一笑。這一笑。真個是百媚俱生。良驥見了。也自呆了。暗道。不料這匪窰裏面。竟有這樣的美人呢。停了一會。門帘一動。那女子悄悄地進了房。走到床前。向良驥笑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叫什名字。良驥便告訴了她。她閃着星眼。朝良驥望了半天。粉面上一陣紅。一陣白。櫻脣翕了兩翕。似乎要說什麼似的。忽地又住着。未會開口。又停了半天。靦靦着向良驥低聲說道。羅家公



子。你可知道。你的性命就在目前了。你要是不答應他。你的一條小性命。不是白白地送了嗎。我倒有一個法子。可以救你。只是我救了你之後。你拿什麼謝我呢。良驥聽她這話。眼珠一轉。計上心頭。忙道。好姐姐。你有什麼計策。能夠救我呢。如果救了我。便赴湯蹈火。總要酬謝你的大恩的。她粉面一紅。取出一條妃色宮綢的手帕。掩住素口笑道。如不嫌寒賤。願以終身……她說到這裏。不禁吃吃的笑了。良驥故意說道。姐姐這話。我豈是不明白的。不過怕不能如願罷。她忙問道。你這是什麼話呢。良驥皺眉說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光要救我。你有什麼本領。可以救我呢。萬一不是他的對手。那麼連你不是被她害了麼。她笑吟吟的說道。請你放心罷。休道她一個。便是來兩個。我馬素英沒有本領去服侍她。也不來在你的面前誇。



口了。良驥暗喜道：能這樣我是求之不得了。先除了一個。然後再設法脫身不遲。他想到這裏。忙問她說道：姐姐。但望你能將她救了。我們倆向後才能過太平日子呢。說到這裏。冷不防月姑師太一頭撞了進來。見了這樣的情形。不由的將一股無名的醋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一聲冷笑道：妹妹。倒乖覺。趁着我和姆媽談話的當兒。跑到這裏來。剪我的邊麼？（按剪邊者。即是奪愛也）馬素英聽她這話。不禁將兩朵紅雲。直捧到粉頰上面。站起身來。冷冷地答道：我便剪了你的邊。你怎樣地來發放我呢？月姑師太忍無可忍。大聲說道：好。好。你道我沒有法子對待你麼？好。不要臉的蹄子。背着人來勾別人的漢子。馬素英更不能下台。潑口罵道：好。不要臉的娼根。誰是你的漢子。羞也不羞。尊重些你。喊你一聲姐姐。不想你這狗臉裁毛的。



騷狐狸便來倚老賣老的開口傷人了。是英雄。不妨和我出去較量。一下子你敢去麼。月姑師太更是怒不可遏。高聲說道。你不要仗着你的娘厲害。那才是漢子哩。馬素英道。誰要人來幫助一下子。便不是人。要去便去。月姑師太返身出門。馬素英跟着她出了門。逕向後園而來。到了園裏。馬素英氣吁吁的向月姑師太說道。此來見上下。還是拚生死呢。月姑師太道。隨便你罷。馬素英便道。那麼就併個你死我活罷。月姑師太暗自說道。這丫頭可真討死了。她有的本領。還不是擺在我的肚裏麼。今天膽敢來和我拚死活了。罷罷罷。不看金剛。還看大佛呢。她的母親。素來待我不錯。我怎能下毒手對她。只手上留情就是了。她想到這裏。便說道。你既討死。却不要怪我了。你來罷。馬素英更不答話。一握粉拳。使了一個葉底偷桃的解數。左手



一。圈。右拳從下面翻了出去。月姑師太忙身子一側。右手一起。一掌照定他的頭頂上直劈下來。馬素英將右拳一收。左手霍地伸了去。這個解數。名叫天王托塔。月姑師太忙一縮手。左手一圈。使了一個帶子上朝的式兒。馬素英接着使了一個關公大脫袍的解數。讓過他這一掌。月姑師太忙退兩步。突進一步。雙手向前一抱。翻起一腿。直對她的下三部踢來。這個解數。名叫葉底藏花。在路數中最很毒的一着。下面不着。上面着。好個馬素英何等的溜滑。趕緊使了一個鳳凰點頭。讓過她的雙手。趁勢使了一個海底撈月的架式。月姑趕緊一縮身。收回右腿。說時遲。那時快。馬素英一躍。躍起五尺多高。來。伸出十指。霍地向月姑師太的頭頂抓了下來。月姑師太見了大驚。一縮身。便要逃走。列公。方才月姑師太不是自己曾說素英不是



她的對手麼。怎地這時又這樣的畏縮要逃呢。原來馬素英的娘有一種絕技。名叫螳螂功。將十個指頭。鍊得和鋼鐵一樣。碰到敵手。只消將功夫使了起來。不論抓到敵人的那一部分。沒有不應手落下的。便是使起功夫來。抓石抓鐵。皆能應手如泥。這種功夫。與鷹爪力的功夫。是一樣地練習的。不過在成功的時候。鍊法稍有不同吧。一面是用軟功夫收。一面是用硬功夫收。其實異曲同工。在崆峒派裏的人物。皆練習螳螂功。在武當崑崙兩派裏的人物。皆是鍊鷹爪力的功夫。這馬姥姥的丈夫馬吹。萬本是崆峒派裏的人物。這螳螂功一向是傳媳不傳女的。馬姥姥因為要給她的丈夫報仇。再則只有一個女兒。也沒有兒子。所以不得不破例。將這門功夫。教給他的女兒了。月姑師太一向不知道馬素英有這種驚人的絕技。所以方才



一口不阻的和她對手。她見馬素英將螳螂功使了出來，便吃驚不小。正要逃走。那裏還來得及呢。只得一低頭。一把八千煩惱的青絲。已經被素英抓住了。她着力一扯。根根離肉。霎時露出一頭的血珠來。月姑師太喔唷一聲。右脇下早給馬素英抓了個碗大的窟窿。接着又是一把月姑的粉龐。已經半邊不知去向了。雙手一揸。眼見得不活了。馬素英冷笑一聲。將她的屍首往花叢中一扔。轉過身來。出了園門。進了西煖房。見了她的母親。免不得在她的母親跟前加油加醬的說月姑怎樣的侮辱她。怎樣的欺滅她。惹得一時性起。故而將她做了。馬姥姥聽得不獨不怪素英。反將已死的月姑師太。一頓臭罵。說她狗心狼肺。不顧舊情。一面分咐人到園裏。將她的屍首埋了。馬素英便將月姑將良驥帶在東秘室的一番話。說與姥姥。又說



良驥如何英俊。如何溫文。馬姥姥在少年的時候。一夜交過三十六個人的風月場中的一員健將。聽了她女兒的話。豈有不明白的道理。便和素英來至東密室。見了良驥。一表非常。她掀開一張鱖魚嘴。朝素英一陣獐笑。放開劈毛竹的喉嚨。說道。我的兒啊。怪不道你將月姑做了。原來還是爲着他呢。罷罷罷。去了一個乾女兒。得着一個好女婿。我總不吃虧了。你既有意。爲娘豈能阻止你。她說着向良驥問道。公子哥兒。我們小姐看中你了。不知願意不願意。如果願意。成婚之後。也不須回去了。就在我這兒住着。談到我們的家私。雖比不得你們府上富有。却也還過得去哩。水旱田八百多畝。大廈高樓。也有七八十間。花驃駿馬。三五十匹。皆可以牽得出來。吃的穿的。皆不用你擔一些心事的。你看我家小姐。這個模樣兒。還配得上你麼。良



驢只不做聲。馬姥姥笑嘻嘻的說道：「一個小夥子家，怕的什麼羞呢？也不是未出閣的幼女。聽到人家談到她的婆家，馬上就跑了答應，不答應。說一句有什麼要緊呢？良驢暗自打算道：今天如果不答應，眼見得一條性命，要送掉了。答應罷。」我羅良驢堂堂七尺的大丈夫，難道就和這賊盜的女兒結合了不成？而且我對得住我那綠君麼？他思前想後一陣子，猛的轉出一個念頭來，便毫不疑遲的答應道：「既承姆姆的盛意，我羅某豈敢故却呢？」馬姥姥點頭笑道：「好哇，有這樣的好差使，誰都答應了。休道你哩。撞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及當日。就是今晚替你們倆將事情做了，省得以後見面羞縮縮地。我也了得一條手續了。」他說着竟自先走了。祇落馬素英一個坐在帳子傍邊，將粉頸低垂到胸口，一言不發。良驢趁勢說道：「姐姐，你聽見麼？」



姆姆既然看得中我。允許將你配我。我自當十分感激的了。但是還兀的將我綑得扭股糖也似的。難道就綑着和你成親不成。馬素英聽得。連忙走出房去。半天才回來。手裏拿着一把亮晃晃地小剪刀。到了床前坐下。慢慢地將糜皮索。一根根的剪斷。又將垂脚八十八把小倒鬚鈎子。一隻一隻在良驥的身上取了下來。良驥這才恢復了自由。坐了起來。將手脈搓了一陣子。血搓和了。才向素英笑道。姐姐眼見要到吃中飯的時候了。既然是今天成親。你也該去收拾收拾。預備做新娘子了。馬素英聽他這話。羞得粉頰生霞。閃着星眼。向良驥一笑。也不答話。站起身來。婷婷嫋嫋的走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自有交代。

評曰 男淫女穢。三鷹幫人物卑鄙。可見一斑。月姑其淫穢尤甚。



者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方謂如意珠子已握掌中，執料反因此以殺身。其警惕之旨，詎不深哉。

第二十七回 白水黑山英雄驚異夢 錦屏繡幕利刃斷痴情

且說良驥見馬素英走後，連忙下得床來，在桌上先取了自己的後發雙鋒劍，意欲開門逃走。誰知倒拔門門，拔了半天，再也莫想得動分毫。良驥好生焦燥，猛地想起月姑師太給她做了的話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暗自思量道：月姑那樣的了得，還給她做了呢。我出去假若碰見她，還想活麼？想到這裏，將一股要走的勇氣，不知不覺的消滅到烏有之鄉了。倒退幾步，放下寶劍，坐在床前，儘是納悶。一顆心上好像倒翻了五味瓶似的，酸甜苦辣鹹一齊湧了上來。暗自尋思道：我那綠君現在不知焦急到什麼樣兒呢。家駿鐵頭等一班朋



友一定也是替我擔着心事的。我的姐姐和表妹雪鵲。刻又不知怎樣了。她們能有人救了還好。如果沒有。那麼還堪設麼。他一個人悶悶地坐在床前。將這些心事。一幕一幕的在腦海裏面演映個不。不多時疲倦極了。和着衣裳躺下。合起雙眼。一會子。覺得自己又到一個世界了。青山綠水。異鳥奇花。實心悅目。他自己却立在一個茅亭裏面。對面就是一座高出雲表的青山。山下有一條小河。曲曲折折的繞護着山根。河裏的水。明淨得和玻璃相似。水裏的游魚。多類是龍頭鳳尾的大金魚。在那綠如翡翠的藻類這面。游來游去。悠然自得。隔岸一帶柳堤。千百棵垂絲的楊柳。初開青眼。遮映着漫無邊際的桃花。紅綠相間。說不出一種天然的風趣。再朝西一望。一片金黃色耀人眼簾。乃是由凹裏有一塊平原。大約在數十畝的光景。



罷一式開着菜花良驥暗喜道：「這個去處多麼美麗啊！我要是能夠在這裏住着，情願一輩子不在與塵世相見了。」這裏的景緻，我像煞在什麼地方見過的，只苦一時想不起來了。他便在亭裏的一張石檯上面坐下，斜倚着石欄，呆呆地想了一會。忽然自己對自己說道：「你在做夢了。這裏的景緻，我又何曾見過的。原來是在九歲的時候讀古文觀止裏面有一篇桃花源記，我讀了，一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這幾句，每每起了一種幻想。不料今天果然有這種景緻，映到我的眼簾裏了。我倒要學一回武陵人哩。他說着便起身出了茅亭，慢慢地踱到溪邊，順着一條鷄卵石舖的小甬道，走了向西，約摸走了二里多路的光景，到了小溪盡頭之處了。有一條曲徑，直通山上，他便倒剪着雙手，由這曲徑直向上面走。



來。剛剛轉過了一個石坡。瞥見兩隻吊睛白額的大蟲。蹲在路旁。睜着四隻大如銅鈴的眼睛。眈眈的對着他怒視。良驥忽地見了。倒是一驚。後來想起自己有一身本領。怕牠什麼呢。他想到這裏。便鼓足勇氣。挺腰凸肚的從兩隻大蟲的中間昂然走了過去。這也奇怪。那大蟲竟一動也不動。好像沒有看見的一樣。良驥也自奇怪道。這兩隻大蟲。難道是死的麼。見了人怎地文風不動呢。哦。牠們莫非也知我羅良驥的本領麼。這倒說不定。這大蟲通靈了。也未可知哩。他一面懷疑着。一面又走了好多的路。耳鼓裏猛的冲着氣喘如牛的聲音。他抬頭一望。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倒退了幾步。你道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在他的前面有一條千尺的錦鱗大蟒。昂起頭來。好像一座寶塔。正在那兒向空中吁氣。這時正有一陣烏鴉。從上面飛過。不知



怎樣一隻隻的都投到牠的口中去了。良驥大驚。暗道。這孽障倒難纏哩。偏生又將一條小路。給牠的身體完全寒住了。正要回頭。猛可裏一陣仙樂的妙音。直從上峯飄了下來。他聽得忙立定脚步。仰起面來。隱隱的望去。只見第二層峯上。站着不少的霓裳仙子。弄簫吹笛。另有一班肉翅的乳孩。在傍邊應節跳舞。良驥看得呆了。便思另想從別處尋路上去。再一回頭。只見萬丈深潭。斷崖絕谷。他自己立的地位。却正靠在絕崖的邊上。休道尋回路了。便是朝後稍退半步。對不住就請你到深無底際的潭裏去了。那潭裏黑濤凶湧。十分怕人。良驥到了這時候。不覺欲行不得。欲退不能。踟躕着半天。毅然說道。今天碰到這種的境遇。有死而已。寧可前進。誓不後退。他打定了主義。一蹲身拾起盆大一塊石頭來。對定着大蟒的頭上擲去。不偏



不斜。可巧擲個正着。那條大蟒疾如風雨的竄走了。良驥大喜。忙順着小道。又走上去。轉過了第三層峯頭。露出一片平原。遠遠的望見東南角上有一所房子。紅牆映日。門前繁着好幾條駿馬。他暗想道。那個房子裏面。定是神仙居住的了。我倒要去參觀參觀哩。他說着。便朝這房子的門前走來。還未到門前呢。忽聽一陣馬蹄得得的聲音。三個女子從上峯直衝下來。第一個穿着銀紅灑花的小襖。肩背一枝寶劍。第二第三却是丫頭的打扮。却也斌媚動人。那個穿紅衣裳的女子。豔媚得舉世無儔。最可怪的。便是她的眉稍眼角。却有幾分和馬素英相仿。她三個到了紅房子的面前。飛身下馬。紅衣女子回頭朝家駿望了一眼。低頭一笑。輕移蓮瓣。翻若驚鴻的跑到屋裏去了。那兩個丫頭走到良驥的身邊。齊折柳腰。福了一福。含笑說道。



貴人此刻不請到屋裏去坐地。却在這裏呆立着做什麼呢。良驥聽得這話。竟不知從那裏答話。紅漲了面孔。愣愣地站在那裏。一言不發。那兩個丫頭。更不客氣。一人拉着他一隻手。走向屋裏而來。良驥要想退讓時。已經不能了。走到門前。只見牆上的紅色鮮豔得和血一般。微風吹來。腥臭中人欲嘔。良驥一陣惡心。險一些兒吐了出來。辟住氣。隨那兩個丫頭走了進去。過了前廳。到主屋裏。只見燈燭輝煌。紅氈鋪地。一羣梁人在堂前吹拍。有兩個丫頭。扶着一個宮粧的女子。面朝神前立着。此刻突聞堂上吃吃的笑聲。有人說道。好個新郎。真是官派。我家小姐。在等候了這許多的時候才來。快些來交拜天地罷。良驥再朝兩面一望。只見站着不少粉白黛綠之輩。而且一個有一個的丰標。一個有一個的韵格。大都在十七歲以上。二十歲



以下的衣香鬢影。人世所無。良驥心下暗想道。不想今天無意中和仙妹成了眷屬。這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了。他一壁暗喜。一壁偷眼看那新娘時。却正是在門前穿紅衣裳的那個女子。如今宮粧禮服。穿了起來。越發嬌豔不凡了。一會子交拜已畢。並肩入房。房中的陳設自是好的。不必細說。不多時。天色已晚。交盃酒罷。携手入帳。良驥伸手去替那個女子剛剛解了一個鈕扣。那女子忽地一聲猙笑。頭搖了兩搖。粉面烏頭。頓時改變了一頭短紅髮。吉祥草一般地分飛在額上。青面獠牙。一對眼睛。像兩盞綠燈。眈眈的注視着良驥。把個良驥嚇得魂不附體。滾步出房。直向外面跑來。那個夜叉式的新娘。大嚎一聲。褪了宮粧。露出兩段熟藕也似的膀臂。隨手抓了一把三股鋼叉。飛也似的直追出來。良驥跑到前廳。只見那些賀客。沒一個不



是妖魔鬼怪。那裏共設七八桌酒。那些獸首人身的朋友。正自啾啾。啾啾。據案大嚼。良驥更是魂飛天外。拔步飛逃。到了門外。只見那紅牆面上。貼着一層人皮。最可怕的。便是那些人皮。沒一張不鮮血淋漓的。他拚命價的直向東南逃去。那夜又在後面追得一步不放。這時天昏地黑。山路崎嶇。五步一傾。十步一跌。也顧不得衣裳扯碎。額血涔涔。順着一條路影。直向山上奔去。不多時忽地一道電光。直射下來。將下半山照耀得如同白日。遙見前面第一層峯上。站着個道粧的女子。良驥再細細的定睛一望。更非別人。正是他的唯一知音。靳綠君。他不覺失聲喊道。綠君救我。綠君救我。立刻跪到她的身邊。一把將她的玉體抱着。她伸出玉手。在良驥的額角上。點了兩點。粉龐上現出一種嗔怒的樣子來。向他說道。快點去罷。人家等候你久。



了。良驥不禁失聲哭道。你敢是遺棄我了不成。他一句還未說完。猛聽得耳邊有人說道。羅家公子。敢是着了瘋魔不成。良驥再睜眼看時。那裏還有什麼綠君。原來是一場南柯大夢。懷裏摟着一個小丫頭。他忙放了手。那小丫頭笑道。誰是綠君。你方才嘴裏講的什麼話。啊。我家太太請你到西邊的暖室裏換吉服哩。快些兒隨我動身罷。良驥一面拭去了額上的汗珠。一面只是迴想夢中的情景。那個小丫頭的話。他一句也未曾聽見。那丫頭又說了一遍。他仍是未曾入神。此刻又進來兩個稍大的丫頭。向那小丫頭罵道。臭蹄子。隨便叫你做什麼事情。都是搖鈴打鼓。慢吞吞的。好像是擺渡的船家養的。太太在那兒等急了。你還在這裏幹什麼。仔細着你的皮。那個小丫頭忙道。姐姐們又來錯怪我了。我來的時候。羅家公子正在睡着。我



又不敢將他驚醒。方才他醒了。我向他說了兩遍。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那個穿綠襖的丫頭。兜頭向小丫頭啐了一口。說道。別扯你娘的臊。滾出去。兩句話都說不完全。想是你這蹄子。拙口夯舌的。說了什麼沖撞的話了。那個小丫頭撞了一鼻子灰。也不敢答話。出房去了。那兩個丫頭。一齊走到良驥的面前。福了福。齊聲說道。太太請姑老爺到西暖房去換吉服哩。良驥只得應了一聲。悶悶的隨着她兩個出房。到了西暖房裏。換了吉服。又用了些茶點。已到中正的時候了。馬家兩個家爺。在西暖房裏。陪着良驥閑談着。外邊衆僕人丫頭。往來奔走。忙得不亦樂乎。附近各山寨。得到這個信。免不得都要來賀喜。單蜀山湖裏的水盜首領。共到五六十名。馬姥姥笑逐顏開的派人招待。不一會。樂聲奏起。兩個家爺。陪着良驥回到裏堂上。和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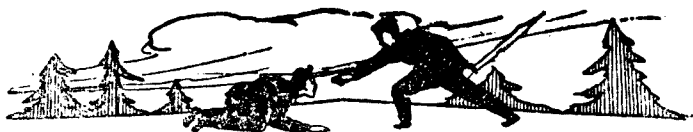
素英交拜天地。良驥想起夢中的情形來。不由渾身的汗毛。一根根直豎起來。天地拜罷。又給馬姥姥見禮。馬姥姥一張蹙嘴。笑得像糞箕一樣。直合不攏來。樂聲一止。新郎新娘。同入洞房。在前廳吃酒的那一班大盜。一個個喝了個二五成一十。醉醺醺的擁進洞房。大鬧特鬧。有的將臉子塗得和黑白無常一樣。有的扭扭捏捏的學小腳走路。有的粗着嗓子狂喊一聲。有的在新娘子面前做鬼臉子的。還有的拍手大笑的。還有的隨聲附和的。形形色式真個是筆難盡寫。「這鬧新房的惡俗。在北地以山東省爲最厲害的了。還記得有一家娶了一個美貌的媳婦。那一班親友一個個又羨又妬。到了吉日那一天。晚上。大家循例來大鬧新房了。什麼花樣都做過了。最後到了鬧無可鬧的時候。他們便想出一個特別的法子來。拿一隻煮熟



了的雞蛋。剥去了殼子。要求公公和新娘子合吃這一隻雞蛋。但是這吃法。可又是新奇特別的。你道是怎樣的吃法呢。須要將雞蛋先塞到新娘的口中。由新娘的口中。含着一半。還有一半。公公來就着她的嘴咬了下來。你想這種鬧法。不但不雅。而且有傷風化哩。那主人家自家是不肯承認的。鬧新房的朋友。便認爲主人太看不起人了。而且鬧新房向有專例。主人家沒有回口的可能。他不答應。不啻就是逐客出門了。於是激動公憤。將新房裏打得落花流水。主人翁當然不甘受這種奇恥大辱。便到官裏去擊鼓喊冤。最可笑的。便是那位縣太爺。問明了原告的理由。他振振有詞的打着藍青的官話說。你這個混帳東西。這鬧新房本來是人家恭敬你的。假使你沒兒子。不娶媳婦。誰還來向你鬧呢。本縣要是問到這些不要緊的事情。



覺都不要困。飯都不要吃了。這件事有什麼興訟的必要。混帳。混帳。打二十板子。給我趕出大堂。一列公。天底下像這種不煞風景的大老爺。恐怕沒有第二個了。小子寫到這裏。不禁有了一種懷疑。你們道我懷疑什麼呢。我恐怕這位大老爺。也是個鬧新房的大家啊。哈哈。閒話少說。再表羅良驥。坐在梳粧台前。忍住一肚皮的惡氣。讓那些強盜。鬧了半天。滿指望他們就走了。誰知那幾個強盜。偏生不識相。得緊。鬧了又鬧。鬧之不休。最後有個強盜。請新郎和新娘當着大家親個嘴。大家立刻退出新房。良驥那肯答應。理也不理。那個不識相的強盜。胡小狗子。笑嘻嘻的走到良驥身邊。伸手握着良驥的手腕。說道。新貴人。請你快些罷。不要將辰光担誤了。而且這親嘴又是快活的勾當。你又何必學起假斯文來呢。良驥一聲冷笑道。好。我來



親嘴給你。他說道：站起來，將胡小狗子的手一抓，胡小狗子大喊一聲，雙眉緊皺，險一些兒直哭出來。良驥冷笑道：這樣的膿包，還配來鬧新房麼？快些兒請出去罷。他說道：將胡小狗子好像捉小鷄似的，提起領頭，攢出房來，跌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那班強盜吃驚不小。大家見胡小狗子吃了苦頭，誰也不敢再鬧了。自己掉蓬，自己轉舵的出房去了。這裏喜娘才安排交盃的酒菜。良驥和馬素英並肩坐下。那喜娘手執銀壺，便過來給他兩個斟酒。良驥搖手說道：這裏用不着你們了。你們可以出去罷。那兩個喜娘巴不得的這一聲呢。連忙走了。良驥手執銀壺，自己先滿滿地斟了一盃，然後又給馬素英斟了一盃。帶笑說道：娘子請進一盃。馬素英毫不推辭，舉起盃子。一仰粉頸，吃了。良驥接着又斟第二盃。她又吃了。良驥將第三盃斟



滿却不叫她就吃。只含笑說道。今天是快活日子。人生百年。不過就
定今天一朝。我們何不暢飲一回呢。良驥說罷。她微微地點頭笑道。
如此甚好。我陪你飲個痛快就是了。他倆一遞一盃。直飲到月上花
梢的時候。馬素英酩酊欲絕。兩頰噴霞。扶着良驥的肩頭。只是憨笑。
良驥趁勢又勸了她幾杯。素英真個沉醉得不能動彈了。良驥附着
她的耳朵旁邊。輕輕地問道。姐姐你可要再吃了。她搖頭微笑道。不
能再吃了。哥哥你快扶我到帳子裏去。不要担誤了大好的良宵罷。
良驥將她扶到床邊。她一歪身子。和衣躺下。不多時。香息微呼。好夢
已熟了。良驥將房門關起。一個人獨坐窗前。呆呆地出神。想了半天。
便走床前。寬衣解帶。方將頭上一頂水晶頂的瓜皮小帽。除了下來。
猛的跌脚嘆道。唉。羅良驥啊。你難道真個迷失了本性麼。想你這樣



的一個英雄好漢。就和賊盜的女兒。終身相伴了麼。你還記得綠萼村在靳家的錦帳裏。綠君對你那一番的情形嗎。這樣見新忘舊。還成一個什麼人呢。我要問你。你的良心上對得過靳綠君嗎。將來還有面目去見天下的英雄嗎。你太糊塗了。你太不值了。他自言自語的一會子。不由的移步離開床前。仍舊坐到窗前。悶悶的半晌。暗自躊躇道。如今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但是一枝寶劍。又落在東套房裏。不去取來。怎能動身呢。而且這裏一個。如不趁此機會。毅然將她做了。將來也是貽患無窮。他想到這裏。便將長衣一齊脫下。單單的直留一件緊身小襖。他却不開房門。這將窗子一開。颯的穿了出去。上了東耳房。將天窗一撬。翻身下去。一按關振子。秘密的門開了。他走進去了。將一枝狻猊雙鋒劍。取到手中。心中便放了幾分。後由原路回



到洞房。悄悄地將窗門關好。惡很很的拔出寶劍。大踏步闖到床前。一手將帳子一掀。一手執劍。正待結果她的性命。瞥見她面若桃英。肌如霜雪。那一種可憐可愛的樣兒。早將良驥的殺人心。溶化了。他呆呆的立在床前。對着她的粉龐上。注視了半天。一枝寶劍。不知不覺的和他的手脫離關係了。嗆唧唧落在地板上。良驥這一驚。非同小可。忙蹲身將寶劍拾起。藏在背後。再來看她時。只見她帶雨海棠也似的酣睡。一些兒也沒有動靜。良驥這才將一顆突突亂跳的心。強自鎮定了。暗道。我不信這樣一個荏弱的女子。月姑師太那樣的了得。竟給她做了。還有一種。使我永遠不會明白的。大凡做强盜的人。大半是凶眉暴眼的。便是強盜婆娘。誰不是滿臉的橫肉。夜叉也似的呢。月姑師太雖然秀麗。但是還有幾分妖淫的樣子。獨有這馬



素英不獨一些兒強盜的氣度沒有。連許多的大家閨閣。都不及她來得齊整哪。就是比我那綠君。真個有過之無不及。唉。素英啊。你枉生這個好模樣兒。怎地會落到這個匪窟裏來呢。可惜。可惜。你假使生在一個好人家。那麼。不是和綠君雪鵠等一流人物麼。我不可憐你。我只可惜你。你錯愛了我。你錯認了我。可是我做了你。你却不要埋怨我無情。因為種種的關係。我不得不這樣的。我不做了你。那麼我不是也要隨你做強盜了嗎。我逃走了。不做了你。你酒醒了。豈肯和我好好的甘休了麼。我做了你。正所謂成全你的一身名節。你現死了。多麼乾淨啊。你在九泉下覺悟。定要感激我的了。如果我現在放了你。你向後一定要淪沉孽海。將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兒。成爲萬人不齒的了。素英。我却不能說你不識人。只是我因有了知音。



勢必要這樣的做法。他說到這裏橫一橫心。將寶劍從背後轉了出來。正待……但是見了她那副惹人憐愛的面孔。不禁將一隻手重復垂下。任你是鐵心石腸。到了這時候也要換一聲無可奈何了。他三番兩次要結果了她的性命。無奈手腕如棉。連一枝寶劍漸漸地提不起了。良驥暗自點頭嘆氣道。罷良驥啊。你不是誅盜如草的英雄麼。怎地今天一個小小的女子。你却沒有本領。結果他呢。他正自嗟嘆的時候。猛聽得更鼓已敲三下了。良驥猛地道。咳。羅良驥啊。現在儘在這裏游疑什麼。等她的酒醒。你便往那裏逃走呢。他想到這裏。咬緊牙關。將臉掉過去。一劍下去。只聽得啵啵一聲。這正是。

最是不堪回首處。

杜鵑啼落滿園花。

再表羅良驥殺了素英。不忍回頭。提着寶劍。推開窗子。躡了出來。飛



身上屋向西北逃走了。此刻正在丑牌時候。天昏地黑。伸手不見五指。只望見一條路影子。髣髴認着。向前逃去。不多時。猛聽得後面放出一種劈毛竹的聲音。喊罵道。好小子。膽敢將我的女兒殺了。現在想逃到那裏去。饒你逃上天。老娘也要追到靈霄殿。和你將這條老命拚了罷。良驥吃驚不小。運動眼功。向後面望去。只見來着。更非別人。却正是馬姥姥。她握着扑刀。秋風一葉似的。直追下來。良驥只得將陸地飛騰法的功夫。使了起來。誰知馬姥姥也使出草上飛的功夫。將一個羅良驥直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未知良驥能否逃走。下文分解。

評曰 馬素英之於羅良驥也。可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然羅良驥非真無情。其所以終於殺馬素英者。一不肯失身爲盜。

二不肯有背綠君。况馬素英之殺月姑。名雖救己。實則以暴而易暴。本無情義可言。然則欲其不於繡枕鴛衾。演洞房慘劇能乎。

第二十八回 黃石崗公公誅姥姥 白雲觀妹妹救哥哥

話說良驥被馬姥姥追得無路可逃。心中暗想道。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子。能有多大得能耐呢。她既然這樣的緊緊逼我。索性做了她。再走。他心中打定了主義。便將寶劍拔出來。立定脚步。大聲喊道。你這馬老婆子。自己討死。却不要怪我了。馬姥姥氣得潑聲罵道。好個囚賊崽子。我家女兒。和你有多大的仇恨。你逃走儘可逃走。爲什麼要將她殺了呢。好小子。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我們且來併個你死我活。她說着一起扑刀。對定良驥的肩頭砍來。良驥一側身。舉劍相迎。滿擬這一劍上去。定要將她的扑刀毀了。不料劍口碰到刀口。





擦的一身。火星四射。良驥一驚。忙收回寶劍。跳出圈子。正要看看寶劍。有沒有傷損。誰知馬姥姥的扑刀。旋風也似的直向他的下三路掃來。良驥雙足一縱。讓過一刀。馬姥姥縱身起來。揸開五指。直向良驥的頭頂抓了下來。良驥識得是螳螂功。那敢怠慢。忙一躡身。往斜次裏一躡。總算將她這一着讓過了。他倆重復又搭上手。一顛一扑的大殺起來。拚死併活的奮鬥了一百多合。馬姥姥的刀法。一步緊似一步。將良驥逼得只有招架的功夫。沒有還手的能力。而且她那張扑刀。是鏢子精鍊的。和寶劍寶刀是同樣的硬分。重四十八斤。所以一刀下來。良驥架去便覺沉重異常了。良驥見勝他不得。而且吃她逼。祇有招架的分兒。不禁滿心焦燥。大吼一聲。霍地一躡。跳出圈子。劍法一變。將那一路亂披風的劍法。翻翻滾滾的直使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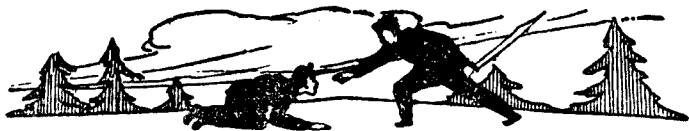
馬姥姥嘻嘻的笑道。我的兒啊。你將這路亂披風的劍法使出來。嚇老娘麼。你不要做夢罷。老娘也使一個小小的頑意來。給你瞧瞧。她面說面將刀法一變。頓時刀光如雪。分辨不出她的一些兒影子。目迷心駭。眼見四面八方都是馬姥姥。良驥不怯。使動那路亂披風。儘夠敵住。不多時。那路亂披風的劍法使完。良驥知道不了。趕緊將子子功夫使了出來。翻騰跳躡。好不容易才將她的一路刀法敷衍了。此刻東方發白。祇賸幾粒殘星。光而不亮的在天空中。曉風習習。冷氣逼人。良驥到了此時。已經殺得汗流夾背。再也不能繼殺下去了。丟去一個架子。回頭就走。馬姥姥那裏肯捨。潑步追了下來。良驥荒不擇路的向西北面躡過去。直到日出東山的時候。到了一個村落的面前。只見這村落的前面一帶。萬竿修竹。夾着許多的蒼松翠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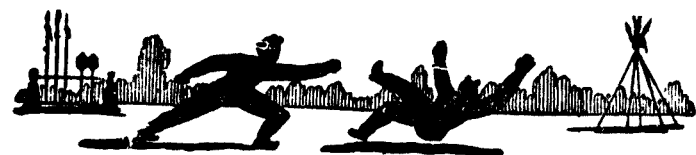
微風吹來。有龍冷虎嘯的氣象。良驥也不管吉凶。從松柏的林中直躡過去。只見那一帶。亮眼竹籬的傍邊。一個空場上。有一個七八十歲的紅臉老頭子。手裏捧着一隻大木桶。向嘴裏傾倒着。良驥越過竹籬。那個老頭子好像已經看見他了。忙將手裏的一隻木桶丟下。慢慢地走了過來。向良驥揚聲問道。兀那孩子。大清老早的不在家中睡覺。却在外邊跑的什麼。良驥忙道。老丈休問。小子的性命。就在頃刻了。那個老頭子。很驚訝的問道。誰要害你。告訴我聽聽。看我來救你。良驥道。老丈休問。告訴你也是無益。還是讓我快一些。逃命是正經。那老頭兒道。嗟。我倒不明白你的話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快些告訴我。我或者可以能夠替你設法呢。他說着。伸手將良驥的右手抓住。笑道。快告訴我。良驥急得滿頭大汗。要想掙脫。誰知用盡了



生平之力。再也莫想得動分毫。此刻馬姥姥惡鬼也似的。披着一頭的白髮。握着一張扑刀。已經由竹籬那邊。直躡過來。良驥這可急得要死。忙大聲說道。老丈快放手。我的對頭到了。遲一些兒。連你的性命都要送掉的。他呵呵的笑了一聲。慢吞吞地的說道。嘎。我倒不相信。這老婆子能有多大的能耐。你便怕得什麼似的。說時遲。那時快。馬姥姥已經躡到面前。用刀向那個老頭子一指。潑聲說道。你這老兒。快些走開。不要白白地將性命橫在我這口扑刀上面。那老頭子呵呵的笑道。這麼大的年紀。還稱十幾歲的小孩兒一般見識。真是沒大沒小的了。我勸你且將老火熄一熄。回去罷。不要自討沒趣哩。馬姥姥聽他這話。不禁無名的火起。大聲說道。你這老糊塗種子。他是你的什麼人。你便這樣地庇護他。我且問你。你有幾個老頭顱給




我砍呢。那老頭兒呵呵大笑道。你問他麼。他是我的徒孫兒。我難道庇護他不得麼。他說着。撇下良驥。向她說道。老漢沒有多少頭顱。祇有一這顆老得不堪的腦袋。你有本領儘可來砍罷。誰躲讓一下子。便是磚頭。你只管來罷。馬姥姥聽得。一聲狂笑道。原來。原來。原來。他是你的徒孫。那麼先來和你將帳結了再說。她說着。翻起一刀。照定那老頭兒的頸後砍了下來。刀光到處。只聽得唳拍一聲。馬姥姥那張刀的口。捲得和餃兒一樣。再看那個老頭兒。仍然站在那裏笑。嘻嘻地。好像沒有覺得的一樣。馬姥姥這可慌了手脚。那老頭兒笑道。這樣的本領。也要到老漢面前來賣弄。真是醜殺人咧。看你這個樣子。只消老漢一口唾沫。就請你到外祖家去了。他說道。將兩片鬍子嘴一掀。霎時一道白光。直對着馬姥姥的頂門射來。馬姥姥再想讓



時已來不及了。天靈蓋早已不知去向。雙手一放。撲地倒下。眼見得不活了。良驥在旁邊驚得呆了。慌的走過來。伏地便拜。那老頭兒笑呵呵的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說道。好孩子。不要拘禮了。隨我去坐地罷。列公。你們知道這個老頭兒。姓甚名誰呢。原來是武當派裏的第二世的人物。名叫張大公。他自幼和峨眉山派裏第一世祖了塵大法師。是在一起的。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了塵出家。在南派裏學得渾身武藝。張大公此刻在武當派裏也就嶄然露出頭角來了。他兩個情投意合。不時在一起研究。後來了塵和南派發生了意見。便獨創峨眉山派。張大公同時也和武當派宣告脫離了。張大公便和了塵在峨眉山廣收徒弟。後來武當派裏的主要的人物。對於張大公「爬尊」這層事。大不滿意。（按爬尊即是出派）聯名到峨眉山責問



張大公並且要按例治大公的罪。大公受了這種的打擊。不禁灰了心。便和了塵分手。在南旺的東鄉黃石崗下。隱居下來。誓不與塵世相擾。三間茅屋。二袖清風。倒也悠然自得。有時興來。一壺美酒。兩尾鱸魚。自斟自飲。未醉先歌。聲震山谷。那黃石崗下的居民。也不識他爲如何人。只覺得他待人接物。和霽可親。於是大家也就樂於和他接近了。有人問起他的名姓來。他總是笑而不答。因此大家無從知道他的名姓。大家便順口叫他做公公。他也承認做公公。你家喊公公。我家也效法。將一個驚神泣鬼的大劍俠。竟叫成衆人不知名姓的公公了。他的衣食。俱由大家輪流供應着。他自己在黃石崗上。親自也種了三畝山田。收的禾苗。與衆人互相調換着物品。用不掉的金錢。和吃不了的糧食。皆佈散給窮人。有一次運河裏大批鹽匪。登



岸打刼。到了黃石崗。給公公兩口水噴倒了三十多個。那些強盜識得厲害。拚命價的逃了。因此黃石崗的居民。才知道公公有這種驚人的絕技。格外奉若神明。其實不過小試其端。還有無限的驚人本領。在藏着哩。閒話少敘。再表張大公將良驥帶到自己的屋中。對他說道。孩子你認識我麼。良驥忙道。晚輩眼生得很。大公便將自己的來歷對良驥說了。慌得良驥伏地便拜。連稱祖師在上。弟子失敬了。他笑呵呵的將良驥從地上拉起來。說道。既是自己人。又何必這樣地客氣呢。良驥笑着問道。不知道師祖怎能知道弟子有難呢。他握着鬍子笑道。凡事莫非前定。前三天你的大師伯從我這裏經過。他曾對談起你來。我當時就質問他的。你既知道你的師姪有難。爲什麼你不去救他。却叫我老天拔地的來煩神。他說我應當和你有一



面之緣。別人不能強救的。我強他不過。只得答應。可是我只是懷疑着。雖然他有先見之明。但是那裏就這樣地準確呢。不料今天你果然來了。倒不可不佩服你的大師伯咧。好孩子。你的慧根不淺。好自爲之。須知峨眉派裏的第三世裏。祇有你們小夫婦兩個。將來可以達到成功的目的了。不過塵緣俗障。你們却要兢兢的自守。一染指便能將大好的根基。毀壞了。切戒。切戒。良驥聽他這幾句話。不禁汗流浹背。毛骨悚然。附首半晌。不敢答話。他又說道。如今尙有一層事。急須你去解決。遲則有誤。良驥忙問他是什麼事情。他道。你去自然就會曉得了。目下我不便告訴你。你將這事做過之後。遇到你的各位師伯叔。代我問好。只是休要將我的住址告訴他們。如果到蜀中去參見你的祖師。也要代我請安。請安。良驥一一的答應了。此刻小



個十二三歲的小僮。捧了一盤煨芋過來。又倒了兩盞竹葉的清茶。良驢用了兩隻煨芋。又飲了一盞茶。便告辭動身了。由黃石崗直向歷城而來。過了大汶河。天色已晚。他便想施展起飛行功來。早一些兒到家。和大家相見。省得他們牽念着。正要將功夫使運起來。猛聽得路旁有人在嚶嚶的泣着。良驢好生詫異。忙張目四下裏一瞧。只見道南一塊荒田裏。葬着一座新塚。塚傍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兒天兒地的哭得戳耳攢心。十分悽慘。良驢倒被她哭得立定了脚步。側耳凝神的聽那個婦人哭道。苦命的兒啊。你究竟是誰殺了的。你不妨託一個夢與爲娘。爲娘自當替你到城裏去喊冤。你可知道你的弟弟。今天又不知去向了。爲娘守了三十年的寡。不過想將弟兄兩了伴了出來的。誰知半路上出了這樣的橫禍。我一個孤



鬼兒兀的活在世上。還有什麼趣味呢。不如死了倒乾淨咧。良驥聽到這裏。好不蹊蹺。暗道。這婦人的口中話。莫非就是張師叔祖交代我的事麼。我且不管他。先上前去問問他的究竟。他便移步走墓前。向那婦人揚聲問道。姆姆。你的兒子怎樣給人家害死的。請你告訴我聽聽。那個老婦人將眼淚拭去。朝良驥細細望了一會子。才哽哽咽咽的說道。哥兒。你問做什麼。良驥道。你告訴我。我或者可以替你報仇呢。那婦人聽得這話。連忙撲地跪下。只是碰頭說道。如果你肯替我的兒子報仇。我便給你供長生祿位牌了。良驥忙道。快休如此。有話好說。這算什麼呢。那婦人哭道。不瞞哥兒說。我家姓梁。我的丈夫梁文燦。在二十二歲上。便得了一個癆病死了。單剩下我和兩個兒子。可憐我茹苦含辛的。好不容易將兩個兒子領成人。大兒子玉



田十八歲在東邊白雲觀裏設了一個館。到了那裏三天。不知怎樣回家的時候。被人家在這裏荒地殺了。當天夜裏。又接到一封無頭的信。不准我到官裏去出首。偷去出告。連我也殺了。我嚇得怎敢去喊冤枉。只得將我的兒子屍身。先自埋葬了。不料我的小孩子。玉柱。今天也丟失了。哥兒啊。人心是肉做的。不是鐵石啊。我怎能不肝腸痛斷呢。良驥低首一沉吟。忙問道。你的兒子平昔有沒有仇人呢。那婦人忙道。可憐我那苦命的兩個孩子。平日和人家沒有出閣的姑娘一樣。連生人都不大敢見。那裏還有什麼仇人呢。良驥又問道。這白雲觀裏是不是和尚在裏面住的。那婦人道。不是。不是。在觀裏的全是尼僧。却沒和尚。良驥點頭會意。便向那婦人說道。姆姆。你不要悲苦了。這案子有了頭緒了。你可曉得。殺你的兒子。拐你的兒子。是



誰啊。就是白雲觀內那班尼僧啊。那婦人連忙將手向他她搖着說道。哥兒。快休亂道。不要被她們知道。連你走不開啊。良驥忙道。你這話怎樣的講。她道。哥兒。你不是此地的人麼。良驥道。我却不是此地的人。那婦人忙站起來。先向四下裏望了一會。只見暮色蒼蒼。濃霧已起。黑越越的看不見什麼行人在路上走了。她才低聲向良驥說道。哥兒。你只知信口的亂說。可知這白雲觀裏的來歷麼。良驥道。不知道。她道。這觀裏的當家的。叫做臥霞。她的手段真大。和縣大老爺還呼兄稱妹的呢。城裏的一班有頭臉的人物。那是格外不用說了。沒有一個她不認識的。我的兒子。却也是她薦到觀裏去教書的人。家這樣的好心待我。還能說人家害的麼。天理也難容哩。良驥聽得十分明白。便問那婦人道。姆姆。你的家住什麼地方。你且告訴我。我



今天將你的小兒子送到你家去。或者還可以將仇人殺了呢。梁氏又驚又喜的說道。哥兒。你這話是真的還是假的呢。良驥道。誰和來說假話呢。她伸手指着北面那座村落說道。那村落裏第三家。便是我家。良驥點頭道。曉得了。你放心回去罷。千萬莫要自尋短見啊。我明天總將你的小兒子送到你家就是了。那婦人千恩萬謝的收淚走了。良驥順着方向。往白雲觀而來。不多一會。已經到了白雲觀了。在月光下面。只見這觀造得十分壯麗。殿台樓閣。高可入雲。正東的還有一座七層的寶塔。尖巍巍的矗立在那裏。不時有一陣陣的香風。從面上拂過。靜悄悄的不聞得一些聲息。良驥便飛身上屋。越過觀音閣。只見第三進的羅漢殿內。燈燭明亮。有幾個大家的婦女。在那裏深深的膜拜。良驥無心細看。順着東耳房的天溝朝北。又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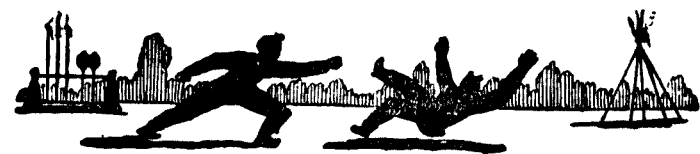
好幾進。只見後面套房。頭尾相接。有五六十幢。造成一個口字形狀。中間却是一個大花園。趁着月光望下去。見園內收拾得十分富麗。假山東面便是一個小小的養魚池。假山北邊。尚有一座茅亭。此刻雖然在孟冬的時候。池裏的芙蓉。值時怒放。亭西的老梅。已在疏疏落落的開了不少的報春花了。良驥望了半晌。見沒有什麼動靜。正待回身到殿前來打聽。猛可裏一陣笑聲。從假山西邊。只送過來。良驥忙將身子蹲下。向假山西面望去。瞥見一對男女。由西套房裏並肩走了出來。仔細一瞧。那個男子。大約在二十左右罷。頭戴一頂藍水晶頂子的瓜皮小帽。身穿八團對花的馬褂。裏襯一件雪青緞子的狐皮襖。足登粉底雲履。大搖大擺的偃着那個紅衣女子。走到茅亭裏。並肩坐下。嘻嘻地笑道。李六太爺。和張三老爺。今天可要輸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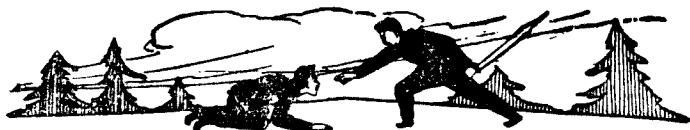
本縣了。那個女子吃吃的笑道。你不要儘在說得嘴響罷。他們慢一些。倒嘗着不少的滋味哩。誰像你這樣急脚也似的。靠了一靠。馬上就跑出來了。將人家弄得。不橫不豎的。那人笑道。我的人。你沒有盡興麼。她笑道。你不要再說了。那人笑道。今天不過是和他們爭一口氣罷。下次陪着你弄兩天如何。那女子伸出兩個指頭。戳着那人的額角說道。你不用在油嘴滑舌的了。前天夜裡。不過幹了兩回。馬上就那樣的狼狽了。現在還講兩天呢。臉打腫了。充什麼胖子呢。說話時。正北的套房門也自開了。又走出一對男女來。也到茅亭裏坐下。先來那個穿對馬褂的少年。向方進來的那個戴貂皮帽子的老頭兒。笑道。李世伯。你老這一轉兒。可要做東道了。那個老頭兒笑道。不。還有一個呢。我們原先講定的。誰出來最遲。誰做東道的。話還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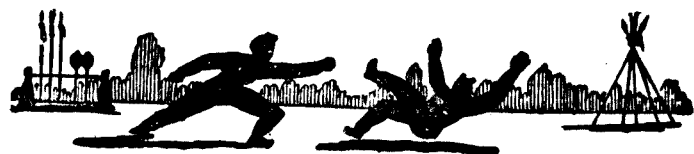
了。西北角上的套房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少年。穿着月白色的皮袍子。上加一件烏緞的背心。頭上沒有戴帽子。一條二十花的油鬆大辮子。拖在腦後。他出了門。就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一壁挽着髻。一壁嘻嘻哈哈的笑了出來。也到茅亭裏坐下。那個老頭子。捋着鬚子笑道。我道如何。主人東道。東道主人。大約皆派不到我做了。那穿馬褂的少年。向那穿背心的少年笑道。張三世兄。今天的主人你可要做定了。那個少年嘻嘻地笑道。多樂一會。便要做東道。真是得不償失哩。那個和穿馬褂少年。同出來的紅衣女子笑道。這裏不能久坐。仔細着冷風刺骨。得陰症啊。那老頭子奮然說道。怕什麼。我偏不相信。什麼陰症。陽症。今天趁着這月色。就在這裏痛飲一回。我們再轉城內去。那個穿馬褂的少年。道。好極好極。就在這裏吃一回酒。



倒覺得另有趣味哩。那紅衣女子忙出了茅亭。直向前面奔去。不多時。帶着許多女子進來。另有兩個人。跳了兩担酒菜送了進來。就在茅亭裏面擺了下來。那一羣女子紛紛入座。那個紅衣女子向那些女子笑道。諸位姐姐妹妹。今天你們却不要再來客氣了。都是自己人。只放懷飲了一會罷。說着他執着在各人面前斟了一轉酒。那老頭兒笑道。我們今天可要請當家的顯一顯好身手。給我們看看哩。聽得別人嚷得震天價響的說你的武藝如何好。我們始終未曾領教過一回。今天可肯賞老夫一點面子麼。那穿紅衣的女子笑道。要看我的武藝。倒容易。只是要有代價的。那老頭兒哈哈大笑道。你說你說。我辦得到。總答應的。他笑道。我舞一回劍。前面天王殿。請你修一下子。算代價罷。那老頭子笑道。好極好極。我答應。我答應。請你就



動手罷。那紅衣女子。褪去了外蓋衣。露出粉紅色的小夾襖。密扣齊頸。短袖窄腰。露出兩段粉藕也似的膀子。此刻早有兩個女子。捧一對寶劍上來。那女子接到手中。倒退幾步。退到一面空地上。丟去了解數颯颯的直舞起來。起初上三下四右五左六。後來一片銀光。將她的一個人影兒。遮得一些也看不見了。那亭裏的衆人。一個個喝采不迭的連聲道。如猛可裏那個女子忽地將劍光一收。嬌聲喝道。不好了。刺客到了。衆家姐妹快來啊。他說着身子一晃。早已上了東耳房。直奔良驥而來。良驥倒是一驚。暗道。這賊妖婆的眼睛。何等地厲害。我在這裏。不知道她怎麼能夠看見的。原來良驥在東耳房。自己的影子。給月光照射在池裏的水面上。那些人還沒一個看見。臥霞在舞劍的時候。一眼望見池裏的影子。她何等的厲害。忙躡上耳



房到了良驥的身邊。一叉雙劍。直對他的下頰刺來。良驥知道。讓不了。忙將雙鋒劍使了一個撥草尋蛇的架式。將雙劍分開。趁勢一劍。從她的右肩刺來。臥霞師太。趕緊一撇身。兩枝劍上下齊進。羅良驥識得這個解數。名叫雙龍出海。他將寶劍往腰間一掖。使了一個蛺蝶穿花的勢子。從兩枝劍的夾縫中斜躡過去。大聲罵道。賊妖婆。再有什麼本領。使出來罷。話未說完。撲撲撲地。又跳上六七个女子來。將家駿困得一絲風也透不進去。霎時兵刃齊施。良驥不怯。揮動那枝雙鋒劍。在衆妖尼的當中。化成寒光一片。將衆妖尼逼得和走馬燈相似。大殺了一會子。誰知那些妖尼越殺越勇。毫不退却。更有臥霞那兩枝劍。矯若游龍的逼住。良驥好生焦燥。這時候。忽有一個妖尼。噯呀一聲。手空翻了下去。未知這女尼爲什麼翻了下去。二十九



回自有分解。

評曰。公公誅姆姆。奇情異事。筆底矯矯不羣。而夜探白雲觀。尤覺光怪陸離。滿帙都成鏗鏘劍佩之聲。如獅子盤球。但見全身解數。又安得不令人目眩心駭耶。

聽切口雙英力救江南椿
第二十九回

聞警報一傑獨鬪雲中鳳

却說良驥正和衆妖尼在鬥激的時候。猛地有一個女尼大喊一聲。拋去了兵器。倒翻下屋。衆女尼只當中了良驥的兵器哩。仍然不肯放鬆一着。將他緊緊地困住。良驥見那女尼翻了下去。倒弄得莫名其妙了。不多時又是兩個無緣無故的倒翻了下去。良驥知道有人在暗地裏助戰了。不覺精神陡長。展開那枝雙鋒劍。神出鬼沒的飛



舞起來。此時正南。燕子也似的飛過一個人來。手揮七星劍。和臥霞師太搭上手。大殺起來。良驥定睛一望。更非別人。乃是綠君。他好像得着一方金子似的。一面抵敵那三個女尼。一面問道。兀那莫非是綠妹麼。綠君嘴裏答應道。驥哥。你可尋得我好苦啊。她說着。使了一個葉底翻花的勢子。蕩開了臥霞的雙劍。順手就是一劍。臥霞的右肩上給她連肉帶布削下一塊來。臥霞大驚。虛丟一個架子。便要逃走。綠君故意閃了一個空。讓她跳出圈子。臥霞得着這個空子。秋風一葉似的。早已穿到大殿上面。祇聽得綠君一聲嬌喝道。賊妖婆。下去吧。流星一點。臥霞的腦後早現出一個透明的窟窿。立足不穩。在屋頂好似斷線的風箏一樣。咕嚕咚直翻下來。良驥已經將那三個女尼同時結果了。忙與綠君壹齊落地。那一班尋樂的客人。以及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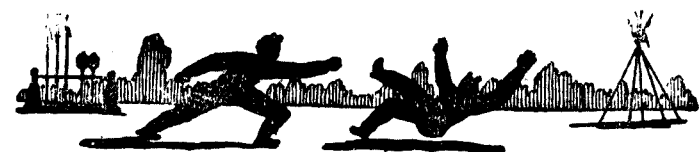
一班女尼。一個個四散飛逃。良驥便利綠君到各房裏一搜。將大大小小的女尼。還有衆男子。一齊帶到大佛殿上。良驥將那個頭戴藍水晶頂子的少年。從衆人中拉了出來問道。閣下莫非就是歷城的縣大爺嗎。那人點頭晃腦的說道。本縣正是。本縣叫宮如明。不知好漢怎麼知道本縣的。良驥冷笑一聲道。縣官治理萬民。責任固屬不小。像縣太爺連尼姑寺裏都治理起來。這倒不可不令人拜敬哩。他這兩句說罷。嚇得宮如明張口結舌。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綠君笑道。你真大膽。一位端端正正的縣太爺。你倒詢問他起來了。不怕大老爺動氣麼。良驥也不答他的話。直笑嘻嘻地向宮如明說道。縣太爺今天還是到外婆家去。還是到歷城去。宮如明知情不妙。忙撲的跪下。滿口央求道。好漢饒我一條性命。金銀財寶。任你耍。隨便多少。



良驥倒豎雙眉。大喝道。害民賊。閉上你的鳥口。好多呢。誰要你的錢財。老實對你講罷。今天休想留你一條性命。因爲有許多的冤魂屈死鬼。在泉下不答應哩。他說道。將宮如明的小辮子提起。拉到天井裏。劍光一霍。他早已身首異處了。良驥忙將他的頭掛在鐵鼎上面。向衆男子喊道。誰是歷城裏面的紳士太爺們。趕快請回府罷。與你們毫無關係的。那班紳士聽得這話。像煞得了一個赦章一般。爭先恐後的擁到天井裏。良驥對他們說。請諸位慢一步。我有話講。那些人聽得。連忙停住脚步。良驥帶笑問道。諸位請將各人的履歷報了出來。恐怕了有人在裏面冒充出去。那些人忙將自己的身分履歷搶着說了出來。有的說我是四衙老爺。有的說我是二衙老爺。有的說我是都司的娘舅。有的說我是把總的表兄。良驥聽了。點頭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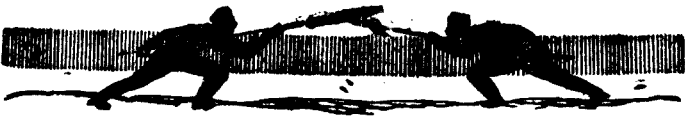
如今縣太爺到外祖家去了。你們禮應和他一同去。才是個道理。那班平民。沒有資格陪縣太爺的。衆人聽得這話。才知道上了他的當。立刻跪下一大彎兒來。良驥正要動手。綠君忙道。羅郎且慢。上天有好生之德。姑從寬罪輕一等。一個人借他們一樣東西。做記號罷。良驥道。如此也好。他說着。便來動手了。有的挖去一隻眼睛。有的割去一隻耳朵。有的削去一隻鼻子。有的剝去一隻手。有的砍去一隻脚的。形形色色。立刻將一個大佛殿前。改成一箇殘廢院了。他將衆人做了之後。走上大殿。又將囚在各秘密室的男女。完全放了。在衆人中一問。果然有個梁玉柱。良驥問明他的原委。原來他的哥哥玉田。是個美貌的青年。這臥霞轉他的念頭。却不是一天的了。好容易以教館爲名。將他騙到觀中。滿擬玉田從他的心願。不想玉田貌若



潘安心如鐵石。一口回絕。惱得臥霞性起。將他殺了。夜間又差人塞一封信到他家。第三天她的心還未死。又將玉田的兄弟玉柱劫來。玉柱才十五歲。人事還未大了解呢。那裏還懂什麼風月呢。臥霞大失所望。便將他囚在幽室裏。以備將來應用。不想天網恢恢。平空跳出一個羅良驥來。將一個暗無天日的淫魔窟破了。良驥和綠君兩個。將梁玉柱送到家中。便往周村而來。在家良驥問綠君怎麼到白雲觀來的。綠君笑道。這也是鬼使神差。自從你走後。我們大家直亂了一夜。還是高大哥有見地。教衆家哥弟分頭到各處刺探蹤跡。有與沒有。臘月初一齊到周村聚會。當時高大哥和寶四哥擔任西北。伏大哥强大哥擔任東南。雪鵠妹妹和小翠擔任東北。說到這裏。良驥忙搶着問道。雪鵠妹妹回來了嗎。綠君將強一醉救她倆的話說



了一遍。良驥方才明白。綠君繼續說道。何大哥到臨城台莊。以及微山湖。我担任歷城、濟南、大汶河三處。昨天晚了。我正尋住宿的去處。不想在白雲觀的東面黃花村旁。隱隱地聽見廝鬥的聲音。我便起了疑心。特地循着聲音尋到那裏。不料碰着你了。真是巧極了。不表他兩個轉到周村去。如今且說伏鐵頭和強一醉兩個人。受了高順的囑咐。出了周村。直向東南而來。在路行了兩三日。那天到了都益縣的城內了。伏鐵頭便嚷肚餓。強一醉笑道。你這人真是飢死鬼投的胎。這一路我也給你吵得夠了。停了一會。不是嚷飢。便是叫渴。最好辦了一隻飯口袋。懸在你的頸上。才好呢。伏鐵頭笑道。這可奇了。人可以客氣。肚子難道也可以客氣嗎。強一醉笑道。不用說了。我們且去飲上一會罷。他兩個便尋了一個小酒店座下。大吃大喝一陣。



子強一醉的量大。伏鐵頭那裏吃得過他呢。早就喝得眼錫手軟。大醉如泥了。強一醉便將他扶到房間裏去躺下。自己又出來喝了一回。有了八分酒意。便叫堂倌拿飯來吃。在這時候。從門外走進兩個人來。一個穿着大紅灑花的外蓋。長面如驢。一雙眼睛不住的向左右閃動。一個穿着全元的外蓋。頭戴鴨爪帽子。足上穿一雙薄底的快鞋。一張胡桃也似的面孔。透出不少凶惡的樣子。兩個人大搖大擺的在強一醉靠近的一張桌子坐下。一醉偷眼望見那個穿紅外蓋的。左肋下面露出五六寸長的刀尖來。明亮得和霜雪一樣。那個穿黑外蓋的。兩脇下也凸起兩樣東西來。強一醉料瞧着一定是兵器了。他兩個呼菜叫酒的一陣子。他兩個大吃大喝的傍若無人。那個穿紅的。忽的打着江湖的切口說道。合字（自己人）本地虎出山。



(京裏有人到此地來)昏天(夜裏)摘瓢兒(殺了他的頭)揚鞭子(我們就走罷)那個穿黑的答道來的是龍珠兒(是欽差大臣)盒子多(是保護的人多)亮葉子要認清(殺他的時候要小心)強一醉聽得這幾句切口。心中倒是一驚。暗道。不道這兩兩賊崽子。膽有天大。竟想謀害朝廷的命官了。倒不可不防備他們呢。他正在疑慮的時候。猛聽得街心裏的行人。一片價的說道。大家快一些兒讓開。欽差大人到了。此刻就聽得鳴鑼喝道的聲音了。店裏的吃客。一齊丟下盃箸。擁到門口探頭探腦的張望。那兩個道兒裏的朋友。却也夾在人叢中。眺望不多時。旗傘執事過來。一乘八人大轎。緩緩地從街心裏擡了過去。就聽得衆人七張八嘴的說道。這江大人到我們這裏來。我們這一縣的飢民。都見了天日了。有的說。江大人這個好



官兒。在我們大清朝的確沒有見過第二個。又有的說。他老人家一到幾十年含冤的案子。都昭雪哩。不表衆人在讚揚着。再說強一醉聽得衆人的話。便知道來着定是江南樁了。他格外注意。那兩個漢子的行動。那兩個漢子。見大轎過去。也自回轉身來吃喝了一會。付了店帳。出店揚長去了。強一醉又在他兩個後面跟了一回。見他倆行踪無定。料想他倆日間不敢動。而且自己又是一個人。孤掌難鳴。不要被他們窺破了行藏。反而不美。便悄悄的回店。進了房間。只見伏鐵頭四肢八叉的。仰臥在床上。呼聲如雷。強一醉見外面的時間尙早。不去將他喊醒。自己斜倚在他的屁股傍邊。閉着眼睛。養神過了半天。不知不覺的也自酣然入夢了。再等他一覺醒來。已到萬家燈火的時候了。他連忙坐起。揉開睡眼。伸手搖着伏鐵頭道。兄弟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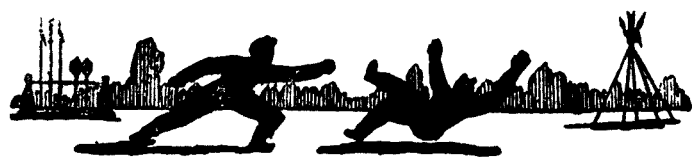
來。天不早了。搖了半天。他一些兒也未曾覺得。強一醉急了將他的腿上着力一揪。伏鐵頭這才痛醒。咕噥着道。你這人狹捉鬼的毛病。到那一天才改了。呢。自己不去捉屍。却有精神來鬧人家。不困覺。什麼道理呢。強一醉笑道。你這個東西。吃不夠。睡不穀。快點起來。隨我去幹正經事去。伏鐵頭笑喪着臉說道。你的兒子才和你去幹正經的事呢。什麼正經事情。是不是你的老子娘死了。他說着。又倒了下去。閉起眼睛。又在呼聲雷動了。強一醉暗想道。這傻瓜。如果直截告訴他。他必然不肯相信。不若這樣罷。他便自言自語的說道。今天夜裏。這一場廝殺。估量着不比尋常哩。我倒是以早一些去的爲佳。不要將好機會失了。伏鐵頭聽得廝殺兩個字。頓時將兩眼張大。霍地坐了起來。一把拉住強一醉的手腕。說道。強大哥到那裏去廝殺。怎



地一聲也不和我說呢。強一醉一撇手說道：你正經還是去睡覺罷。又來纏住我做甚。伏鐵頭笑道：聽得廝殺兩個字。我還比吃肉要快活一些。強一醉道：那麼你既然高興要去。我們就走罷。伏鐵頭欣然提起一對臥爪鎚。將房門關了。隨着強一醉由窗子直躡出去。強一醉在日間已將江南椿的行轅探好了。在縣衙門的右邊。他兩個飛身悄悄的到了行轅的屋上。靜聽了一會。不見有什麼動情。強一醉向伏鐵頭悄悄地道：你不要動。在這裏等我。讓我却先到下面去看看。伏鐵頭答應着。強一醉便使了一個倒掛金鈎的勢子。由簷口倒掛下來。將眼睛靠到窗口。用舌尖將窗櫺舐破。朝裏面一望。只見江南椿坐在一張八仙桌子的旁邊。手裏拿着一本書。在燭光下面觀看着。還有兩個從侍站在他的身後。在搖搖幌幌的打盹。強一醉




翻身落地。往明間裏一隱。靜悄悄地候着。不多時猛聽得江南椿向那兩個僕人問道。你們將外面明間裏的門關好了沒有。只聽得那兩個僕人放出懶惰的聲音說道。早已關好了。江南椿便分咐他兩個去睡覺。自己在那裏又看了半天。不覺漸漸的疲倦起來。一手支着下頰。也自打盹了。二更鼓剛剛敲過了。猛聽得天井裏面角……角的兩聲。強一醉便知道一定有夜行人到了。他抓着雙斧。一個蛺蝶過牆的勢子。穿進江南椿的房間。一些兒聲息也沒有。他趁勢住江南椿的背後一蹲。此刻就聽得窗格支支的兩聲。疾如飛鳥的穿進兩個人來。一個手握單刀。一個手持雙鞭。正是日間在店裏碰見的那兩個人。第一個穿進窗子。跳到江南椿面前。手起一刀。對定他的咽喉刺來。強一醉到這時。萬不能再緩了。霍的從江南椿的背



後躍了起來。翻起一斧。正砍中他的刀口。火星四射。噲的一聲。那漢子實在厲害。一張刀緊緊的握在手中。還未被他絞落。強一醉大聲喊道。好傢伙。這屋裏窄狹。要拚個你死我活。到天井裏去。他這一聲。才將江南椿驚醒。見此情形。不禁嚇得骨軟筋酥。動彈不得。只呆呆地坐在那裏。第二個知道裏面有了準備。慌的一縮身。退出窗外。足還未着實地。冷不防伏鐵頭忽地由簷口跳了下來。手起一鎚。只聽得壳禿一聲。那個黑衣漢子。早已了帳。腦漿四濺。撲地倒下。那個穿紅外蓋的漢子。也從窗子裏跳了出來。伏鐵頭忙揮動大鎚。又是一下子。那漢子一低頭。讓過他一鎚。立定勢子。和伏鐵頭在天井裏大殺起來。強一醉見除了一個。便放心對江南椿說道。大人請不要害怕。有我們在這裏呢。他說着一個箭步。穿出大門。幫同鐵頭在星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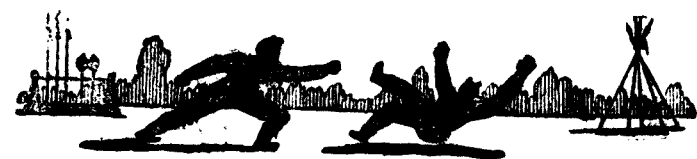
光下攢鬥那個大漢。拚了半天。那大漢兀自轉戰不衰。強一醉好生焦急。將斧法一變。揮揮霍霍地將兩柄斧和游龍相似。直逼得那個大漢只有招架的功夫。伏鐵頭也自性起。一對臥爪鎚。天旋地轉的直打過來。那大漢知道不是對手。架開四件兵器。霍地將單刀使了一個旋風掃落葉的式子。強一醉知道他要走了。那肯放鬆一步呢。祇將雙足一縱。縱起一丈多高來。將他的刀讓過。順手將雙斧一齊砍了下來。那大漢忙往斜次裏一躡。冷不防伏鐵頭的雙鎚上下並進。他忙將頭一偏。總算將他的上邊一鎚讓過了。下三部這一鎚。却讓不過了。屁股上給他的鎚頭一刮。痛不可當。立刻打了一個蹲蹬。強一醉一斧砍來。那大漢的一隻右手連刀都給他砍掉了。大吼一聲。霍地跳起來。便想逃走。伏鐵頭見他右手已斷。便撒下雙鎚。搶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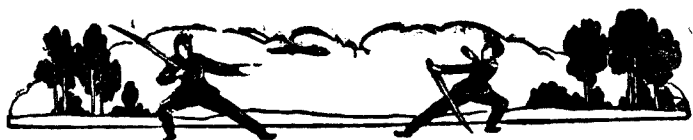
來。便來抱那大漢。不防那大漢飛起一脚。正中鐵頭的盤膝。伏鐵頭退了兩步。強一醉也攢了雙斧。從大漢背後搶過來。使了一個掃膛腿。那大漢立足不穩。轟通倒下。強一醉一蹲身。又往他的頸子。伏鐵頭忍住疼痛。搶過來幫同一醉。才將那大漢擒住了。將他細個結實。各自取了兵器。將那大漢拖到明間裏面。伏鐵頭和強一醉一齊走進江南椿的房間。齊打一躬。一醉道。大人受驚了。江南椿嚇得面如土色。兩眼定神。半晌才道。二位好漢。尊姓大名。怎知有強徒謀害下官的。強一醉便將自己和鐵頭的名姓說了。又將日間在酒店裏面遇到這兩個強盜的話。說一遍。江南椿感謝不已。忙將兩個僕人喚醒了。和強伏二人一同走到明間裏。江南椿持着燭台。到那強盜的臉上照了一照。大吃一驚。忙道。你不是土勒親王府裏的王龍標麼。



你和我有什麼仇恨。好好的要來行刺我呢。王龍標大聲說道。你這賊官。要殺就殺。嚙嘛什麼。江南椿和顏悅色的一些兒也不惱。又道。咳。王龍標。本部堂替你可惜啊。一個忠心赤膽的好漢。不料落在一個不正的去處。便弄得這樣的下場。我殺了你。原不費事。我直可惜你的一身武藝啊。他說到這裏。連聲嘆息不已。他這幾句話。真夠直刺入王龍標的心坎裏。不由的說道。受人愚弄。後悔無及。有死而已。原來土勒親王。素來和江南椿積不相能。此次江南椿在保定回京。將土勒親王保薦的親友劣跡。在官家面前上了一本。官家大爲震怒。下了一道旨意。將所奏的各地官員。免職的免職。拿辦的拿辦。請教土勒親王面子。下得去麼。便暗地裏含恨江南椿入骨。這次官家派江南椿到益都去放賑。土勒親王得着這個空子。便派王龍標和



張一黑隨了下來。因爲走叉了路。直到益都才碰頭。不料事機不密。給伏強兩個知道了。這大約是江南樁的命不該絕罷。江南樁軟問硬詢的一會子。無奈王龍標矢口不招。江南樁無法。只得命將他看守了。頂備再審強伏二人便告辭回店。到了第二天。江南樁先將張一黑的屍身埋葬了。將王龍標又審了一回。仍然毫無口供。不多時益都縣官聽得欽差的行轅出了刺客。嚇得尿滾屁流。連忙到行轅裏叩頭請罪。江南樁只恐聲張出去。與自己反有許多的不利。只得命益都縣將王龍標正法不題。再表強伏兩個。在益都刺探了五六天。仍然未有一些頭緒。只得又向東南而來。訪到青州在城內尋了一家客店住下。他兩個在店裏又住了兩三天。那一天吃了午飯。伏鐵頭倒剪着雙手。出了店門。順着大街。只向東門而來。不多時到了



魚市口附近。見有許多人。在那裏看傀儡戲。伏鐵頭立定脚步。也想瞧瞧。冷不防後面有個人。猛地將他的肩頭一拍。笑道。你是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鐵頭倒是一驚。連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正是何其俊。伏鐵頭笑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其俊笑道。這裏我原有一個族家在這裏。我此番在台莊微山湖嶧縣一帶訪了四五天。沒有頭緒。我便彎到這裏來了。誰知到這裏。尋上半天。沒有尋着。伏鐵頭道。這裏不是談心的地方。我們且回到店裏去。說着便領着何其俊一同回到店內。強一醉見了他。忙問他道。良驥的消息如何。何其俊笑道。莫題。莫題。良驥的消息。是沒有得着。反替家駿的哥哥幫了一陣。忙列公。還記得第一集、第三回、小子曾說周致遠有個大兒子。叫家驊在淮安府任游擊麼。現在他已由游擊升到參將了。何其俊方



才說幫他的忙。這是一回什麼事呢。原來何其俊那日到了台莊。就聽得途中人傳說。淮安府的參將大人。到微山湖剿匪了。何其俊暗想這微山湖的匪徒。是不是三鷹幫呢。不管他。且去刺探一下子。看他打定了主義。便往微山湖而來。還未倒湖口。就見一大羣百姓。拖男帶女的哭聲震地而來。何其俊忙上去問他們的原委。那些人也。不回他的上下。最後一個向他說。你這位老哥。真不知天高地厚咧。如今淮安府參將周大人。帶了五千人馬。在南邊黃堀港口。和湖盜作戰。難道你不曉得麼。何其俊聽得。不暇答話。逆看衆人。直向南邊趕來。過了吳家圩。就聽得一片喊殺的聲音。直嚷得震天價響。何其俊飛也似的。又跑了三里多路。只見黃堀港的東岸。一隊官兵。和一羣賊兵。正在血戰。核心裏只見一個三品頂戴的將官。和兩個女子。



奮勇大門。一馬兩步。那兩個女子身體靈便非常。忽前忽後。將那個將官殺得難以應付。何其俊不問青紅皂白。一個箭步。縱進圈子。挺起扑刀。便和那個使雙刀的女子。搭上手。大殺起來。周家驊正被她兩個逼得無從招架。不料平空跳出一隻大蟲來。分去一個勁敵。他精神陡長。一面迎敵雲中鸚。一面細細打量那個助戰的少年。一張面孔。却有八分和家駿相似。他心中不禁疑惑呢。這真奇了。兀那不是我的兄弟家駿麼。他便脫口喊道。助戰的是不是我的兄弟家駿啊。何其俊一面抵敵。一面說道。你看錯了。誰是你的兄弟。你的兄弟還在周村呢。家驊好生疑惑。暗道。他不是家駿。但是也曉得家駿在周村。究竟是誰呢。他一失神。馬腿早吃雲中鸚砍了一刀。那馬怪叫一聲。將家驊掀落在地上。說時遲。那時快。雲中鸚一刀。早對定他的

咽喉刺來。未知家驊的性命如何。下回自有交代。

評曰 江南椿爲朝廷柱石剛廉。不防致爲羣奸所不容。遂有謀刺之舉動。幸伏強輩狹路解圍。得以無恙。亦云險矣。寫江湖切口。歷歷如數家珍。非三折股肱於斯道者。曷克勝此。

第三十回 鬧書齋塾師袒護小劍俠

出佛寺嬌娃偏遇惡頭陀

却說周家驊的馬腿。被雲中鶴一刀砍斷。那馬怪叫一聲。將家驊掀落在地上。雲中鶴搶進一步。一挺單刀。對定他的咽喉刺來。何其俊一眼看見。忙撇下中鳳。一刀飛了過來。將中鶴的刀隔去。家驊趁勢躍起。四個人重復扭住。惡鬥了半天。何其俊忽然用刀逼住中鳳大聲問道。你這女子。莫非是峨眉派的麼。雲中鳳聽他這話。不禁怔住。





了。忙道：你姓什麼？怎知道我是峨眉派裏的？何其俊報了名姓道：我見你的刀法，是我們峨眉派裏的。我才問你的。雲中鳳忙道：啊呀，不是你說。今天險一些兒鬧出亂子來。自己人對自己人。在這裏拚死併活的殺到這會，還不會曉得呢。真是笑話了。她說着，忙向中鸚喊道：妹妹，快休動手。都是自己人。雲中鸚聽得，連忙停住刀，問中鳳的原因。中鳳說了。中鸚這才明白，不禁撮着嘴笑道：這才是不打不成相識哩。中鳳一聲令下，衆嘍囉一齊住手。何其俊問明了她的名姓，才知道她們是雲在霄的妹妹。當下大家說明了。雲中鳳立刻將衆人解散。和她的姐姐趕到山西大同去尋她的兄弟雲在霄了。列公，雲在霄不是峨眉派的第三世中一位好漢麼？怎地他的兩個姐姐在這裏落草？他怎地一些兒不知道呢？這個疑問，讀者諸君們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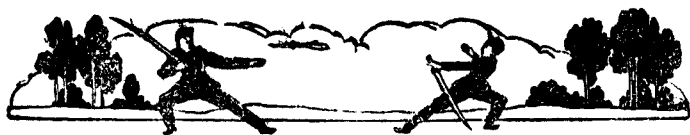
要責問我了。我自當先將她兩個的來歷敘上一叙。好教列位看官明白。雲在霄的父親雲表。在日曾在嶧縣做過一任縣官的。他上任三月。就被當地一班惡紳士。買出人來害了性命。那時雲中鳳中鸚還未成年。在霄祇有八歲。他的母吳氏便搬家到江蘇省的宿遷縣。好容易將她姐妹兩個一個弟弟領了三年。不料禍不單行。吳氏因為她的丈夫死得冤枉。心中時常悲憤。又因家無長物。一切的生活。皆是吳氏經營。操勞過度。以致成了一個癆症。咯血不起。不到一月。一命嗚呼了。撇下三個未知人事的孩子。無依無靠。可憐連吳氏的身後。都沒有人來料理。幸虧當地有一個慈善家。名叫盛六朝的。見了吳氏死得可憐。便出了二十十大錢。才將吳氏的後事草草地辦了。人土之後。雲中鳳領着一弟一妹。只得挨戶去討要。到了晚上。便




回轉家來。三個人聚在一條破得百孔千創的被窩裏。尤其是落雨的天。他三個便不能睡覺了。坐在床上。等候天亮。因爲屋太壞了。這裏漏雨。那裏漏風。在霄肚皮一餓。就要纏住他的大姐中鳳。蠻吵蠻哭。中鳳沒法。也自流淚。天氣漸漸地冷了。可憐他們三個人。沒出窩的肉麻雀兒也似的。每人祇有一件千釘百補的衣裳。天寒地凍的。那裏還能出去要飯呢。蜷伏在破被裏。在聽死了。左右鄰居見了。心中不忍。便送些殘茶賸飯。給他三個充飢。有一個在盛六朝大戶家。教書的魏先生。不時從他家的門前走過。見了他家姐妹三個凍餓得十分可憐。心中大爲惻然。便對盛大戶說。勸他將雲在霄收到家中來。當着僕役驅使。也不給他的工資。祇給他一碗吃。而且又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了。盛六朝本是一個慷慨好施的。聽了這話。正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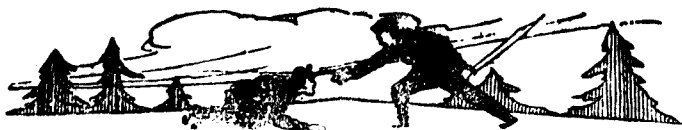
說道。既是這樣。何不叫他家姐妹兩個也來呢。一個飽。兩個飢的。又算什麼呢。常言道得好。殺人見血。救人救澈。魏先生道。那麼更好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哩。盛六朝便命人去將他家姐妹三個一齊喊到盛家。替他們換了衣裳。在霄在書房裏。聽他家公子盛一籌使喚。中鳳姐妹派到盛芙蓉的樓上聽候使用。在霄雖小。却十分靈敏。盛少爺對於他。另眼相待。吃什麼東西。都留些給他。有時還給他三五十文。在霄倒底是個孩子。有得吃。有得穿。什麼心事也沒有。鎮天價在盛家花園裏。跳跳躍躍的。和衆孩子頑耍。在盛家住了四年。在霄已經有十二歲了。盛家有個老管家的。名叫程老四。這人鷄肚猴腸。專門捏着別人的錯處。到盛大戶面前討好。盛大戶的耳根又軟。真個是言聽計從。程老四見主人這樣的信任他。他便癩狗得了



一身毛似的。倚老賣老的妄作威福了。盛家上上下下二百多名用人。見了他。沒有一個不搖首皺眉。比看見三代的亡魂還要害怕一些。程老四見了雲在霄。成日家沒有什麼事情做。心裏早就有些不大受用了。有一次。雲在霄在後園裏面。和一班小孩子在捉迷藏。無意將程老四的外甥絆了一交。程老四可巧在這裏。給他瞧見了。當下將雲在霄打了兩記耳光。隨後又到盛大戶的面前撒謊道。雲家孩子。實在不安分極了。成天價的躲在花園裏。和一班孩子放爆竹。頑火。現在西北風又是大的。萬一有了不測。便怎了呢。而且倉房庫房。又靠在園旁。假使弄出火災來。不是一掃精光麼。盛大戶道。一個小孩子家。曉得什麼。你們碰見了。吆喝了一聲。他下次還敢頑麼。程老四忙道。你老人家只知道怪我們不去吆喝他。如今已經有十二



歲了。還小麼。少爺那裏本有四個小厮在聽着使喚。用不着他了。正經是將他派到那一班裏教他去學學規矩。免得他野馬也似的一些兒籠頭也沒有咧。盛大戶道。既是這樣。你去查一查看。那裏有空。你便叫他去練習練習規矩。只是他的年紀還小呢。派到那一班叫他們不要十分嚴待他要緊。程老四隨口回道。門房上本來是四個的。如今有一個升到庶務班裏去了。正缺着一個人呢。盛大戶道。那麼你就去叫他罷。程老四一連應了好幾個。是連忙跑到後園裏尋了一轉。不見了在霄的踪跡。忙又到書房裏。只見盛大少爺拉着在霄的小手。正自問他哩。在霄見了程老四進來。嚇得連忙躲到盛大少爺的背後哭道。他又來打我了。盛大少爺擡頭一望。只見程老四忽忽的向他的身邊而來。盛大少爺忙站起來說道。程四你這麼




大的年紀。怎地還是這樣撈小不見大的脾氣呢。你將他的兩腮打得紫腫得和餞首似的。還沒足性麼。程老四忙道。你不要誤會。我幾時打過他的。我現在來也不是打他的。是代他到前面門房班裏去補缺的。他說着雄糾糾的走過來。伸手一把拖着在霄的手腕。便要走。盛大少爺忙攔住說道。誰叫的。他道公子哥兒。你不要儘來多時吧。是太爺叫的。盛大少爺聽得這話。不禁勃然大怒。忙道。放屁。我們爺賜給我使喚的。如今豈有又叫出去的道理。程老四道。這話奇了。太爺不叫我們。就敢來了嗎。盛大少爺道。如今我看中了他。不准你帶去。要補缺。你去另執一個小廝去罷。如果太爺問起來。你就說我要留他下來的。程老四冷笑一聲道。公子哥兒。你只知道一說。我且問你。還是你的話有用。還是太爺的話有用呢。太爺叫我們這樣的。



做。我們敢違拗他老人家麼。公子哥兒。你既愛他。你自己去回太爺吧。我們不能擔着兩頭的。不是哩。盛大少爺聽得。不暇答話。揚起手來。照定他的臉上。劈拍就是一掌。厲聲罵道。好狗頭。你倚仗着我們爺來欺負我麼。今天偏不准你將他帶去。你有什麼威風。不妨施出來給我看看罷。程老四吃了一掌。又羞又氣。忙道。呀呀呀。公子哥兒。越來越厲害了。我程老四在你家三十多年。你的爺也未曾用一個指頭來彈我一下子哩。你倒打起我來了。好好好。我和你去看見太爺去。他說着。放下雲在霄。扯住盛大少爺的衣服。要他同到盛六朝面前去訴理。惱得盛大少爺無名的火起。伸出手左右開光。一連打了十幾記耳光。並厲聲罵道。打死你這個無法無天的奴才。程老四又氣又不敢還手。只得扯定了大少爺的衣服說道。好好。我這條老性



命也不要了。你索性將我打殺了罷。省得我沒有面目去見人。魏先生見此情形。再也忍耐不住了。忙站起來。用手指着程老四說道。作死的老奴。你的眼睛裏頭還有主人嗎。你和他抓手抓脚的意欲何爲。真是一點王法沒有了。他一歲是個主子。你千歲是個奴才。難道他打了你幾下子。就犯法了嗎。照你這樣的行爲。休道他打你幾下子。便是將你這個目無法紀的奴才。直打殺了。還不爲過哩。你還將他的衣服扯住。真個討沒趣麼。好好。他是我的學生。他沒有規矩。你儘可來尋我。我和你去見太爺去。程老四見魏先生動了火。不免也就慌了手脚。忙放下大少爺的衣服說道。你老人家難道沒有看見麼。究竟怪我。還是怪他呢。魏先生冷冷地一笑。向盛大少說道。你聽見麼。我這麼大的年紀。難道還有精神去和你家老僕拌嘴麼。你快



去將你家太爺請來。我有話說哩。他說罷。盛大少爺那敢怠慢。連忙到前面來請盛六朝。不多時。六朝和兒子一同走到書房裏。大戶帶笑向魏先生說道。老夫子。今天叫我來有什麼見教嗎。魏先生冷笑一聲道。老朽耳聾眼花。誤了大公子不少。至今連規矩都未曾教授大公子。以致貴管家的來當面教訓我。老朽自知昏聩。慚愧得很。請世兄另請別人來教誨公子罷。盛大戶猛的聽得這話。吃驚不小。連忙回頭問大少道。誰來得罪老夫子的。盛大少便將程老四方才在書房裏一番情形告訴大戶。大戶慌的陪罪說道。老奴該死。冒犯老夫子。小弟陪罪。老夫子涵養如海。請看小弟的薄面。仍請屈尊一些。無知老畜。我當重加責扑。魏先生忙道。世兄這話差了。這原是老朽不懂禮節。所以令郎也隨着老朽不懂禮節了。居然舉手就打起管



家的來了。這事怎好怪管家的不好呢。說到這裏。盛大戶慌忙道。老夫子。快請不要說了。再說下去。小弟就沒有立足的地方了。這事本怪小弟疎失。治家不嚴。以致這老畜來冒犯老夫子。我願受老夫子的責罰。老夫子却不能棄我如遺的。魏先生一聲冷笑道。世兄不要客氣了。老朽實在慚愧得很咧。要老朽在這裏。倒也不難。但是要准我三件要求。盛六朝忙道。請講。請講。休道三件。便是三十件。沒有不答應的。魏先生便道。第一件。先要將惡僕。給我趕出去。第二件。向後一切閑雜人等。不准進我的書房。第三件。要我在這裏。我便終身在這裏。盛六朝沒口的答應道。遵示。遵示。當即便將程老四趕了出去。又關照衆僕人。非要老夫子親自叫喚。方准進去。如不然。不准擅進書房。這一聲令下。誰還敢到老虎頭上去拍蒼蠅呢。而且程老四又



是個榜樣。盛六朝到晚間。又特地辦了一席酒。親自斟酒與先生。又招呼了許多的好話。總算將他的火熄了。光陰易過。不知不覺的。又到那年的二月拾九了。一班迷信神道的人。大都要到觀音廟裏去燒觀音香。盛芙蓉小姐。在七歲的時候。就允下了燒觀音香的願心了。這年當然是要循例去燒香的。她在三日前便茹素了。到了十九這一天。她在黎明的時候。便起身了。換了一身衣服。到了日上三竿的時候。便回了父母。帶了雲家姐妹兩個。便到城東的觀音廟裏去燒香了。她三個人各坐一乘小轎。到了觀音廟門口停下。只見四處的香客。已經紛紛齊集到廟門口了。善男信女一個個背着黃布的包袱。直向廟裏進發。盛家來的四個家丁。兩個擡着清祭品。兩個捧着香燭。先自進去了。中鳳中鸚。扶着盛芙蓉下轎。裏面一個禿頂老



和尚領了十幾個小和尚。迎接出來。好像捧鳳凰似的。將她們接了進去。原來這觀音廟在三年前。却是一個久經失修的破廟。住持道悟。化了三年緣。未曾化到三百兩銀子。後來被盛六朝曉得了。他便挺身直認八百兩。來修觀音廟。又捐了二百畝良田。歸菴裏收種。因此觀音菴。才得勃興起來的。住持僧見了他家的大小姐來拈香。怎能不格外奉承呢。閑話少說。老和尚先將她引到大佛殿上頂禮。又挨次到天王殿。星宿殿。以及財神殿各處去拈香。到一處俱由住持僧親自替她點香燭。將各殿的香敬過。便將她請到方丈裏去休息。獻茶。茶畢。她便起身要走了。道悟那裏肯讓她走呢。陪笑說道。小姐輕易不到我們菴中來。一年之內。不過就是今天一次。老僧三天前在城裏辦了幾樣素小菜。做頭供的。菩薩受過了。是有仙氣的。老僧



不敢亂動。特地留下來等太太和小姐一齊來受用一些兒。好添壽算兒。芙蓉見他盛意殷殷的。不好過却只得留下來。道悟大喜。忙囑厨上去辦菜。他自己却陪着她們到各殿裏去隨喜一會。便在方丈裏將素席擺齊。請芙蓉上坐。又邀請城裏幾家有頭面的紳士內眷作陪。一方面又在西廂殿擺席款待雲家姐妹。以及隨來的家丁等。用了齋。芙蓉淨手漱口已畢。便向那道悟告辭。道悟素知她的脾氣。不便強留。只得送出菴門。一直等她上了轎。才進菴去。芙蓉成日家深藏閨闈。從不到外面來的。她見菴外春光明媚。好鳥亂鳴。蛺蝶穿花。黃鶯嚀柳。一種天然佳趣。不禁心曠神怡。便吩咐轎役將簾子打起。不要放下。這時菴前一班香客。十分擁擠。來的去的。軋成一片。轎夫見衆人這樣的擁擠。便停着轎子。等人稍稀一些。再走。芙蓉端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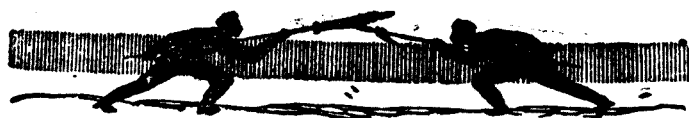
轎中。因爲貪賞春光。轎子沒有動身。她毫未介意。她見巷前一道小溪。溪邊一堤楊柳。乍蘇青眼。千陌禾苗。綠如翡翠。她簡直望得呆了。停了半天。才掉轉面來。見轎子沒有動身。忙叫轎役動身。轎役見人已散去不少。便扶轎上肩。預備走了。這時正南來了一個胖大和尚。散着一頭黑而發亮的頭髮。額上一道二寸寬的赤銅箍。頂門上面一個月牙灣兒。雪亮的耀人眼目。兩道掃帚烏眉。下覆一雙賊光朔朔的大眼。一臉醬色的橫肉。一張四方的大口。身穿一件五彩的袈裟。右手執一根鐵錘。足登一雙麻筋的鞋子。一雙白布襪子。一直套到盤膝以上。他在人叢中。見了芙蓉那張宜嗔宜喜的龐兒。不禁將身子酥了半截。連忙將脚步立定。呆呆的張大兩隻三年沒見世面的眼睛。伸長了海鶴的頸子。朝着芙蓉飽看了一回。芙蓉被他看得



不耐煩起來。忙叫轎役放下轎簾動身了。列公。你們知道這個和尚的來歷麼。他的名字叫大悲。乃是三鷹幫大非的第九師弟。他的混名叫做花裏魔王。在吉林長白山。住了二三年。因爲犯的採花的案子太多了。與五鸚幫裏一班人。又結下深仇。他知道東三省不能再住了。便到南邊來逛逛。一路上做了不少的採花的案子。他有個徒弟。便是上集提到那個粉面狼的童甲東。倒也秉承師志。一舉一動。皆和大悲是一樣的。閒話不提。單表花裏魔王見了芙蓉那張俏麗的面孔。真個是三魂少二。七魄缺五。口角的流涎。足數掛下有五六寸來。眼見她放下轎簾。一乘轎子直向東南抬去。他暗自歡喜道。萬不料今天在這裏碰到這個小寶貝哩。上門的賣買不做。我難道痴麼。他揚長隨着轎子。一直跟到芙蓉的門口。他見芙蓉下轎進去。他




暗道。原來在這裏。晚上再來罷。他轉到宿遷的城內。尋了一家飯館。大嚼一頓。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眼巴巴的好不容易才等到天晚。他用過酒飯。渾身找紮停當。出了飯店。走到無人的去處。施展起飛行的功夫來。不多時已到盛家的屋上了。他鷲行鶴伏的。尋到芙蓉的樓上。他從天窗戶往下一窺。只見梳粧檯上。擺着各種書籍。還蒸一爐妙香。煙絲裊裊的還未熄哩。靜悄悄地不聞一些聲音。他便由屋脊上翻到簷口。倒掛下來。從窗櫺向裏望去。只見對面一架八仙沉香鏤金床。粉紅湖綢的帳子。帳顏是全黑貢緞的。下面拖着排鬚。床前放着一雙鬪鳳的弓鞋。鞋頭上還有兩粒鷄眼大小的珍珠。寶光灼灼耀人眼目。床的左邊。一順排在三張書厨。厨裏牙籤玉軸。目不暇給。床的右邊。却是一張漆黑的寫字檯。壁上懸着一隻二尺多長。



的琴囊。他細細的打量了一回。險一些兒將心花快活的炸了。暗道。我的心肝肉兒。原來還能彈琴。還能讀書呢。將她帶到一個無人可到的地方去。慢慢地消變。便是神仙。我也不願意做了。大悲啊。大悲啊。你的桃花運。却交着了。可是今天你千萬勿莽撞啊。她是一朵含苞未放的鮮花。經得起你這狂風暴雨麼。她的一顆心兒。是玻璃的。你須要小心着。不要將她嚇壞了。她是一個未經過這些勾當的人。估量着她一定是不肯答應我的。那麼我便將刀拿出來。還怕她不答應麼。他自對自暗暗的說了一陣鬼話。一撇身子。疾如飛鳥的穿進窗子。到了床前站定。輕輕地將帳子揭開一望。只見她大衣已經脫下了。上身只穿一件短袖密扣玄色宮綢小襖。身上蓋着一條大紅錦被。那張粉龐被帳子和被的紅色照映得變了桃花也似的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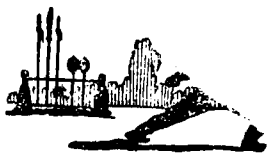


色。她香息微呼。酣睡正穩。大悲和尚見了。渾身一骨一節險一些兒鬆散了。連忙退到窗前。將身上的袈裟脫下。正預備來……忽
然覺得腦後一陣冷風。他大吃一驚。連忙一低頭。一道劍光恰恰的從他的頭皮上邊掠過。他嚇得頓時出了一身冷汗。也來不及再穿袈裟了。霍地從窗子口穿了出去。隨後跳出一個三十左右的人來。頭戴綸巾。身穿八卦道袍。白面長鬚。手執龍吟寶劍。笑嘻嘻的說道。你這惡貫滿盈的賊禿。今天看你逃到那裏去。大悲大怒。厲聲罵道。好大膽的妖道。竟敢來破我的好事。好好。今天管叫見我的手段就是了。她說罷。一轉身從背後拔出一張雙背刃來。迎面向那道士刺去。那道士將寶劍向上一迎。噹的一聲。早將他的刀削去了一段。大悲一驚。隨手將在手的半截刀。猛地向那道士拋去。那道士一低頭。



半截刀從頭頂上飛過。大悲空了手。索性飛搶過來。那道士一劍對定他的頂門刺來。冷不防大悲飛起一脚。正中那道士的手腕。那道士手中一枝龍吟劍。噹啷啷的落在地上。說時遲。那時快。大悲雙拳並起。直對那道士的左右肩頭擊下。那道士來不及去拾寶劍。將雙手一並。往上一翻。使了一個犀尖分水的式子。將大悲的雙拳分開。大悲趁勢改了一個獨劈華山的架式。那道士的雙手也就變成一個天王托塔的勢子了。他兩個一顛一扑在庭心拚了四十多着。大悲忽地縱起。揸開五指。直向那道士的頭顱抓了下來。那道士不禁喊了一聲不好。冷不防東北角上。忽地飛來一道青光。大悲立刻撲地倒下。未知殺大悲者是誰。第四集中當有詳細的交代。

評曰 雲在霄第一集第八回中已出場矣。唯身世直至本回始



七千里一氣呵成。無枯斷弊。雲在霄之身世。
延腸溢氣不置。

假虎威。遭盛一籌。數掌尚有餘辜。然人情鬼蜮到處皆。
又何獨責乎程老四哉。



4

好了吧